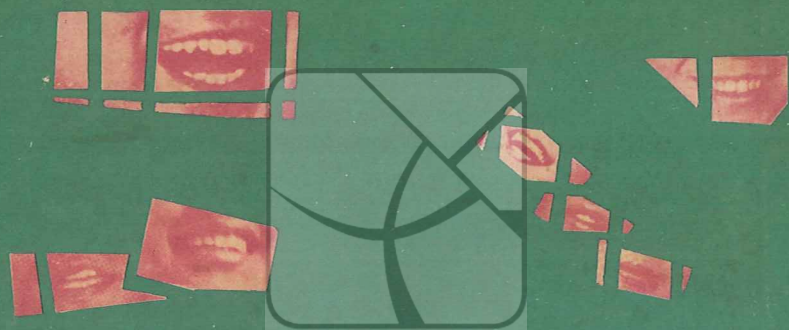




天窗亮話集

莫理著

今天文叢 7

洪天賜教授捐贈

天窗亮話集

(雜文集)

莫理著

今天出版企業有限公司出版

目錄

3	1
要出書啦！	只他閣下出了書
(代自序)	(代序)
	紫陽

第一輯

24	22	20	17	14	12	10	8	5
不務正業	車衣女工與寫稿佬	多變化的臉	寧爲富家犬	望子成醫	身後哀榮誰管得	齊人精神的發揚	車夫作風的還魂	生命是一根火柴



58	56	54	52	50	48	45	43	41	39	37	35	33	30	27
「裝聾作啞症」淺論	眼科病症——白內障	豈能不眼紅哉？	忠厚相	成名之道	要印名片啦！	做生意，豈能包賺	過人之處	金錢與幸福	微服出巡	四條好漢	少懷壯志	火腿粥	君子與小人	讓我來承辦「選舉」

99 96 93 90 87 84 81 78 75 72 69 66 63 60

第二輯

禽獸不如 求診受氣 黑臉女魔 今昔不同 自動樂捐 談捐色變 開會萬歲 應增科目 明日之星 愛情何物 終成眷屬 對象難找 門當戶對 同等資格



144 141 138 135 132 129 126 123 120 117 114 111 108 105 102

奇貨可居 寅吃卯糧 蝕本生意 勞燕分飛 行情看落 繁文縟節 一線之差 何損之有 說長論短 藏書妙用 杞人憂天 分期付款 冷暖人間 不見爲淨 好名之人

只他閣下出了書（代序）

莫理先生與在下素昧生平，他閣下是何方神聖，也從無心要學孫大聖悟空一般，找些「山神土地」之類，一詰究竟。

只緣事有湊巧，當在下窮極無聊，搖搖筆桿寫些雜文弄幾文稿費的時候，也闖出莫理其人，在同一地盤耍筆，這樣碰在一起，對莫理這名字有個印象。

莫理先生他閣下的雜文，才氣橫逸，看過的人想有同感；糟的是刊出兩三篇之後，便又多時不再露面，一如多數寫稿子的人的壞習慣（連在下包括在內）；這樣斷斷續續的寫了少篇，只有他閣下才知道。

忽然，他閣下竟以出雜文集聞，並來函通知，請以當年同撈（稿費也）的關係，寫幾句什麼的。對此，在下只有聽命的份兒了！

莫理先生的文章出專集，看來在當年在同一地盤寫稿的人中，只他閣下一人而已；這是值的欣幸的。日後，此書暢銷，更可以對人家說：那麼多人看的書，作者當年便是和在下一起搖筆桿的嘛！叨光叨光。

想起來，雜文這玩意兒不只難寫，令人起什麼共鳴則更難；一不小心，被人誤解正義，更吃不消。而你閣下又不能毫無技巧的，喊他一番口號，把雜文弄「雜」了，變成什麼似的。

而，莫理先生他閣下，不但寫人所難寫的文章，而又在出書不易的時候出版了。這位不知何方神聖的人，豈非有三頭六臂？

據說，形容自己的朋友如何如何了不起，常有令人對自己肅然起敬的奇效。再說下去，誠不免近乎借莫理之光，抹亮紫陽之臉。況且，筆鋒既重兼鏤，不用多時了，只得攔住。是爲贅，非序。



紫陽

七五、十、廿七。

要出書啦！

（代自序）

「今天出版企業有限公司」的副董事主席劉春源先生曾經看過莫理先生的一些雜文，難得的是還留着有一點兒印象。這回「今企」擴充為有限公司，劉先生便對其編輯先生提議：「出幾本能令人提神醒腦的雜文集吧！」接着，他還指明要莫理先生的雜文。

莫理先生獲悉這個訊息時，差點兒感動痛哭零涕哩！莫理先生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人要出版他的雜文集呢！但不論如何，這畢竟是一個事實。

於是，莫理先生便從亂紙堆中找出了塵封已久的剪稿來。可惜的是，其中有幾篇已被莫理夫人在賣舊報紙時賣給雜貨店換取日常用品了。不過，總算還找到幾十篇，勉強可以湊成一本書。現在就分成兩輯，印成這本小書。第一輯廿四篇，全是刊登在南洋商報「想到寫到」專欄之中；第二輯廿九篇，是當年應周青兄之邀為「達報」（馬來亞通報的姊妹報）而寫的。

收在此書中的五十三篇雜文，就像某些「咖啡店議士」在發牢騷之時所講的話一般，要說有什麼太大大意義倒是沒有，不過對現社會中不正常現象或許多少有些針砭。當年刊登之時頗有些讀者喜歡閱讀以及莫理先生之同意把它們彙印成書，也只因為這個緣故。

莫理先生在南洋商報的「想到寫到」專欄投稿之時，紫陽先生經常扮演鼓勵與催促的角色，所以這回出書，非請他寫篇序文來不可。再說莫理先生這些糙米飯，也非有一隻漂亮的碗兒來裝不可，這隻碗兒，就是紫陽先生的序文。承蒙他不棄，惠賜序文，又為莫理先生臉上貼金，讓莫理先生在此彎腰作揖，說聲謝謝！

至於用「天窗亮話集」這個書名，莫理先生的解釋是：打開了「天窗」，說漂「亮話」。這個年頭，大人先生們那個不會說「漂亮話」，莫理先生既然「力爭上流」，又豈能不學學呢？

書是出定了，就像女兒嫁定了一般；至於人家品頭評足時要說些什麼話，那倒不是莫理先生所關心的，莫理先生所關心的是以這本書換來的稿費，夠不夠買幾瓶用作醫治他老人家風濕病的藥酒。

也算是自序。



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廿五日

生命是一根火柴

禿橡先生說：「人生短短幾十年」。

楊百合先生說：「人生長長幾十年」。

賴行先生乾脆說：「人生幾十年」。（註）

真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各有其獨特之高見。但是，在這裏，莫理先生却且不談「人生苦長」抑或「人生苦短」這個問題，莫理先生今次想談談：「生命是什麼東西？」

到底——

生命是什麼東西呢？

各位且莫急性，先聽聽莫理先生幾位「先知先覺」的朋友的高見罷！

吾友莎翁（莎士比亞先生）如是說：「生命是一支織梭」。

吾友辛翁（辛尼卡先生）如是說：「生命是一篇小說，不在長，而在好！」

在下莫翁（莫理先生）却要說：「生命是一根火柴」。

莫理先生如是說，並不是有意和莎兄或辛兄抬槓，想要反對他們的說法，事實上，誠如莎兄所說的，生命的確是一支織梭，像在下莫理，每日從清晨到夜晚，爲了一家老幼的生活而奔波不息，的確像一支織梭極了；辛兄所說的「生命是一篇小說，不在長，而在好」，也是一點也不錯的，只不過莫理先生的生命却像一篇平鋪直敘的小說，短是不短，但是却平淡無味，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好！

莫理先生認爲：「生命是一根火柴」，事實上也有他閣下的獨特之見哩！

可不是嗎？火柴嘛，到處都有火柴，世上的火柴也是多到萬萬千的，但，您要說火柴賤嗎？那可未必，當閣下需要一根火柴之際，要找根火柴可也頗不容易。（在下是個老煙槍，但却常常找不到火柴，只好作揖彎腰地向人借火，可不簡單。）可是，您若是因而認為火柴貴重嘛，那可也未必。您瞧，有人却嫌火柴多且賤，隨意丟棄火柴。（打胎，棄嬰新聞隨時在報端出現），有人在隨便浪費火柴（酗酒、吸毒、犯罪），也有人把火柴自行折毀（躍樓、服毒、蹈水等自尋短見）。

一根火柴嘛，的確是極其微小的。但是，在黑夜之中，點燃一枝燭火，需要一根火柴；在嚴寒的殘冬裏，燒熱一堆煤炭，也需要一根火柴；一根火柴，足以燒掉百數十哩的荊棘野草，一根火柴，也能使多少人畜、建設與文明焚燬成爲爐燼！

有人的生命的確是一根極其有用的火柴，能燒掉百數十哩的荊棘和野草，荊棘和野草燒盡後，人們便能獲得供耕耘的良田美土；有的火柴也能焚去世上的垃圾和廢物；有的火柴則能燃燒起時代的洪爐，把那些貽害人間的事物完全燒除。但是，也有人的生命是一根極其有害的火柴，因了它，把人間的建設、文明與一切無情地吞噬了！

莫理先生的生命也是一根火柴。但是莫理先生却一向頗有自知之明，莫理先生不敢希望這根火柴能照亮什麼人的前途，驅逐什麼人的黑暗，也不擔心這根火柴能燃燒得長久抑或短暫。作爲一根火柴嘛，莫理先生總希望它在熄滅之前，能發一發微光，那怕是瞬息間的微光，莫理先生不敢想以這根火柴去燃燒除荊棘和野草，但也不願它燒去人間的建設與文明；莫理先生只希望能在嚴寒的夜晚，燃着一小堆的煤炭，使圍在這堆煤炭周圍的人們獲得暫短的光明與溫暖，同時，也藉這小堆的煤炭，爲圍在周圍的人們烤熟幾個地薯，讓他們果果腹，度過一個既餓又寒的夜晚！

註：以上幾位都是南洋商報「想到寫到」專欄的作者，曾先後爲文論及對人生看法。本文即爲「狗尾續貂」之作。



車夫作風的還魂

話說晏嬰先生在做齊國首相的時候，曾經用了一位身高七尺的車夫。當這位車夫先生坐在車夫寶座上時，往往有些飄飄然的感覺，不免流露出一副趾高氣揚的模樣。偏偏這位車夫先生的夫人看了頗不以爲然，竟然想與車夫先生登報脫離夫妻關係。車夫先生聽了太太的訓誡之後，居然也會從善如流，自此謙恭起來，因此不但保得了夫人，而且還在晏嬰先生的保薦之下在衙門裏當了一個官爺。

莫理先生沒有興趣去考証這件事情的真偽，不過，近些日子以來，却在生活中發現到這種車夫作風已經還魂了焉。看官諸君請稍安勿躁，且聽莫理先生仔細道來。

却說莫理先生前些日子，風濕病發作了焉。每逢乍陰乍晴的日子，骨頭裏酸痛得連聲叫痛，只好摸上「鹿多」先生那兒去打針買葯。那位濟世爲懷的「鹿多」先生，大約知道莫理先生不能長期負擔這筆醫葯費，又知道這是一時三刻醫不好而又死不了的疾病，所以不忍多賺莫理先生的錢，寫了張介紹信，叫莫理先生到醫院去診治。

莫理先生來到了醫院，所見盡是「架勢」之人，心想「鹿多」先生一定是比他們「架勢」了。誰知進了診室，只見那位面白無鬚的「鹿多」先生，聲音輕微得有如十七八歲的少女，態度慈祥和藹得好比莫理先生的外婆，對莫理先生安且慰之，使得莫理先生如在殘冬裏見了和煦的陽光一樣，求生的意志又恢復了也！可是，出了診室，依示去打針和領葯時，又再看到一副副的晚娘臉。

話分兩頭。再說到有一日，莫理先生那位在英國大酒店當侍應生的侄兒忽然孝心大動，

寄來十個英鎊的滙票一紙，說是舊曆新年瞬將來臨，要給莫理先生買兩枝白蘭池酒浸浸四腳蛇，整整那冥頑的風濕。莫理先生接到滙票，居然不居領取手續，心想上書某某大銀行滙票，以為像領取郵政滙票那般簡單，也不向人打聽，便貿貿然摸上那衙門似的洋式錢莊來也。找到了滙兌部，以顫抖的雙手必恭必敬地向那位坐鎮的尖頭鰻，看也不看地揮了揮手，叫莫理先生自己找間店鋪，通過什麼戶口換取，莫理先生心中有疑，正想問他為什麼不能直接領取，誰知那位尖頭鰻却向旁邊一位穿迷你裝的小姐說了一句洋話，接着兩人大笑焉。

莫理先生雖然連二十六個字母也背不出來，但在這華洋雜處的都市裏一住近半個世紀，所以聽懂了那句洋話，譯成華語，便是：「土包子」焉。莫理先生看到這些人的嘴臉，正如那當舖裏的朝奉一般無二，正想「土包」到底，罵回幾句，這時，經理先生從內室出來焉。莫理先生不敢高攀，但這位經理先生和敝上素有來往，在敝上府中見過莫理先生；他先生居然貴人而不多忘，過來招呼焉，問明前因後果，竟然低聲解釋，並不厭其煩地指示一條明路焉……。

這兩回的遭遇，正好給莫理先生一個偉大的發現焉。原來二千多年前晏嬰先生閣下的車夫先生的作風竟然已借屍還魂了焉。只是他車夫先生有一位賢慧明理而又苦口婆心的夫人，而時下這些車夫先生的徒子徒孫是否個個也有個賢慧明理而又苦口婆心的夫人呢？則不得而知了焉！

一九七二年一月廿六日

齊人精神的發揚

話說以前齊國有一個愛面子愛到不像話的先生；這位先生居然擁有一妻一妾，真不知道要羨死當時多少討不到老婆的王老五焉。這還不夠妙，最妙的是莫過於他閣下每天外出歸來，不是告訴他的妻妾今天陪××拿督上聯邦酒樓，便是被××丹斯里硬拉到美倫酒店吃西餐；初時相信他的妻妾聽了也暗自心喜，慶幸嫁到了這麼一位專門與上流人物交陪的如意郎君。但是，日子久了，老是這麼風光，而又從未見到拿督閣下或丹斯里閣下的流線型座車在他府前停下，妻妾不免心中懷疑起來。於是，便趁他外出時尾隨之，才知道這位齊人先生所謂陪拿督陪丹斯里上酒樓，實則到義山上拾取人家拋棄的祭品果腹；而他閣下尚且不知紙老虎已被拆穿，回來時，仍在妻妾面前大吹：「今天××闊佬又硬拉我上酒家，唉，吃得膩到膩死了，可是××闊佬却不肯放過我，硬硬要請我吃一頓……」莫怪乎妻妾要在庭院中垂淚哭泣焉。

齊人先生早已作古，可是，却「精神未死」，時至今日，我們仍然可以在生活中，周遭裏發現這種「偉大的精神」！

莫理先生閣下，便具有齊人先生這股偉大的精神。莫理先生雖然是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縱使在大街上高呼小叫，也無法吸引別人瞧他一眼。但是，他老人家在街上一見到了那些社會棟樑，小則彎腰鞠躬，大者連忙掏出香煙和打火機來敬煙點火，只要偶然有一個效勞的機會，便心中大慰，然後逢人便講：「今天×公硬硬拉我上酒家」焉；「今天××要人向我請教××問題，經我一番開導，方才恍然大悟」焉。莫理先生這種作法，正是在發揚偉大的

「齊人精神」焉！

幾年前，莫理先生隔壁有個毛頭小子，仗着父兄有幾個阿堵物，去了埃塞俄比亞一趟，聽說在那裏深造焉。日昨回來，他的親戚爲他洗塵，遞來一紙名片，上書：「埃塞俄比亞國立××商學院畢業」，莫理先生從未去過該國，一見係國立學院畢業便肅然起敬，誰知吾友阿梁兄剛好有親戚在埃國開家中國飯店，阿梁兄會去當「阿厨」凡一年又三個半月，所以他告知，所謂××商業學院固然有，但是却不是什麼國立不國立，實在和咱們貴國的那些教人打字做賬的「學院」無差。莫理先生一聽，心裏立刻省悟，知道這人是「齊人精神」的另一支系焉！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一日

身後哀榮誰管得

那夜，莫理先生剛沐浴完畢，正待馨香（蚊香），然後就要爬其方格子；忽聞屋外有摩多單車煞車聲，急忙探頭一望，只見吾友張兄，面容憂戚，用低沉的聲音對莫理先生說：「老蕭去了！」莫理先生一聞噩耗，悲痛湧上心頭，幾至痛哭零涕。立刻穿衣着鞋，坐了張兄的摩多尾，到蕭府去也。

到了蕭府，只見燈光輝煌，人影幢幢，只是門楣上高掛白蘆布，大廳上已佈置成爲靈堂矣。莫理先生便接受了吾友蕭有財兄已經壽終正寢的事實。

這時，只見弔唁客人愈來愈多，大家坐在長桌邊，嗑瓜子，剝花生，有談有論，有說有笑。要不是那邊有靈柩安置，又有齋姑誦經和道士打醮，再來着高低起伏的孝子孝孫的哀哭聲，莫理先生還以爲蕭府在開遊園盛會呢！

賓客們在高聲談論着。只聽得左邊有個客人在大嘆人生無用，像蕭有財兄這樣有錢有財的人，居然這麼快便去了；右邊有人在說蕭兄的公子千金們很有孝心，在本坡一連跑了幾家長生店，却因價錢最高的上材缺貨，所以特別打電話到外坡去定了這個又貴又大的上材，前面又有個女客在大讚蕭兄有福氣，既有齋姑誦經，又有道士打醮，真能上得天堂去了。

莫理先生聽着聽着，腦子裏不禁想道：蕭有財兄由於勤作慳儉，所以積下一副身家，成了個小財主。幾個公子千金，由於有了龍父，得其福蔭，所以不是學業有成，便是事業有成，個個出人頭地，只是蕭兄自五年前得了半身不遂，臥病不起，每天需仰仗針藥延續生命，又需專人服侍。據說幾年來，花去了一大筆錢，外間甚至有人在議論說：「老蕭恐怕要把他

一生掙來的錢財取回去呢！」聽說他的孝子賢孫們，因此大感不安；最近一年半載，據說除了花錢請來的傭人以外，竟沒有一個人踏到他的病房來呢！

莫理先生想着想着，只見靈堂前來了一批有名有姓之人，弔唁客也愈來愈多。於是，便偷偷拉了張兄一把，坐了原車回府。

却說莫理回到府中，立刻召集其公子和千金，舉行「緊急會議」。只聽見莫理先生語氣激昂說：「我年事已高，來日無多。你們作爲子女的，在我百年之後，不要鋪張，一切從簡可也。因此你們原本想存着用來爲我鋪張的錢銀，可以折現遂日交我使用！」莫理先生又對千金們道：「你們做女兒的，依吾鄉風俗，父親百年之時，每人必須備一豬頭前來祭祀。現在你們可以提前把豬頭煮了送來給我下酒。趁現在我的齒好胃壯，早日送來打打牙祭，免得將來兩腳伸直，一齊送來，我一時吃又吃不完，帶走又嫌不便！」衆公子千金，聽了莫理先生的高論之後，個個面面相覷，不知莫理先生葫蘆中賣的是什麼葯，又因父命難違，只好唯唯諾諾。

一九七一年七月十三日

望子成醫

話說莫理先生自去歲二月間在「想到寫到」欄建議由他閣下來主辦「十大作者選舉」，露了最後一臉之後，便自落荒而走，一直到上週日才又探頭出來。在這十幾個茫茫的月份中，總不見他閣下的影子，於是，難免引起一些新知舊雨議論紛紛。有人曾在股票行中見過他，於是便猜測他老人必定在不久前的股票狂熱中撈了一票，不賺這千字數元的玩意兒了；也有人在某住宅區見到他老的「芳踪」，以爲他在加薪中領得一大筆補薪，種花養魚，陶情冶性去了；除此之外，有人傳說他老到山芭種植甘蔗，也有人說因得罪言論版老編，而被人打入冷宮「冷藏」……。

事實上，莫理先生跟上述人們所猜疑的事都沒有緣份，而是自去年春間開始，與病魔結了不解之緣；被風濕病、心臟衰弱、神經衰弱與貧血病整得內心怔忡，頭腦空白，足不能行走，手不能執管，整日與醫生打交道，時時刻刻在吞葯丸喝葯水，真是苦不堪言。至於在股票行出現那次，是爲了向炒股票發達的某君借錢看病，在某住宅區出入，則是侄孫一片孝心，接他到那裏去「弄幫」養病。事實如此，合該作個聲明焉！

却說莫理先生十幾個月來，天天看醫生，在「久病知醫」的情形之下，居然被他老人家發現了一些偉大的事理。究竟是何事理，看官諸君請稍安勿躁，且聽在下一道來。

在各位健康良好的看官看來，那些仁心仁術的「再世華佗」，大約都像我們唐人看紅毛佬一般，個個面貌相似，無甚差別，其實，再世華佗們也各有其特別，彼此之間差別可也不小。

首先，是那些再世華佗們，有者門庭若市，有者則門可羅雀。這已是表面的差別矣。然後，那些門庭若市的，大都有應接不暇，分身乏術之勢，於是，病人一入診療室，未曾坐下，便已伸手前來解去病人胸前的衣鈕矣，接着診筒按在心臟方位上，聆聽幾句病人的「夫子自道」之後，隨即現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樣，於是振筆直書，未及片刻，一張鬼劃符式的藥方早已送到傳訊生手中，於是，再世華佗面露禮貌十足的「送客」微笑，病人只好打揖鞠躬而退。至於那些門可羅雀的，則又是另外一副面貌與表情了矣；病人進入了診療室，坐定之後，再世華佗立刻現出悲天憫人的慈祥面孔，側耳傾聽敘述病情，繼而低聲細語地安且慰之，然後用診筒，用溫度計，用血壓測量器聽之，按之，探之，尚且怕不足，再令病人寬衣解帶，按肚皮，看眼皮，東看看，西摸摸，然後再將病情分且析之，最後，一張符籙式的藥方這才開出，於是「不要緊，多休息，多喝開水，多吃水果」再加上「過兩天再來」，這才用禮貌式的微笑把病人送出診療室。

有者則不論何種病症，也不由病人分說，手執針筒，一針打入屁股肉中，有者則連用啥樣藥丸？要不要打一枝針？也可以讓病人發表高見。

但是，不論何種差別，却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葯水與葯丸，必定是兩日之服量，過了兩天再來覆診，照樣再配給兩日之服量，此外，每次不是收費十元，便是八元或六元。每兩天平均以六元計，則每個月得費九十大元矣！若病勢未見減輕，再世華佗必定給予同樣一個答案：「計未打足，葯未服夠，過兩天再來！」

莫理先生雖不精算學之理，但心中約略一算，若每個病人花十分鐘，那麼一個鐘頭可看完六名病人，若每天工作八個鐘點，則已四五十名病人，每名以八元計，每日至少有數百元之入息，據知有些紅牌「華佗」，每日平均看病二三百名，則每日入息，已是莫理先生半年

入息的總和矣！無怪乎莫理先生也發現：大小牌再世華佗之間，轎車與住宅，有時也有甚大之差別。

莫理先生累積一年多的看病經驗，覺得在此時此地，爲人父母者，「望子成龍」則不如「望子成醫」，蓋成了龍的好處到底看不見，成了再世華佗的好處，可就活生生的擺在眼前！職是之故，莫理先生「望子成醫」之心也油然而生，他閣下已和莫理夫人打定主意啦！

一九七一年五月廿九日



寧爲富家犬

鄰居那個「假洋鬼子」新近畜養了一隻紅毛犬（莫理先生自幼把狼狗稱爲紅毛犬，以示有別於普通之犬），一向「唯恐天下不亂」且「想知天下事」的莫理夫人自然不願錯過這個打聽消息的大好機會，當她採訪得自以爲是第一手資料之後，也自然沒忘記跑到莫理先生耳邊作「新聞廣播」。（莫理先生彼時剛好香港腳發作，用手抓得血淋淋，既痛且癢，真有說不出的舒服，所以便側耳聆聽了也。）

莫理夫人氣咻咻地報告說：「喂，老頭，你知道嗎？那隻紅毛狗身價可不菲薄啊，哪五百扣，買了五百扣……。他們當牠寶貝似的，聽說……每天要吃一磅牛肉呢……哪，還有……還要喝鮮牛奶呢……。」

莫理先生活到這把年紀，每個月也不過只吃一次半次牛肉，那還是當月底發了糧，親自上巴剎去買五毛錢（十年前還只買三毛呢！）牛肉和二毛錢芥蘭菜，回到家裏親自下廚炒個「牛肉芥蘭」，算是打打牙祭，開開葷呢！（老實說，莫理先生那一手「牛肉芥蘭」還炒得頗不賴，他閣下已決定退休之後開張小館子，專賣牛雜，主菜便是這味「牛肉芥蘭」。）說到牛奶，莫理幼時生於鄉間，那來的牛奶喝，肚子餓了時，莫理的令堂大人還不是翻開上衣，把奶奶塞進他閣下的小嘴裏？及至南來後，雖喝過加了糖的煉奶，那也不過當生了病，吃不下飯時，才喝他一兩盅，大大個人，有飯可吃已是萬幸，難道還想喝牛奶不成！至於「身價」，莫理先生如今既老且衰，一副臭皮囊，萬萬值不了五十元，更妄想有五百元身價了也！一向「孤陋寡聞」的莫理先生，聽說有這麼一隻身價五百大元，每日吃牛肉，喝牛奶的紅

毛狗，怎樣都有點好奇心哉！於是乎，莫理先生每日出出入入，便不免要向鄰近那間紅毛樓窺之伺之，於是，也便看出一些端倪來了也！

原來那隻紅毛狗，的確有些非凡模樣，雄赳赳，威凜凜的，張牙吐舌，一向有強烈自卑感的莫理先生，確實有些望而生畏之感。再說，除了模樣非凡之外，那假洋鬼子夫妻，對他們的那隻非凡種狗，也的確確服侍得週到得不像話，假洋鬼子一回到家裏，不是牽牠出來大小二便，便是在爲牠沐浴，閣下沒瞧見他爲狗沐浴的情形，莫理先生年前中了一塊錢入圍，曾偷偷去按摩院作了個土耳其浴，所受到的款待，尙且不如犬呢！再說那位假洋鬼子夫人，每回外出（不外是出去周旋於名流夫人的交際場合），必定將那紅毛犬帶去。眼看着那隻遍體生毛的畜生，坐在大型冷氣汽車後座，向莫理先生瞪目吐舌，不可一世的模樣，莫理先生的眼紅症必定發作！

及至昨日，莫理先生忽然窺見有個土裏土氣的鄉下老頭，一手挽着一把雨傘，一手提着一隻裝着兩隻雞的籃子，蹣跚地走近紅毛樓，喊了幾聲，先受盡紅毛狗的狺狺叱喝之後，那假洋鬼子這才出來，見到那鄉下老頭，先是眉頭一縐，接着這才一邊打開籬芭門，一邊不停地說：「阿爸，你來做啥覓？」莫理先生確確實實，清清楚楚地聽見那句話的每一個字，但是，仍舊不能接受這個事實。那老頭進去半天之後，又再挽着雨傘出來，假洋鬼子跟了出來，在門邊迅速地塞了幾張紅老虎給那老頭，莫理先生又再聽見他閣下用不耐煩的語氣說：「爸啊！下擺你免自己來啦！」那老頭一邊把錢小心袋好，一邊說：「你那是有寄人去，我當然免來啦！」然後，老頭走向大路去，僞洋鬼子鎖上了門，進了屋子裏，接着屋子裏傳出夫妻的齟齬聲，噥哩咕嚕的說着洋話，莫理先生一句也聽不入耳，但，莫理先生的智慧商縱使再低，也不難想像到幾成！

後來，莫理夫人果然來報告曰：「那老頭是假洋鬼子的父親，住在鄉下，當年如何胼手胝足，節衣省食送假洋鬼子去鍍金，現在，假洋鬼子討了假洋鬼婆子，居然置老父老母於山芭不顧……。」

莫理先生聽到這裏，耳邊彷彿聽到孔老二的聲音在說：「有人以為供養父母就是孝順；但是，別忘了他們養馬養狗也是養啊……。」然後，莫理先生自言自語地念了一句似偈非偈，似詩非詩的句子，那句子儼然是：

「寧爲富家犬，不爲富家父。」



一九七三年六月十日

多變化的臉

吾友無名氏兄在他的大著「塔裏的女人」一書中，曾記述一個大學教授，教了十幾年書，忽然大覺大悟，跑到西安鄉間開了個磨坊；他說：「看人的臉，則不如看驢子的臉——因為人臉的變化太大了，而驢臉永久不會變！」無名氏兄想必是深懂人臉善於變化的人，才會說出這麼一句深含哲理的名言來！

莫理先生雖然對「人臉學」沒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却也曾經領教過不多人臉的變化，深知人的臉孔的變化很大很大。

話說莫理先生在中學求學的當兒，曾經交了一位朋友，當年兩個人「情投意合」，過從甚密，感情實在好得不像話。不但住在同一間宿舍中，而且連背心底褲也不分彼此，常常穿來穿去，足見友誼深到什麼程度了。兩人當然說過不少「有富同享，有禍同當」的話，而且差一點就要來個「結義」，結為異姓兄弟，與劉關張的桃園三結義互相輝映成趣。後來由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只好勞燕分飛，各走西東。好容易到了戰後光復，又再過了三幾年頭，才知道那位知己朋友，在戰爭期間不但娶了一位名門淑女，而且爬上了丈人峯，加上他閣下長袖善舞，發了一筆戰爭財，早已成為某埠一位大富翁了矣。而莫理先生則交了「戰爭桃花運」，用腳踏車載回了一位「戰時夫人」。這位莫理夫人，出身貧寒，致使莫理先生既早就沒了父財，復又斷了妻財的路。命賤則子息必多，三年抱二的，不到幾年工夫，便使莫理先生膝下有了四子二女。於是，莫理先生便如背了殼的蝸牛，在人生的旅途上緩步前進，幸而天無絕人之路，一位舊日老師當了校長，拉了莫理先生一把，去當個糊塗王，領一份一百二

八、「十大選舉」之一切決定，均爲最後決定，無論作家或投票人均不得異議，本機構對所有詢問，均不予答覆。

九、本機構有權將「十大選舉」配合商業、娛樂及廣告事業上之用途。

十、本計劃如有未盡之處，均可隨時增刪。

編者按：莫理先生多項細則中，似欠「宗旨」一條，大概是……？

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

君子與小人

莫理先生是個「小人」；連帶莫理先生的朋友王二先生，馬三先生，方四先生也都是「小人」。

上述四位「小人」都有一些共同之點：一、四位「小人」先生手頭常常沒有孔方兄；二、四位「小人」先生都不愛矯柔造作；三、四位「小人」先生都不善吹牛拍馬；四、四位「小人」先生都不會替自己打廣告，作宣傳；五、四位「小人」先生都一條直腸直到肛門，直話直說，不善修飾；六、四位「小人」先生都有一些「短處」……。總之，在那些自以爲「君子」的大人先生看來，他們十足是屬於小人；既然那些大人先生可以自以爲是「君子」，那麼莫理先生等四人，爲什麼就不可以自以爲是「小人」呢？

話說這四位「小人」，手頭沒有「孔方兄」（或者有些少許，却不多）一來固由於他們不善鑽營，除了正業之外，既不會跑經紀，又不會代理保險，所以沒有額外入息；二來則由於他們都是「散財」童，當不了守財奴，不似某些人，賺一塊錢，花六角半，另外三角半存入銀行生息，還有一點是他們常常忘記本身是「窮措大」，因而常常跟別人搶付賬，有時對於公益捐款，也居然不落「闊佬」之後，因此，這四位小人先生每月月頭，必定滿面春風，大宴小宴，儼然闊佬四個，到了月中，已是面罩秋風，個個蹲大牌檔邊吃潮州粥矣，到了月底，則個個已爲隆冬所困，動彈不得矣。因此，此四人之此種行徑，常爲君子先生們嗤之以鼻，君子先生們除了當面譏諷，背後議論之外，尚且在心裏暗笑曰：「看你們將來的唔年要如何過哉？」蓋君子先生們，理財高明，慳衣節食所剩款項，不是存入銀行生息，便是投資生

意，或置地購屋，在他們眼中，這四位小人先生晚年之時，不論爲丐幫之士才是怪事呀！

四位小人先生因不愛矯柔造作，不喜拍馬吹牛，又不善於替自己打廣告，作宣傳；加上直話直說，每個人又都有若干短處。所以，在君子先生們的心目中，越覺得他們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小人了矣！首先，君子先生們大都是表一套，裏一套的。譬如君子先生們偕同其尊夫人出門，必定扶且持之，唯恐服侍不週，遇到吃飯之際，也必頻頻爲身邊之夫人挾菜，時時刻刻不忘讓別人知道他倆夫妻是如何之恩愛；至於回到家裏，關上房門，夫妻要相罵了，還得扭響收音機來干擾，免得隔壁禿頭阿五聽了出去宣揚，而四位小人先生就不來這一套，個個喜怒形於色，在衆人之前，責備夫人，而在衆人之後，對夫人痛且惜之，完全不理旁人知道不知道了矣！

君子先生們大都是人生舞台上出色之演員，他們一旦粉墨登場，都會拉長嗓子大唱高調的。於是，君子阿甲先生可以通過報章（當然，阿甲先生首先必須弄個什麼名堂哉）大談：「我國應該杜絕色情文化」，他老哥從未涉足歡場，也從未看過一場成人電影，但是，誰知道阿甲先生家中的春宮圖片多得可以開展覽會，夫人回娘家時，偷偷窺看女傭出浴；君子阿乙先生在什麼會大力抨擊「身爲子女者，不善待父母，簡直禽獸不如」，但是，有誰知道阿乙先生的令尊大人在鄉下割樹膠，令堂大人則在阿乙府中當「義務」女傭；君子阿丙先生大寫「夫人類之有異於禽獸者，乃因人類有惻隱之心，能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高論，但是，自他老哥發達之後，已經六親不認，連自己兄弟都不相幫，更遑論去老他人之老，幼人家之幼矣！君子阿丁先生每年到老人院去派送一百八十塊錢的「慈善金」，事前必先廣召記者先生同往採訪及拍照，事後若報章沒有刊登消息，也必定大發雷霆，大罵記者先生不夠朋友……。

我們的四個小人先生不時也喜歡做些慈善事業，更以爲「朋友有通財之義」，可是，却是「做過就算」，「做過就忘」，從不藉機作自我宣傳，抑或施點小惠而圖報答；我們的四位小人先生閒時也愛打打衛生麻將，興之所至也涉足歌廳舞榭，忙裏偷閒也看過三五場成人電影，但是，却從未大發什麼「杜絕色情文化」，「成人電影應嚴加禁止」偉論，四位小人先生的令尊令堂大人也未曾被冷落過，雖然四位小人先生從未大聲疾呼：「不善待父母者，簡直禽獸不如！」

四位小人先生從不理會君子大人先生們以何種眼光來看待他們，反而是那些君子大人先生們却常愛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真是奇哉怪也！

一九七三年七月十三日

火腿粥

話說隋朝開國君主楊堅先生的令公子隋煬帝楊廣先生，當年由於有個當開國元勳的「龍父」（確確實實如假包換的「龍父」），在「子憑父貴」的情形之下，他老哥真是享盡富貴榮華了哉！楊廣先生每當吃膩了魚翅、熊掌、駝峯這些山珍海錯之際，他閣下的「御廚」便會替他煲三幾碗「火腿粥」，讓他閣下換換口味，開開胃口。有一回，某地鬧饑荒，大臣慌忙入朝請示，誰知楊廣老哥閣下聽完報告，知道饑民「沒有米飯可充饑」，居然慢條斯理地反問道：「他們沒有飯好吃了嗎？」爲何不改吃火腿粥呢？」

誰知道在隋煬帝蒙主寵召後的一千三百五十五年後，地球上鬧着什麼「世界性的百物漲價」的歪風，某個國家大大的在鬧着米荒，一斤白米，漲至一元二角錢；於是，一些大人先生，夫人小姐們，在飽暖之餘，也作出一副「悲天憫人」令人肅然起敬的相貌，在研究「米價漲聲中，應該如何生存之道」。於是，熱中社會公益的中堅份子，遂在一家豪華超級酒店舉行了一次烹飪示範，鄭重其事地向廣大人民介紹幾樣小菜來作爲「鼓勵人民多吃雜糧，度過米荒非常時期」的領導作用。

據說：小菜中最著名的是兩味「小菜」；一曰：炒桂花翅，一曰金錢雞。

莫理先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半輩子都在窮兮兮的日子裏打滾，炒桂花翅與金錢雞別說沒有嚐過，就連它們的尊味也沒有嗅過。不過，無論如何，單單那個「翅」字和「雞」字，就將叫莫理先生知道它們的「身價」了焉，更遑論翅上加了「桂花」，雞上加了「金錢」，更使到莫理先生覺得這兩味小菜高不可攀了焉！莫理先生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之中，頂多有十

天八天吃過雞，那還是由於俺貴民族的大節日，拜神祭祖非有雞鴨不可，所以莫理夫人才忍痛宰了她芳駕畜養的雞，莫理先生不過沾沾神明之光而已！至於魚翅，頂多也是一年一次半回，人家娶媳婦，硬派來紅色炸彈一枚，莫理先生不得不包個紅包去應酬，然後叨倍末席去開開葷，每回也不過「淺嘗而止」——不是不想深嘗一下，而是淺嘗之後，碗中已不復再有「了哉」！所以，對大人先生們與夫人小姐們的烹飪示範，企圖以這兩味小菜（或稱雜糧）來代替米飯，真與「火腿粥」有異曲同工之妙哉！

一九七三年十月八日

少懷壯志

昨日，吾友阿薯兄忽然壽終正寢。阿薯兄「富甲一榜」（註：甘榜的榜），是個名字響噹噹的人物，所以，他老兄兩腿一伸直之後，甘榜中一些與他老兄齊名論交的人物，便成立一個「治喪委員會」，莫理先生既然在甘榜裏打蚊子，又是學問很大的人，當然就榮登上「治喪委員會文書」的寶座。

阿薯兄的大名，在名人錄上，雖然無法找到，可是，在那彈丸般大的甘榜裏，却是個家傳戶曉，婦孺皆知的人物。所以治喪委員會的各委員，一致通過，應該刊登一個「敬告知交」的訃聞。這個訃聞的草擬責任，自然落在莫理先生肩膀上焉。莫理先生一來學問很大，二來家中藏有一本吾友潘醒農兄編著的「應用文大全」，寫一篇「敬告知交」，當然是不費吹灰之力！可是，却由於莫理先生與阿薯兄是個「青梅竹馬」（借用）式的朋友，對他老兄身上有幾根毫毛，知道甚詳，所以寫起來，就不知如何下筆！

莫理先生只好請教「應用文大全」焉。翻開來一看，書中有「訃文」例題數十篇，篇篇都是：「先生少懷壯志，買棹南渡，先經營×業，後另謀發展，從事××業，鴻圖大展……」說到「少懷壯志」，莫理先生心中就有些不快。莫理先生不是懷疑那些駕鶴西歸，高山仰止，老成凋謝的大人先生們沒有「少懷壯志」，而是觸文生情，想起自己的壯志來。

話說莫理先生自幼稟性聰慧過人；年方十齡，就讀於鄉間秋立小學，讀了孫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後，便發憤而著「建國計劃書」，寫了數十言，便因搞不清國內有什麼地方可以建設而告擱筆。乃父驚其「少懷壯志」，原想在中學畢業後送他到大學去唸「做官科」，俾日後

救國拯民的好官，怎奈因當時大學教育尙且落後，無「做官科」供其深造，迫得作罷。後來，莫理先生以振聾發聵爲其夙志，曾勸說別人出資創辦「日報」，由他閣下任其社長，惜因大計乏人欣賞，未能面世。

但是，世人不能「以成敗論英雄」，莫理先生雖至今一事無成，然却不能否定他閣下「少懷壯志」的事實。

再說阿薯兄，固爲莫理先生同鄉，又爲莫理先生自幼友伴。他閣下自幼便生性懶惰，終日捉魚打鳥，不務正事。婚後，靠其夫人做針線度日，整日吃喝玩樂。誰知道二十年前，阿薯兄的表親因故無法兼理樹膠園，全家遷往坡底，托阿薯兄代管。阿薯便把所有收入中飽，不到三兩載，撈得砵滿盆滿，自此扶搖直上，再自置膠園，興建大廈，儼然一個暴發戶也……。

莫理先生想盡往事，治喪會主席已前來催稿，說是趕用。所以他閣下只好抓起「應文大全」來抄了一則「敬告知交」，聊以塞責。

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

四條好漢

一日，莫理先生「誤人子弟」歸來，吃過午餐，便斜靠在懶佬椅上看報紙。翻到新聞版中，忽見有一幀照片，內有四條大漢，面對鏡頭，各自站穩馬步，高舉一手，用手指作出吾友邱吉爾兄慣作的V字型手勢。於是，便詳細閱讀那段刊登在照片鄰近的新聞，始知原來是馬六甲有四條好漢，「做世界」時不慎失手，被捉將官裏去，臨去吃「咖厘飯」之前，對着爲他們拍「造型照」的攝影記者先生在作狀啦。

約數日，忽然在「想到寫到」欄中拜讀吾友梁良貫兄的大作。梁兄在其大作中，特別指出：他老兄在連生二位千金以後，原是指望着能生個傳宗接代的寶貝兒子，但是，在看過那則四條好漢的新聞之後，竟然大悟地說：生子若如此，不生也罷！

所謂無巧不成書，那日下午，莫理先生與吾友筆抗兄，聚首於咖啡店中，兩人便一杯咖啡烏，一枝香煙地論起天下英雄來也！除了太讚「天下英雄，唯使君與莫理先生耳」之外，也談及周圍那些已飛黃騰達的舊日同窗老友記來。談了半個下午，結論是當年在學校中，被老師們欣賞再四，指爲前途無可限量的人，今天頂多是替人打一份工，領一份吃不飽又餓不死的固定而又有限的薪水，像筆抗，在大學裏苦讀四載，讀到幾乎要神經衰弱，今天他的資格仍舊不被人承認，只能打一份二百幾十塊月薪的工；莫理先生當年又何嘗不被父執與老師認爲「此子他日必定出人頭地」，結果吃了數十載粉筆灰，目下還被指爲「學術資格不足夠」，反而是那些當年捉弄老師，追求女同學，平日拿烏槍去打鳥，考試時買槍手出貓出術之輩，今日不是高高在上，就是已成董事、會長，有洋房汽車不算，還有嬌妻美妾。至於他們

發達的經過與方法，又有那一個好管閒事之徒去查詢呢？

所以，莫理先生不若吾友梁良實兄那般見解。而希望莫理先生那幾位公子和千金，能夠膽子大，臉皮厚，加上心肝黑，不必死背經書，也不必懂得幾何代數。但是，吾友李宗吾兄的「厚黑學」則不能不通，不能不善於應用！譬如玉照刊在報紙上的那四條好漢，看來膽子是夠大了，臉皮也相當厚矣，只不知心肝已黑到什麼程度！莫理雖不善觀看氣色，預言命運，但是，這四條好漢若有朝發跡，又有誰去追根究底？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

微服出巡

莫理先生童年時代，常常沉迷在舊小說和地方大戲的世界裏，在「彭公案」或者「包公夜審也」一類的小說和大戲中，常可見到那兩位嚴明見稱的彭大人或包青天，不是扮作個落難書生，便是裝成個算命先生，微服出巡，深入民間，實地考察，屢試屢驗，常有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現代這個號稱科學時代的社會中，倒也聽說過有些占士邦之流的間諜，能用整容術（大約和武俠小說中的「易容術」有着異曲同工之妙），加上化裝術，來方便偵察工作的進行。但是在芸芸衆官爺們之中，似乎尚未聽說過有人也來個微服出巡，深入民間去實地考察一番。莫理先生說似乎，是由於他老人家素來虛懷若谷，不愛妄用肯定的話語，蓋因爲在「廣告業」發達的今天，若是有那個官爺們有過這種「微服出巡」的壯舉，那有不在報章上亮亮相，自我宣傳一番之理哉！

但是，任何事情也沒有絕對之理。譬如莫理先生說到這裏，自己就有點「才說咀便打咀」的感覺。原來在不出兩個月之前，北馬便有一位警長，爲了想試探一下某些出家人的真實面目，不惜紆尊降貴，打扮成一位叫化子，成了個「丐幫」英雄，前往某寺廟去求食借宿，居然在被奚落之外，還飽嘗閉門之羹，後來這位警長把這事抖了出來，讓那些咖啡店議士們足足談了三天三夜，莫理先生也立即有爲文讚頌的衝動，無奈莫理先生數月來不似紫陽兄猜度的「發了財」，而是風濕舊疾復發，手無執管之力，腦無思想之功，迫得面壁數月，不但稿費分文無着，還要鎮日聽那莫理夫人牢騷的綸音，真是痛苦不堪矣！

由於那位警長先生有這種古人的仁風義舉，使莫理先生欽佩之餘，尚覺得這種「微服出巡」的壯舉，有加以提倡及發揚的必要！蓋因為我們這些草民，在生活中是不難碰到些大大小小的釘子的。譬如說我們頭頂上的人物，便常常狐假虎威，作威作福；但是，在那位正牌老虎面前，狐狸則變成哈叭狗，這麼一來，老虎是永遠也弄不清哈叭狗為何變成狐狸，披着虎皮神氣的模樣了，我們這些微不足道的草民們，冤氣便將永沉海底了也！

要是某些部門的官爺們能來個微服出巡的壯舉，或許那些狐狸們在「走眼」之時，便會讓他們也嘗嘗釘子，這麼一來，不但草民們的冤氣能得以大白，說不定晉而能肅整不良份子，提高工作效率，再而促進國家、社會的繁榮與進步，豈不是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爲之哉！

所以，莫理先生希望官爺們能微服出巡，看看某些部門的下屬的真面目，銀行的董事級之流的大人先生們能微服出巡，看看那些中下級職員如何冷落顧客；衛生部門的官爺們能微服出巡，看看那些仁心仁術的醫生先生和白衣天使們的工作情形，也嘗一嘗草民們挨等挨白眼挨叱喝的滋味；豈不妙哉，豈不妙哉！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金錢與幸福

近日來，莫理先生簡直連一個字也擠不出來，雖然心裏一直在想：無論如何要擠他一千幾百字出來，既可換幾文稿費，又可在報屁股亮相，出出風頭，可是，腦子却絲毫也不聽從命令，擠不出，就是擠不出。

原來，莫理先生這幾天來，正在跟夫人嘔氣。而嘔氣的原因，却因為其令三媛珠珠小姐去年初級文憑過不了關，今年不但不讀書，而且搞起戀愛來了也；日前，居然一點羞人答答的女兒態也沒有，就對莫理先生說她小姐要嫁人了也！令莫理先生嘔氣的是她居然要嫁給一個人息百餘元，上有高堂，下有弟妹的窮小子；這還不氣人，更氣人的是莫理夫人居然與她的寶貝千金聯成一陣線，用很重的鼻音說：「女兒要嫁的是人，又不是錢，你管他有沒有錢！他有的是志氣，你怕他將來不會發達嗎？」所以氣得莫理先生每天「雲遊四方」，不是到麻將館，便是坐咖啡店，又如何教他擠得出一千幾百個字來哉？

其實莫理先生又何嘗不知道女兒要嫁的是人而不是錢哉！只因他閣下有過一段慘痛的記憶，所以才反對其千金下嫁個窮小子也。

話說四十年前，莫理先生還是個風度翩翩的美少年，才高八斗，志比埃佛勒斯峰更高，人人見了，都讚曰：「此子有志氣！」當年莫理先生有一位女同學，與他不知山盟海誓了多少千遍。結果，莫理先生畢了業，在既無靠山，又無背景之下，當了幾個月「量地官」，最後只好到山芭裏去拍蚊子，當糊獠王。數個月後，要好的女同學竟背盟叛約，下嫁一位濶少爺去了也！當時，莫理先生痛苦得幾乎要買一兩砒霜來了結終生。不過，莫理先生向來就有

些阿Q兄的精神，所以一共寫了十三首新詩，八篇散文，五篇雜文和三篇小說來諷刺那位負心的人，文體雖異，但始終却貫徹一個主題：那就是嘲笑那位小姐嫁錢而不是嫁人，不賞識有志氣高高的莫理先生，將來一定沒有精神生活，最後一定要懊悔的！

誰知道彈指過了四十載。只是那位當日是小姐，現時是濶太太的女人，一結了婚，便有了整個世界——既有錢，又有勢，而且妻憑夫貴地擠身於名流夫人的圈子裏。住洋房，坐汽車，出入有跟班，真是八面玲瓏，四面威風。去年從報端看到她的兩個公子自外國學成歸來，三個千金嫁給非富即貴的女婿。看來，她閣下百年之後，那篇顯赫的訃聞，至少要佔半版的八開紙！

而，真真要懊悔的，恐怕是莫理先生閣下自己哩！想當年，又何嘗沒有攀登丈人峰的良機呢？只是莫理先生志氣凌雲，心想：「大丈夫豈可夫憑妻貴，享受現成，應該自己去創造將來！」結果四十載來，氣力是耗費不少，但始終却是兩袖清風！像上個月底，煤氣用盡，而又乏錢買桶回來填補，爲了那每日必泡的「功夫茶」，風爐扇得氣喘如牛，汗流夾背，還要給莫理夫人奚落，她說：「瞧你，不拍不捧，不吹不托，現在好啦，日做夜做，連一桶煤氣也買不起！」這番話，真令莫理先生羞愧得心中又萌了吃砒霜的念頭來！

所謂「前車可鑑」，所以莫三小姐要下嫁窮小子，那是萬萬使不得的事！莫理夫人說那傢伙「有志氣」，可是就算他有志氣去掙錢，最後掙得一份身家罷，那時莫三小姐也被生活折磨得白了頭髮，彎了背，倒不如嫁個現下就有錢的，做個現成的濶太太來得妥當。

一九七一年八月五日

過人之處

俺們有一句話說：「一樣米吃百樣人」，意思是說世間的人各式各樣都有；又有另一句話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意思是說：世間的人，其心地與思想，也和每個人的面孔一樣，不是一個模樣兒的。不過，雖然是張張面孔不同，但總有些相似的；人心雖各自迥異，但總也有幾個類型的。莫理先生年輕的時候，也曾心懷大志，力爭「上流」過，只可惜「先天不足，後天失調」，一直「上流」不得。不過，總算對某些「成大功，立大業」的人士有了這些認識，窮大半生數十寒暑之觀察，發現古今中外，某些「得意之士」的確是有其「過人之處」的！

號稱「漢朝三傑」之一，曾助漢高祖劉邦先生建立漢朝，被封爲楚王的韓公阿信先生；年輕的時候，腰上繫着一把長劍，大搖大擺，招搖過市，便曾被一班市井小人侮辱過，說他老哥不配佩劍，如果不敢和他們「過招」幾下，則必須從他們的老大的胯下爬過。像這樣大的恥辱，要是莫理先生碰上了，則拼着一條小命，也要和他們來幾手。但是，我們的韓阿信先生則是「忍術」的高手，從胯下爬過就爬過，好漢莫吃眼前虧。於是，爬罷，就從胯下爬了過去。後世的人提起這事，大都盛讚他老哥的忍耐力到家，獨有莫理先生獨且慧眼，覺得這是他老哥的過人之處，要不是有着這些（當然不止這一步）過人之處，則韓老哥後來又怎能成大功立大業呢？

當然，人之過人之處不同，也如其面焉。有些人的「過人之處」是會哭善笑；有些人的「過人之處」是能吹善捧；有些人的「過人之處」是口蜜腹劍；有些人的「過人之處」是「

說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有些人的「過人之處」是「貶人而捧己」……。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不勝枚舉。

哭和笑雖是與生俱來的本能，人人皆有的本事，但是要哭笑得合人和合時，可就不容易啦；會笑的人，一定會看準機會而笑，善哭的人也會把握時機而哭，只要看準機會和把握時機，則儘管是笑裏藏刀，抑或耗子哭貓，也能哭出一壁江山來。吹、捧也要吹得適當，捧得巧妙，也就不是一項容易的事啦！口蜜腹劍的人和「說一套、做一套」的人，要說到臉上絲毫破綻也沒有，一副道貌岸然，一副仁義道德或慈祥和藹，可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事了！貶人而又捧己的人，也必須修鍊到貶人時和捧己時面不改容，臉上絲毫也無慚色，那也不是人皆能的事！

所以，莫理先生雖明知道這些都是大好法寶，但是却無法巧妙運用，這就和懂得原子彈方程式的人，製造不出一顆原子彈來的道理一般無二焉！

一九七三年十月十三日

做生意，豈能包賺

昨晚，莫理先生偕同幼公子彬彬小先生到蕪坡新街場去看象棋比賽，在新街場的大門口，看到了一張招租啓事，莫理先生忽然傻勁大作，心裏想到道：「要是俺莫理有那麼的三兩千塊錢，每天賠得起二元五角的租金，那麼何妨在這裏開一小間書店啊！」想着想着，可把書店名取爲：「理想書店」，連印刷街招的廣告詞句也擬好了，那是：「提倡讀書風氣，供應精神糧食」十二個堂堂皇皇的字眼。莫理先生素來有點自戀狂的傾向，對這店名與廣告詞句，也頗爲陶醉起來，認爲想出如此妙句，天下捨我其誰哉！

喝完一大瓶汽水，噏完一小包「加尖布爹」，便以輕飄飄的步伐，與幼公子打道回府了也。回到莫府，莫理先生傻勁未闌，心想自己沒有本錢，莫理夫人有一點「私房錢」，何不勸勸夫人來爲這偉大的「文化事業」花點小錢呢？於是，遂把腦中所思所想，全盤向莫理夫人報告，並曉以大義，希望莫理夫人能響應斯舉，傾囊支助。誰知莫理夫人聽罷，雙眼翻了翻白，「要老娘拿出私房錢也行，只是你能擔保包賺錢乎？」莫理先生雖然素來有點兒季常癖，這時義憤填胸，居然大聲駁斥道：「夫人，天下有那樁意思是包賺的，請夫人道來！」莫理夫人學問沒有莫理先生那麼大，一時爲之語塞，悻悻然地走進臥房去了。

莫理先生待夫人進得房中，心裏不住地玩味着「生意包賺」這句話。心裏想：福建人有一句粗不可耐的俚語，上句莫理先生嫌其太不文雅，不敢寫將出來，以免傷了編輯老爺，讀者小姐先生的大雅，下句則是：「生理愛賺」（做生意要賺）；這倒是任何人都想得到的道理。可是，問題却在：天下沒有包賺的生意。要不，誰也會拋下本行，去做這行「包賺」的

生意了。

可是，雖然做生意不一定能「包賺」，却不是說明：生意就不能夠去做做看的道理。近些時候，某國的達官顯要，認為某一家英文報可能另有陰謀，便是在這個「賺錢」與「不賺錢」的題目上做文章。蓋學問很大，地位很高的大人先生一口認定：「沒有人肯在一宗不賺錢的出版生意上投下巨資，除非另有所圖。」

莫理先生有時也自以為學問很大，可是，一比起這些學問真正很大的大人先生們來，就顯得渺小得如滄海一粟了。那家出版生意有沒有陰謀，恕莫理先生沒有情報可以作為根據，不能回答。但是，對「不賺錢，那裏會有人投資」這事情，却頗有一些心得。茲願效野人獻曝之心，聊說數言。首先莫理先生，願指出一個事實，那就是，任何一種行業，包括新聞事業，斷沒有「包賺」的可能；特別是在草創的時期，更看不出能否賺錢。尤其是出版業，可能要連連賠本一年兩載的，俟根基紮穩了，困難克服了，說不定才能有些小錢賺，再過十年八載，或許才能幾千，幾萬地賺起來。只要翻翻星馬任何一家報館的歷史，最早的經濟情況，便是鐵一般的事實。

再說：世界上許多事業，都不能以金錢來衡量它的價值。許多有意義的事業，假使是賠錢，也不能否定其價值。而有些被功利主義者目為「傻子」之流的，却往往居於理想與興趣的理由，在做那些被人認為是屬於傻的事情。譬如莫理先生，若是中他一張福利頭獎，獲得四十萬獎金，相信是會幹他幾件人們認為傻事的事情。這也便是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在沙灘上種花」，「不按牌理而出牌」云云了。說不定，憑着一些「傻子」，一股「傻勁」，也會做出頂天立地的大事業來！

做生意雖然沒有「包賺」的道理，搞政黨與做其他事業，又豈是穩操勝券的嗎？可是，

事實上，商店仆了一家，又有一家屹立起來；一些政黨，草創的時期，也是毫無勢力可言的，經過無數次的失敗，在不斷的吸收人才，改善政策，增添財力之後，逐漸壯大，才能成爲強有力的執政黨或反對黨的！這個事實，連毫無學問可言的莫理夫人也懂，難道那些學問很大的大人先生却不懂嗎？真妙，也真怪！

一九七一年六月三日



要印名片啦！

莫理先生的「弟兄們」之一紫陽兄在他的大作：「這又叫什麼名堂？」一文中如是說：「在『想到寫到』欄不時亮相的莫理先生，看來是個名詞專家……」夠了，夠了！因為莫理先生這幾個月來，爲了那將印在名片上的「銜頭」，可真傷透了腦筋啦！現在經這麼一提，銜頭有了着落，腦筋不必再傷，莫理先生登時感激不絕啦！

話說莫理先生出身低微，西瓜般大的字識不了幾擔，但是，却向來胸懷大志，力爭上流啦！近些年來，在彎腰曲背，頻頻敬煙點火之下，也交了幾個有些兒來頭的大人先生；有時候，也就在那些衣香鬢影的場合裏走走動動，有時候也不免出出進進那些冷氣設備的「烏必士」，當然也就難免被人介紹或自我介紹一番。莫理先生這種場面一見多了，就覺得有必要印一張名片那調調兒來充充門面，不但省得多費口舌，而且什麼堂而皇之的銜頭印在那調調兒上面，也遠較用自己的口舌來說更爲方便。

但是，莫理先生幾次來到印務公司前面，却不免要躊躇不進哩！蓋原來是莫理先生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什麼銜頭可印在那調調兒上面啦！莫理先生名片可也看得多了，總不能上面只印上「莫理」二個黑頭或「莫亞理」三個老宋啦，至少至少，也得有個可以光宗耀祖的銜頭才可以！

莫理先生有時不免要怪那作古多年的老頭子莫管老先生，要是他老先生當年有幾個阿堵物，把莫理先生送到埃塞俄比亞的什麼打字學院深造的話，現在就可以印上「埃塞俄比亞國立X Y學院Z學士」的銜頭！再不然的話，他老人家有一個小家檔留下來也不錯，至少莫理

先生可以印上「莫氏父子貿易公司董事經理」，看起來也十分搶眼。但是，遺憾的是，老先生什麼也沒有留下，莫理先生只好自個兒動動腦筋啦！

莫理先生在一間鄉村學校裏當雜役，承蒙校長先生厚愛，曾給莫理先生一個「庶務主任」的雅銜。但是，莫理先生自知所謂「庶務」，實際上是打打鐘，洗洗茶杯，泡茶送信一類的事，再說校中的什麼主任多多，如果莫理先生這「庶務主任」派得上用場，那麼那位集「校長、註冊、交際、成績……」於一身的校長先生，印將起來，名片可要特大型了！後來莫理先生在「想到寫到」欄上亮了相，也曾一度想印上「專欄作家」的雅銜，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原來此時此地，所謂作家有分「名作家」，「作家」與「青年作家」幾個等級，此外尚有家庭主婦作家與閨秀作家等等，複複雜雜，再說自從外孫女在南洋商報地方增版的小學生園地亮了相之後，便對莫理先生說：「阿公，你是作家，我也是作家啦！」想想，這麼一來，全馬有幾萬名小學生，如果個個投稿成了作家，這個銜頭可不知還管用嗎？又只得作罷！因此，莫理先生的名片，一直印不出來啦！

現在，承紫陽兄這麼一提，真是使莫理先生耳目爲之一新！蓋「名詞專家」頗有創新之意，不但不落俗套，而且令人有些高深回測之感，實在妙用多多！莫理先生這下子，高興得像孫悟空借得金箍棒一般。待會向莫理夫人借得三五塊錢，便要上印刷公司去印他一百幾十張名片來派派用場啦！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

成名之道

不知道是那一位聰明的老祖宗留下，而被人們捧爲至寶的一句千古名言如是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所以，在當今的社會中，人們不但希望在百年之後，留下一個或香或臭的大名；就是在活生生的時候，也無不想出出名，成爲一個家傳戶曉的名流。

莫理先生既然也忝屬這「萬物之靈」中的一員，又豈能沒有這股成名的慾望呢？只是想僅只於想，並不等於實現。正如莫理先生鎮日想中馬票，發大財，能做出幾件傻事來給那些不信有人會做傻事的人看看，只能止於幻想而已。却從未有變成事實的一天。

莫理先生有時也是一個學問很大的人，當然明白，在此時此地的成名之道理！只是這懂也僅止於懂，而又不等於實現。這是何等道理呢？看官請稍安勿躁，且聽莫理先生慢慢道來。

蓋原來在此時此地，成名之道有三：其一必須有個龍父。吾友筆抗兄曾撰「望父成龍」一文，刊於數月前的「新年代」。文中大約是說做父母的，都有「望子成龍」的心理，而他閣下則「望父成龍」，因爲有了「龍父」，自然要風得風，要雨得雨矣。莫理先生所知「成名之道」的第一道，便是必須要有一位「龍父」。舉個例子來說，莫理先生的尊翁莫管老先生，若是一個「龍父」，那麼，莫理先生便能托其尊翁之福而成名矣。蓋因爲莫理先生小登科，則莫管老先生之親朋戚友而至新知舊雨，跟班清客，都會在各大小報章上大登「莫管老先生令郎莫理先生新婚誌慶」的大幅廣告，什麼「佳兒佳婦」，什麼「美滿良緣」的佳詞美句都會印上，真是好話說盡，則莫理先生要不出名也難了矣！照此類推，莫理先生一旦學成

歸來，或者有了高就，甚至萬一不幸蒙主寵召等等，都有機會在報端亮相露臉，則豈有不成名之理焉！

二曰：必須有個「龍子」。此條與第一條相似。那就是莫理先生的公子少爺們，個個是社會賢達，國家棟樑，那麼公子少爺們動輒來個尊翁五十大慶，六秩晉一壽誕，以至萬一莫理先生駕鶴西歸，報上照例有人大登廣告，廣加宣傳，或者莫理先生的公子少爺們東捐一間啥啥學府的「莫理堂」，西捐一間啥啥佛廟的「莫理院」，則莫理先生大名，必能不脛而走，莫理先生能不成為個家傳戶曉的流乎！

三曰：自己必須是個飛黃騰達的人龍。「人中之龍」之謂也，一旦莫理先生是個人龍，則手中必定有他幾十萬幾百萬，外加地皮，工廠，公司與股票等等。老祖宗有句話說：「實至名歸」，在此時此地，則應改為「錢主名歸」。可不是嗎？一旦莫理先生有了個幾十幾百萬，則必能躋身於社會賢達之例中，那時，必定有啥啥會館要請莫理先生當會長；啥啥球隊要請莫理先生當領隊；啥啥會啥啥公司啥啥隊請莫理先生當董事股東顧問名譽顧問……早上來一個演講，下午來一個剪綵，晚上來個開球禮，子夜再來個頒獎儀式……一天連趕四場，要是再不能成名，莫理先生可以改姓閣下尊姓！莫理先生一旦被官委個啥啥委員，或者賜了一個類似古代的員外的名堂，有連連的人們，能不送錢到報館去大登廣告乎？要不然，莫理先生可以被「莫理事業股東有限公司」的股東（其實則是莫理的公子少爺外甥內兄弟女婿）委為「終身董事主席」（人家有終身總統，當然也可以來個「終身董事長」也），再由有關親朋戚友，新知舊雨，跟班清客，傾巢而出，在報上大打廣告，則莫理先生能不出名乎？只是，莫理先生一無龍子，二無龍父，三則自己僅是一條人蟲，所以雖知成名之道而仍舊走不到成名之道也。奈何，奈何！

忠厚相

根據我們聰明的老祖宗說：人的忠奸厚薄，與他閣下那一副尊容有關，所以學問很大的啥啥古人就說過一句千古名言：「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莫理先生前些日子，由於處身於逆境之中，出門時每每被麻雀痢了滿頭屎，打麻將則必輸，所以在自嘆命運坎坷之餘也買些「麻衣相命」，「命相奇談」，「觀人於微」之類的書來看看。一來想算算命，看看何時何日方能大富大貴，二來則想學他幾套工夫，以便有一天可以在吉隆坡巴士車站擺個算命攤子。這些相書中，都告訴人們，可以從一個人的相貌，得悉他閣下的內心人品性情，譬如說：三角眼，則主必奸惡，鷹嘴鼻，主為人必陰險等等。

莫理先生做事向來虎頭蛇尾，相書看不了三本，麻將檯上就轉了好運，所以相命畢竟沒有學成，看來命中注定擺不成算命攤子了。不過，對於相貌與人的內心有關一事，則至今仍頗感興趣。

莫理先生會顧影自憐幾千幾萬次，發現他那副尊容，雖然實實在在無法與潘安那個臭小子相媲美，可是所幸五官之中，倒還生得端正，既沒有三角眼，也沒有鷹嘴鼻；更由於早年在煤油燈傍偷讀金瓶梅等小說次數太多的緣故，所以看壞了一雙眼。因此目下鼻樑上還架上了一副近視眼鏡。看來，莫理先生的尊容，是不折不扣的一副「忠厚相」。

但是，有着一副忠厚相的莫理先生，內心的世界可就真的是忠厚不奸乎？知己莫若己，莫理先生非常瞭解自己。莫理先生打麻將時，常常想出術，玩十三張時，也每每偷藏一兩張牌，想趁人不備時用將出來。有如此這般歪念頭的人，豈可謂是忠厚乎？

事實上，莫理先生曾經佔了「忠厚相」的便宜，也曾經吃了「忠厚相」的虧。譬如那年考師範班，面試時有一位金髮女士在打儀表的分數，莫理先生自知那天答非所問，答得亂七八糟，但是，放榜時却和老友孫山兄的大名並排，可見一定是那位金髮女士，看見莫理先生一副忠厚相，心知在下與生俱來便是一個爲人師表的好材料，所以分數打得特別高。前幾年，莫理先生由於上有高堂，下有兒女，單打一份誤人子弟的工，不夠一家數口之飽暖，所以想當保險經紀，撈外快。誰知見過經理之後，經理大人連聲說「NO！」事後問過介紹人，他說：「經理說你一副忠厚相，不是幹這一行的腳色！」

中國人的腦子裏，倒是充滿着「以貌取人」的觀念。

在戲台上如是，在影片中仍舊是如此這般。有一張忠厚相的明星，一定是演好到透頂的正派角色。吾友蔣光超、魏平澳二兄，不用說，只有演反派角色的份。中國時代，沒有照相這玩意兒，畫畫又不重寫實，所以歷代帝王，聖賢豪傑，一定是國字臉，眉清目秀之輩。如果有人拍一部「孔老二傳」，請吾友魏平澳去當主角，觀眾不但要喝倒采，而且一定鬧着要退票。什麼原因呢？因爲不像也。蓋他們心目中的孔老二，一定又是一個滿臉忠厚相之徒。

據說：子羽老弟就是吃了沒有一張忠厚相的虧。而宰予老弟則佔了忠厚相的便宜。所以，後來孔老二曾再三嘆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今日的武俠小說中有一種「易容術」的功夫。我們那些有科學腦袋的影評家莫不大加攻擊，認爲是無稽之談。莫理先生沒有科學腦袋，但又考証不出到底有無「易容術」。但是却可以肯定一點，那就是在我們的現社會中，有不少人利用天賦的忠厚相，在幹其傷天害理，損人利己的勾當。譬如引誘少女出走的愛情騙子，十九都有一張漂亮臉孔，滿咀巴甜言蜜語，才會有那麼多的少女，自動上鉤。在其他角落裏，也一定有仗賴着一副忠厚相而實際上狼心狗肺之輩，在幹其不法的勾當的。所以，我們倒不能輕信凡本「觀人於微」之類的相書，而去「以貌取人」，結果就不祇是「失之子羽」了！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

豈能不眼紅哉？

吾友阿八兄加上吾友賴行兄皆是「有識之士」，在他們二位老哥研且究之下，居然發現了社上芸芸衆生中兩種眼科病症，一曰：「紅眼病」，一曰：「白眼病」，且先後撰成「報告書」，刊佈於「想到寫到」欄中，說不定讀者與作者之中，有通曉醫理之士，撰就「紅白眼病病癥病狀研究及治療預防方案」，不但有利病黎，說不定還可以獲得來年之諾貝爾醫學獎金，真是令人豈能不眼紅哉？

莫理先生一來缺乏研究的興趣，二來又不通醫藥之理，故對發現之專利權與治療方法之專利權，絲毫不敢染指之心，日來在盛暑之下，一邊自搖蒲葉扇，一邊拜讀吾友金兄聖嘆之「不亦快哉」，「煙屎比利純」油然而生，故拔筆伏案撰就「豈能不眼紅哉」若干條，如能刊諸「想到寫到」欄，既能一洩心頭牢騷，又能換取千字數元之稿費，喝瓶雪藏冰凍啤酒，好讓隔壁老友見之，眼紅一番則個。

一曰：一生勞勞碌碌，慳衣節食，五分一毫存入撲滿，再由撲滿存入儲蓄戶口，凡四百餘個月之久，一朝告老退休，取出窮畢生努力而積存之區區數千元，既不夠買屋，又不足買車；却見童年老友，一生好吃懶做，本該是個「螳螂過不了冬天」式的下場，誰知他買中福利彩票一張，得銀四十萬元整整，豈能不眼紅哉？

一曰：自幼苦讀方塊之字及長鑽研ABC文，在本國苦熬十年窗下之苦，再放洋飽臂托盤之勞，總算方帽再加方帽，成了個廣博之士，學成歸來，心想謀得一官半職，縱不能光宗耀祖，也能免除老父老母貧病之災，辛辛苦苦在某大機構中謀得一職，走馬上任之日蒙董事

經理接見；頭垂垂，手抖抖，不敢正視上司，及至聆聽聲音稔熟，偷偷用眼角一瞥，居上位者，居然是連初級文憑也考不到手之少時同學，豈能不服紅哉？

一曰：在某機關服務垂二十九載之久，一向忠忠實實，勤奮努力，忠心耿耿，鞠躬盡瘁；一老上司告老退休，人人皆謂陞遷有望，於是東託人，西送禮，心想這下子包能得手應心，也不負數十載之辛勞；誰知人選公佈之日，榜上無名不算，名登金榜之人，却是人稱阿斗之毛頭小子，一查根源，原來是董事長令三姨太之令表哥之令公子，豈能不服紅哉？

一曰：心中私慕年輕貌美之校花多時，一向追隨其左右，爲伊一效犬馬之勞，不是替伊抄筆記，便是爲伊購戲票，低聲下氣，心中尚不敢存非份之念，意恐有辱佳人，口中更不敢透露絲毫愛意，惟恐冒犯佳人；誰知一日佳人忽披嫁衣，牽其玉手者，居然高若王沙，貌似野峰，赤貧若莫理先生；佳人婚後，住木屋，擠巴士，爲個郎洗衣做飯，豈能不服紅哉？

一曰：夜夜煤油燈下伏案，苦苦思索，迅速爬其方格子，寫就一篇又一篇自以爲是「當代佳作，文藝主流」的作品，全部寄往「想到寫到」欄去，誰知兩年以來，篇篇不見出籠；又頻見紫陽，阿八，賴行，陳寅……大作源源面世，豈能不服紅哉？

一九七三年五月廿日

眼科病症——白內障

話說有一天，莫理先生口袋之中就少他那麼的幾張，所以既無法去摸麻將，也無法與馬三爺一道去喝他兩杯，枯坐在蝸居之中，順手抓到一張過時的新聞紙，就看到這麼的一則「明日黃花」式的「新聞」了焉。

新聞上如是云：「五月廿六日，衛生部與馬來亞盲人協會，在雪州丹絨加冷縣醫院，展開一項稱爲『白內障行動』的先導計劃（爲期一個月），在這項計劃下，凡白內障的病人，將獲得免費的外科治療，以使他們恢復視線。因爲，據馬來亞盲人協會指出，該協會流動眼睛珍療站，曾發現有若干白內障事件，由於未獲得治療，而造成不必要的逐漸失明，這種的不幸也值得同情。」

莫理先生閱罷，腦筋一動，就覺得白內障症，的確是一種極重的眼科病症。未知上月之中，「想到寫到欄」的「弟兄們」賴行，阿八，楊百合與陳之義諸先生，在大寫眼紅病與眼白病的報告書時，爲何不附上另一章——白內障病呢？根據莫理先生數十年來的觀察與經驗，社會之中，患上白內障病症的患者，真是多得不計其數哉！

譬如說一位居高位者，做了人家十幾年的上司，却一直無法發覺下屬之中居然臥虎藏龍，一旦那人出人頭地，直上青雲，才驚訝得不像話，讚嘆地說：「哇，想不到這小子原來有這麼一手，真是走眼了哉！」這位居高位者，其實却不是真真走了眼，而是他閣下患了這種眼科白內障病哉，患白內障病的上司也真真多得有如恆河之沙，但他們都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只看得到自己的身影，而看不見別人，所以以爲自己是真命天子，別人全是再世阿斗。

也有一部份患白內障的上司，除了看到自己的身影之外，也只能看到那些善於奉迎的近親或傍友之輩，距離較遠之人，他閣下就無法看得見了哉！

譬如說老丈人瞧不起窮困的女婿，殊不知女婿日後也有飛黃騰達的一日，是由於老丈人患了白內障病症；以貌取人之輩，常常會與孔老二一樣的「失之子羽」，也是由於白內障病作祟者也。再如，我們常常聽一些爲人師表，看到舊日學生大有成就時，這才說：「這小子，我教了他三五年了，都不知道他是一塊材料，誰知道他今天會有這種成就！」殊不知他閣下也是可憐的白內障病患者。

俗語說「慧眼識英雄」。其實，識英雄者，未必真的是「獨具慧眼」，但是，他閣下必定不是一名白內障病患者，蓋白內障病患者，無論如何是無法識英雄的。白內障病的患者，大多由於下列病因而造成，那就是：昏瞶無能，自高自大，自以爲是，給勝利冲昏了腦袋，（猶如血冲腦然），好大喜功等累積而成，再不然就是誤信小人，所用非人，爲周圍的小人們蒙蔽。這些白內障病患者，的確有必要給眼科專家檢驗一下，然後讓專家們對症下藥，方能有藥到病除，重見天日的希望。否則小則誤人，大則誤國，貽害無窮哉！

一九七三年六月廿三日

「裝聾作啞症」淺論

不久之前，「想到寫到」欄中幾位兄弟們忽然熱中於病症學的研究，於是乃有「裝聾作啞症」之發現；莫理先生並非「裝聾作啞」症之嚴重患者，他閣下之所以不會出來湊湊熱鬧，乃因為當時他閣下之風濕病與懶散症併發之故。

其實，裝聾作啞症可以說得人人皆有的病症，只是各人深淺迥異，有些嚴重，有些輕微。而且，根據莫理先生的瞭解，此一病症，有時是發生得可愛，有時則發生得極其可惡！此是什麼道理，且聽在下一一說來。

俺們有句老話焉：「不聾不啞，不作阿姑阿翁」。意思就是說，要做人家的家姑家翁，非得患上輕微之「裝聾作啞」症不可焉。做過人家的尊姑尊翁如莫理先生與夫人之流，想來個個明白此種道理矣。如若做人姑翁而沒有裝聾作啞病症，則家宅一定不安，翁姑與媳婦兒子之間難於相處。此處不是婦女版，暫且一筆帶過。

其實不只作人姑翁非有裝聾作啞病症不可，就是做領袖當賢達之士，也非有輕微之裝聾作啞症不可焉！試想想，在芸芸衆生之中，愛道是說非之徒必定不少。如果當了領袖，做了賢達之士，一點點的裝聾作啞症也沒有的話，那麼這個來打打小報告，說是某人如何如何說你；那個又來打打小報告，說是阿豬阿狗又在罵你，於是便興師問罪，吹鬚瞪眼，就算不開得雞犬不寧，自己也必定會弄得寢食不安，說不定還會引起心痛症，腦充血與病症之併發，豈不危哉險也乎？

可是，作領袖當賢達之士，如果裝聾作啞症病人膏肓的話，那也是危哉險也了哉！試想

想，一個居高位的領袖、賢達，對下屬的善意批評或建設性意見完全不聞不問，裝聾作啞，那麼，又安能使他閣下所負責任或機構納入正軌了焉？

職是之故，莫理先生認為裝聾作啞病症，是可有又不可有之病症。最佳辦法是該裝聾作啞時便發作，不該裝聾作啞時便霍然而愈，這樣才是良策！

只可惜不少人「裝聾作啞病」往往發作與痊可得不對時。那就是該裝聾作啞之時，偏偏痊可；不該裝聾作啞之時却偏偏發作，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天下大亂哉。

一九七三年九月廿八日

禽獸不如

有人謂：「人類是萬物之靈。」也有千千萬萬的人因爲這句話，而以做人爲自豪之事。偏偏莫理老先生天生一股善於「懷疑」（胡老先生適之在天之靈有知，必大喜道：「吾道不孤也！」）的心理，是故，莫老先生對這句話也頗有懷疑之處焉。

莫老先生懷疑的是：「人類果然是萬物之靈嗎？」以及「是否所有人類皆爲萬物之靈？」（這兩個論題係有版權的，仁人君子，幸勿盜用。因莫老先生擬於細心研究之後，撰成洋洋數十萬言專著，先交各大報「新年特刊」以「光」其篇幅，然後再交各大學「博士審查委員會」，換個「博士」銜頭來光宗耀祖也。）

令到莫先生產生上述疑問的，是因爲下列這許多事實而致，茲略舉數項如後。

遠的姑且不必說，在最近一兩個月前中，每天早上打開報紙來看，就可以發現「強姦」案的新聞，有一日，莫老先生打開星洲×報，自馬來亞新聞一版至六版，差不多每一版均有「強姦」案的新聞一二則。

再稍留意竟一下，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其年齡有幼小至五歲者（星加坡劉蘋果一案），八九歲者，以至十三四歲者，全係「未成年女孩」。尤其是新加坡那位年方五歲，天真活潑的小妹妹劉蘋果不但被污而且還慘遭殺害，這是何其殘忍之事。其他各案，有「六十老伯」誘騙八九歲女童者，也有中年「漢子」（是否爲人，頗值疑問，料必是衣冠禽獸吧！）均以「史古打」將十三四歲稚女騙至僻靜之處而將之侮辱了的。由這許許多多強姦案觀之，人類又比動物靈了幾許？高出幾等呢？

再有哪些呢！不少「萬物之靈」，爲了自己的腰包，不惜幹出騙人的勾當來。譬如，有一日，莫老先生正在午睡，忽有一年輕小伙子入室焉，莫老太太初以爲其意圖劫財劫「色」，嚇得「花容失色」，誰知皆不是，其人乃「葯品推銷員」也，拿出補酒一樽，遊說莫老太太購買之，尙稱葯店賣十五元一枝，他則只賣十元一枝，莫老太太一聽之下果然大喜，心想夜來腰酸骨痛，何不購買一枝補補？遂成交焉，及至莫老先生睡醒來，老妻喜告之。莫老先生是個有見識的人，一聽之下那有如此便宜的事，趕快索來一看，果然是膺品一枝。可惜莫老太太仍執迷不悟，雖每晚飲之，夜裏還不是躺在床上哼着「腰疼死我了」的小調。

像莫府所遇到的，可算是「小騙子」，可能是爲生活所迫，方出此下策，故而也許尙有可原諒之處。但聽說某處有腰纏百萬之富商，以番薯參代替人參高麗，又以最差的鹿茸當正貨賣，以「慈善」爲幌子，專門欺騙貧老者；像這種人，豈是爲「生活所迫」耶？其又比禽獸靈了幾許？高出幾等？

尙有呢！某日報載，馬來亞某處，有一年輕力壯漢子，性嗜賭，每於賭輸後向其老母索款作爲賭本，如不聽之，則拳腿交加，集於其母身上。其日也，不但又再毆打其母，當其父趕來阻止時，連老父也飽嘗其「壯」拳。不得已，其父方召警將之拘捕。如此之事，比比皆是焉。

莫老先生有鄰居阿龍哥焉，以踏三輪車爲業，一天到晚，踏着一部老爺三輪車，在烈日下幹活，收入十分微薄。但阿龍哥是個有見識之士，心想本身會如此受苦，皆因西瓜般大的字識不了幾個，故而束緊褲帶，縮衣節食，送其獨生子到學校就讀焉。每日親自迎送不誤，復百求百應。年復一年，其子長成焉。且因唸的是「英吉利斯」，出路較廣焉，離校後遂謀得一要職，論收入，比其父多上十倍。論清閒，則比其父何止多上千倍。但自與本地某名門

閨秀結爲夫婦後，遂到自購之洋房中，過其「居有屋，出入有汽車代步」之「高等華人」生活，而致其老父老母不顧。一日阿龍哥夫婦，念其子心切，故雙雙駕臨其子尊府中，誰知其子一見，眉頭大綳，掏出一張青虎給他，對他說：「在我這裏出入者，皆爲大粒人，你們被人看見恐有不便，下次切勿再來。」言畢遂導其老父老母由後門出。阿龍哥經此打擊，老懷大疼，除了在莫老先生面前大幹其子一番，還說就窮到要飯，也不再上其門了！噫，此又何異於禽獸耶？真可謂「禽獸不如」焉！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日

求診受氣

莫理老先生每當和朋友閒談之際談起西醫之時，必定引述下列這一段親身經歷。他如是說：有一次，莫理老先生大約是夜裏太貪睡，而莫老太太又因疏忽之故而忘了替老先生蓋被，所以受了點風寒，第二天不但感到頭腦昏沉沉，精神肉體也都感到疲困焉；心想這也不過是些「頭燒額熱」，雞毛蒜皮一般的小毛病，憑他老人家積下的數十年「生病」的經驗，只要到葯材店中去買幾粒阿士比羅或是永寧，或是兩包何人可茶或是源吉林茶，服下之後才蓋上厚厚的毛毯，悶出一陣大汗來，也便能「勃然」而愈了，誰知這一回病魔固執異常，雖遭阿士比羅何人可茶之流下去「勸說」，病魔仁兄仍死纏着老先生不放；老先生年事雖高，但一旦要是果真翹了辮，則一家老幼（老如莫老太太，幼者如莫公子莫千金，仍在求學），所以不能如一般英雄烈士，以「視死如歸」那麼洒脫，只好叫了輛三輪車，坐到某西葯房「看鹿多」去也。

「鹿多」先生照例解開老先生的衣鈕，將聽診器按在老先生的心窩上聽了片刻，再探測下體溫，驗明血壓，然後皺着眉頭問道：「病了幾天了？」老先生以事實告之：「大約有六七天了矣！」誰知那「鹿多」聽後，立刻瞪大那一雙牛眼，大聲叱喝道：「六七天才來看我？難道你不怕死了乎？」老先生自信膽子還大，但沒想到「鹿多」除看病之外，尙還罵人，當場被這一罵嚇得差點喪了膽，病勢登時沉重了不少，自覺好像果真「非死不可」一般！

老先生每次引述這段經歷，總能引起在場的聽衆共鳴，蓋因為像老先生這段「求診受氣」的例子，每一次在場的人，大半都會經碰上過也！

像上面這段經歷，遇到的還算是個要付診金才替病人看病的醫生；如果碰到的是個不必付診金便爲病人看病的醫生，則醫生的脾氣一定更大，罵人的次數也必定更多，當然，在正比例的情形下，病人所受的氣也就更多了！關於這一點，老先生也有一次的親身經歷焉，茲引述於後：——

記得在好幾年前當時，恰巧是老先生一生中最潦倒的時期；有一回，老先生也是被病魔纏上了焉，先後服過阿士比林，何人可幾種成藥，皆未能奏效，心知病勢非輕，必須趕緊訪醫求診，其時老先生生活潦倒，又焉能付出十元八元一針的醫藥費哉，不得已，只好摸上政府的「紅十字」。老先生向來知道，世上窮人比富人多上萬倍，和老先生一樣因付不起醫藥費而摸上「紅十字」去的貧病者必定衆多，則擁擠情形難免也。是故一早便到達「紅十字」去排隊，僥倖能夠排在前頭，拿了個「三」號「牌」。其時才不過七點多，「鹿多」固未來也，可是求診之病人可有好多了，大家只好挨着等待。可是，一等再等，好不容易等到十點過了兩個字，「鹿多」先生方駕其大型汽車姍姍而至焉。再過十幾分鐘後，第一號求診者方被召見，到老先生被召進診病室時，已經有十點三十分了焉。可憐老先生病了幾天，已是體弱神疲了焉，加上一早空腹而至，又被太陽輻射了兩三個鐘頭，這時已無異垂死之際了。鹿多先生發問焉，用巫語焉（其時尚未稱爲國語）。老先生一方面因病體衰弱，影響聽覺，一方面則因巫語程度太差，加上鹿多先生乃一混種佬，發出的巫語，夾帶其腔調，其喉聽懂也，故搖頭曰：「達到！」（巫語也，意即不知道。）「鹿多」先生聽後，臉色大變，隨即大聲叱喝道：「你聽不懂？那麼你懂得什麼話？法國話？意大利話？」老先生這回因其聲浪夠大，所以雖然他仍用巫語，但老先生可却聽懂了焉！你想，受氣不受氣？

而且大半的「鹿多」，在接見病人（也即其顧客也）之時，必定扳起臉孔焉，作出一副

「神聖不可侵犯」之狀，不開金口；看病之際，一邊聽診，一邊發問，問話的口氣比法官更冷酷使人聽後，覺得冷得像北極的冰山；如果你問他：「我換了什麼病？」或是：「要不要打針？」大多數會大喝道：「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若是問他：「爲什麼打過三四針了還不好？」必臉有慍色，對曰：「葯吃不夠也！」

有人謂：要知道醫生工作的時日長短，要明白醫生所賺的錢多寡，從他們的脾氣和對待病人的態度上可以看得出來；蓋初出茅廬而尚未賺到「大錢」的醫生，一定沒有脾氣，不但不隨便叱喝病人，而且還和顏悅色，好言安慰；行醫歷史長久而且賺到大錢的醫生，則不但脾氣大，動輒罵人，而且態度冷酷得有如北極的冰山！而一般說來，不用診金而爲人看病者，其氣餒必更高漲也！

莫理先生曰：信哉斯言！

一九六五年四月七日

黑臉女魔

說起到藥房求診或者到「老君厝」去療養，常常會受到「鹿多」先生的鳥氣，人們便會聯想到那群跟在「鹿多」跟前跟後幫手幫腳，頭戴白帽，身穿白衣白裙的小姐們。這些小姐們被人稱為「迷死」（不知到底是曾經「迷死」鹿多還曾經「迷死」病人而得名；但願搞「考究」工作的朋友們考証一下），又被人冠上「白衣天使」的雅號，實際上要是照咱們華人的稱呼，則應為「看護小姐」或「護士」小姐是也。

既然被人稱為「迷死」，照理便應使人一見而被吸引住了，（我這被吸引住了是從好的方面來說，幸勿想入非非）至少便會自然而然地生了無限的好感，令病人覺得有「和藹可親」之感，同時又冠上了「白衣天使」的雅號，也應該是外表純潔，內心善良如若真天使然；再說，以華人稱呼「看護」或「護士」看來，顧名思義，也應該是專司看護，照顧病者之職的人也，既是看護，照顧病人的人，對待病人也一定要和顏悅色，呵護備至才能算得上「稱職」哩！

可是多數的「迷死」的小姐們的確令人一見之後便有了「難忘的印象」，本來這令人有了「難忘的印象」，應該是由好感而生，可惜這裏的「難忘的印象」，却偏偏是由惡感而生的。原因也很簡單，蓋因為大多數的「迷死」小姐都是「黑口黑面」的；她們十分懂得「衛生」，因為太懂得「衛生」，所以對不衛生的病人處處懷有戒心，所以便未能做到「照顧周到」了；再加以有不少的「迷死」，許是和「鹿多」相處日久，耳濡目染，不知不覺中，連「鹿多」的脾氣與習慣也學上了，所以對待一般病人不太「好感」，非但不能使人有「和藹

可親」之感，而且也動輒大呼小叫地「布辛」（按：「布辛」爲國語也，意即欺凌。）病人；同時，多數的「迷死」小姐也都有著「兩張面孔」，對待這一類病人用的是這一張臉孔，對待那一種病人，又是另一張臉孔了。（通常現象，「迷死」小姐從一號房到三號房，至少也用過不同的兩張臉孔。）

探病的人，便常常要遭受到「迷死」小姐的氣也。蓋多數的探病者一生中難得幾回住過「老君厝」，對「老君厝」的規例向來是「唔宰樣」（按：閩語也，意即不知道也），因此難免會遲到或早到，或者人數太多；「迷死」小姐如果能對這些「探病者」和顏悅色地解釋一下，說甚麼「時間尙早請稍等候」，或者「時間已過，明日請早」，我相信探病者必定會聽從她的「勸告」，可是「迷死」小姐却不這麼說，好像這麼一說，便太失身份了矣，所以每每破口大罵。可是她們這一罵，往往就因此而「太失身份」了矣，不但令人覺得不像一個有「教養的小姐」，而且連帶連她們是否稱配也起了疑問矣！真是得不償失，可是「迷死」小姐却仍「照罵不誤」，完全不會想到這一層。

莫理老先生有一回陪位朋友同上醫院焉，因爲這位朋友的四歲幼子患了白喉，留院診治焉。做父母的愛子心切，到醫院去探視患病中的愛子，我想沒有一個國家會列爲「犯法」行爲之一；而四歲大的小孩子，身上患病，痛苦異常，加以有生以來未曾離開過父母，一見父親大人來了，不但要擁要抱，而且悲痛到痛到痛哭流涕；到了「探訪時間已過」，做父親的只好勸慰兒子一番，要他安心在院養病，聽「迷死姑姑」的話，打針吃葯；兒子一見父親要走，所以便更覺悲慟，不但死抱着父親不放，而且蹣足號淘大哭，一時父子相抱，一哭一流淚，聞者莫不無動於中者，惟有那個「迷死姑姑」，却是個鐵石心腸的人，一邊把孩子死命拉開了「投擲」床上，一邊驅逐我們「出境」，還指着我那位朋友的鼻尖，破口大罵道：「

你的孩子還沒有死啦，你們又何必來呢？」我那位朋友一聽，不禁「牛」性大作，握緊拳頭想去教訓「迷死姑姑」一番，幸虧莫老先生死命拉住，才不致把事情鬧大焉！

據莫老太太告莫老先生謂：婦人們在「老君厝」生產，產前陣痛之際，多數痛不能忍而至大呼小叫喊痛，而多數產婦曾因叫痛而觸犯「迷死」小姐，遂被罵焉。閨下可知道「迷死」小姐們「罵詞」的內容乎？告訴你，閨下也會爲之吃驚，蓋罵詞如下：「哭父哭母，哭父哭母！當時和令安（按閩語：你丈夫）敦倫（按：莫老先生以此名詞代之，蓋原罵人字眼太不文雅也）時，爲什麼又要笑呵呵呢？」你瞧，你瞧！這種話難道會是出自一位「高貴而有教養」的迷死小姐的嘴嗎？

多數的迷死是有兩張面孔的；一號房的闊太太要小便，喊着要尿壺，迷死小姐莫大「欣然」而立刻送上尿壺一個，待其尿完才拿去倒掉；三號房的窮鬼佬叫了老半天，還看不到「迷死」的臉孔，又休想要看到尿壺，一不小心，尿出來了，「迷死」駕到之際，罕有不破口大罵者也！

噫！如上面所述事實觀之，則此類「迷死小姐」也配稱爲「白衣天使」乎？莫理老先生謂：稱之「黑臉女魔」則咄矣！

一九六五月四月十二日

今昔不同

上周間，莫理先生會赴某新村參加一個盛大的宴會焉。宴會的主人乃莫老先生幾十年老友記，也爲該地聞人亞九老弟；宴會乃亞九老弟爲慶祝其新廈落成之喜而設，廣宴社會名流，政要顯達，以及親朋戚友，莫老先生忝爲亞九老弟至交，叨陪末席，內心除感激亞九老弟念舊之情外，也自感光榮之極也！

亞九老弟乃莫老先生數十年老友記，其人數十年來飛黃騰達，不若莫老先生今日之落魄，至過着賣文生涯，依賴羹字療飢，老境淒涼焉。亞九老弟之能夠有今朝之佳境，真令老先生既羨且妒又憎恨也。蓋羨慕其命運之佳，始能有今日之環境，又妒忌其命運太好，自怨不如他了；而憎恨的是自己命運既不佳，又缺乏謀生致富之本事，才落得有今日之下場也！

亞九老弟現今擁有數百依葛接種樹膠園，自創有樹膠店一家，雜貨店一家并有其他之生意及投資，遂成爲當地屈指可數之大頭家焉。此次新建大廈更是花園洋房，在其所處新村中向屬第一間。大廈落成慶祝宴會，宴開百數十席，到會者不是貴爲政府要員，社會名流，也多數是屬於「頭家」階層者。而亞九老弟，則滿臉紅光，挺着一個大肚子，穿上一套新裁的西裝，臉上堆滿笑容地在招呼客人。客人們這邊一聲「九哥」，那邊一聲「九伯」，還有幾聲喚「九爺」的，說的都是「恭喜」之類的吉祥語，而亞九老弟則手執萬蘭池一杯，四處歡飲，口中連說「招待不週」不已！其春風得意之處，不難看得出來。

莫理老先生坐在角落裏，眼看着亞九老弟心想他今日已經飛黃騰達了矣！不但擁有錢財，物業，生意，汽車，洋樓及嬌妻美妾，而且成了什麼小學董事長，什麼俱樂部主席，也也

會館主席登上「社會名流」寶座，真可謂「名利兼收」了。於是乎，遂有一呼百應之盛勢焉。像是日亞九老弟爲慶祝其大廈落成而設宴宴客，又有誰不巴望着被邀請？又有誰敢不來「錦上添花」呢？單是亞九老弟「出場」之際，諂媚阿諛之聲就像得連全馬的垃圾車載也載不完了！可是，誰又能想像得到當年亞九老弟發達之前的景況呢？在當時，又有誰能想到亞九老弟會有今日之佳境呢？我相信不祇傍人無法想像，就是連亞九老弟本身當日也無法想像得到他能夠飛黃騰達而有今日「架勢」哩！

猶記得四十年前，與亞九老弟初認識的情景。其時也，莫理老先生方爲一翩翩美少年焉（如有人曰不美，可問莫老太太，她必定反對不美之說也。）甫自某學府畢業出來，正如衆多剛從學校中畢業出來的小伙子一般，對於何去何從，感到十分彷徨。幸而托一位在某村（也即今日亞九老弟大廈所在處）某某小學當董事的世叔的福，把莫老先生提攜一番，使莫老先生能幹起那「小狗跳，小貓叫」的既神聖又清高的「誤人子弟」生涯來，於是，遂與亞九老弟同事焉。當日的亞九老弟年方二八，當然尚未發達，其在校內乃專司敲鐘掃地，供人差喚之職也。當日的亞九老弟尚未名之亞九，人喚之皆爲亞狗，又因其幼年失怙，嘗偷人番薯芋頭充飢爲人捕捉，故也有人喚其「賊狗」也。但不論你喚他「亞狗」也罷，「狗賊」也罷，他都不以爲忤，也不敢以爲忤。只有莫理先生因爲僅比他痴長幾歲，又剛自學府中出來，對「禮義」十分崇尚，故不敢隨人喚他「亞狗」或「賊狗」，而喚之爲「狗弟」。於是，遂大得「狗」心，與莫老先生成了莫逆之交焉。

該校之校長先生一日忽稱失竊大洋三百；在當時也，三百大元可是當今的三兩千元了，數目不但鉅大，而且又是學校公款，事關重大，於是乎除在警局存案外，學校的懂事與不懂事之流也全請到校內查勘焉。全體同事皆蒙上了嫌疑，而尤亞狗的嫌疑最大，蓋他既是全校

薪水最低微，環境最差的一個，「貧窮起盜心」又是世人的名言，加上他以前又有偷番薯芋頭的「劣跡」，而且他每日都出進校長的臥室爲其打掃，故而被「馬打」，「清丁」叫去詰問幾十次之多，就是一般懂事與不懂事之流，也莫不以判罪式的眼光看他，據說校長先生更曾在警長與懂事不懂事之流面前竭力「推荐」他。所以雖詰問不出所以然來，但後來亞狗還是被炒了魷魚。好個亞狗，自此發奮，浪跡全馬，後來據說爲入贅某富翁之家，在其泰山大人多隆之下，自此發達起來。據說爲了向其老同鄉一顯威風，所以特地回到某村來置業并定居也。此時的人們，已不敢再喚他亞狗或賊狗了；於是九哥，九叔，九伯，甚至九爺之名代替亞狗與賊狗了矣。亞狗與亞九，同屬一人，爲何今昔相去十萬八千里也？不必我說，讀者先生當也能明白也！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日

自動樂捐

從達報駐板城特約記者的特稿中得知板城某間著名的女子中學每年向學生家長多捐收雜費七大元，而在收據上以及對外宣稱，該款係每位家長所「自動樂捐」的，莫理老先生一看到這「自動樂捐」四個字就大大叫妙，而且在喊妙之餘，也有點心悸哩！蓋因為莫理老先生自過去一直到現今，一直在挨「自動樂捐」的苦也！

莫理老先生年輕的時候，也曾經在神聖的教育界中混過飯，當然就十分清楚，辦學的確是件艱難的事。要辦好一間學校，不論小學也罷，中學也罷，甚至大學也罷，其第一要件不外是錢要充足，就是「我的朋友」林兄語堂當年到新加坡來出任南洋大學的首任校長那當子也曾經說過要辦好南洋大學，必須有多多的錢；可惜南洋伯雖然都熟知錢的可貴，可是大家都愛附庸風雅，而不忍談錢以及談錢色變，特別是一班自命清高的大人先生們，更認為林兄語堂俗不可耐，只知一味談錢而不懂辦學之道。其實姑不論林兄語堂懂不懂得辦學之道，可是無論做什麼事非錢不可，確實是有其道理的。因此，當時我們那間山芭學校也不能例外，必須有充足的財源方克支持下去。當日的學校，不如今天那麼便當，今日的學校，大部份是政府所辦，每年有一大筆的預算可供應用，當時的山芭學校，則完全是仰仗一些董事先生和全村村民，附近地區的僑領先生們的「慷慨解囊」方得支持。事實上不論是誰，拿錢進口袋往往臉上堆滿笑容，可是當要從口袋中拿錢出來之際，却大多數的人是皺着眉頭，甚至黑口黑面的，所以學校的經費常常入不敷出，所以辦學的人如董事和校長「迷了」（開會）之後，遂決定除了向學生收學雜費之外，再向家長們開刀，每個月多收一元幾角錢作為特別捐。

可是其時也，學校確是村民所辦，上頭也有個教育局來管轄的，當然除了向學生收費雜費之外，也是有所限制的，那就是不能再用任何名目向學生家長開刀。現在要向學生家長多收一元幾角錢，當然是屬於犯法的，如被當局查到，又有真憑實據的話，則校長先生坐「加固間」當是有份。後來，不知道是那個董事「太過懂事」，遂發明了「自動樂捐」這四個字。於是除了學費雜費印上「茲收到學生×××繳來×月份學（雜）費××元此據」的收據之外，尚印了幾十本「茲收到×××先生（家長的大名也）自動樂捐××元作為建校基金，此據」的收據簿。於是，在「自動樂捐」的名目下，遂月月照收「額外捐」不誤也。當時的教育局也沒有人來查究，就算查究的話，相信也查不出甚麼犯法的事來，蓋難道家長「熱心教育」，「自動樂捐」，也不能嗎？既屬「自動樂捐」的錢，學校又為何收不得耶？當時又沒有什麼達報之類，專為家長打抱不平的報紙，當然我們的學校收了好多年的「自動樂捐」，居然平安無事。這當然要歸功於那位聰明而又太過懂事的董事先生吧！

後來，莫理先生因為「另有高就」焉，遂辭去了這份既神聖而又清高的教書工作而改行焉，教育界的事情也就好少去理睬了焉。莫先生年紀大了焉，遂完了人之大倫，與今日那個被稱為莫老太太的女士結了婚焉，不到幾年，莫公子莫千金駕臨莫府了焉；又再過數年，莫公子莫千金入學就讀了焉。這時候，「自動樂捐」這玩意兒遂告重新與莫老先生見了面焉，莫公子與莫千金唸小學的當兒，小學教育尚非國民教育，得按月繳納學費，猶記得每月要兩元五角錢，那間學校也如莫老先生當年任教的小學一模一樣，照收「自動樂捐」不誤。每月除了學費二元五角之外，另外「自動樂捐」一大元，總共三元五角。莫公子與千金四人，加上一位寡嫂的公子一共五人，莫老先生每月得「自動樂捐」五大元，每年就要「自動樂捐」六十大元焉！莫理先生固非聖人，拏錢入口袋笑眯眯，從口袋拏錢出來則黑口黑面，既是人

之常情，則莫老先生也不能免情也！因此，每逢月頭（一般學校都有月頭收學雜費的）當公子千金及令賢侄伸手要錢之際，必定口黑面黑，大幹那個王八蛋的「自動樂捐」數十回，方才拏錢出來也！

其實，「捐」者「棄」也，要人把錢「捐棄」出來，恐怕如牽牛上樹那麼難，又那能「樂」而「捐」之，而且在「樂捐」之上再加上「自動」，豈非更難乎？就以莫理老先生當年「誤人子弟」之時，每每向學生催收「自動樂捐」之際，必定口黑面黑，口中喊着「張亞狗，你爲什麼還沒有把『自動樂捐』的錢拿來繳？」「李亞毛，明天記得帶『自動樂捐』的錢來繳！」有者教書先生，因爲過份忠長（校長，董事長之謂也）愛校，而時還手拿藤鞭一枝，鞭之打之，要學生拿「自動樂捐」的錢來繳。這些事實觀之，「自動樂捐」豈非妙句妙事乎？

當然，莫老先生所說的是幾十年前的事了，現在早已成爲歷史陳蹟了矣！在今日，各校已成「國民型」，由政府所辦，有經費預算，當不再如上述情景發生了矣！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一日

談捐色變

談到要「捐錢」，相信絕大多數的人都會爲之色變的。這原因也是非常之簡單，蓋因爲「捐」字本來就有「捨棄」的意思在裏頭。而「捐錢」者也，就是要從人家把口袋裏的錢拿出來者也。依照人之常情，把別人的錢拿來放進自己的口袋裏頭，常常是心情愉快，心情一愉快，則臉上也便現出笑咪咪的神色來了，只是要把自己口袋裏的錢拿將出來，而且還帶有「捨棄」之意者，則不免爲之心痛焉，心裏一痛，臉色自然就顯得難看了。所以，聽到「捐錢」了，罕有不爲之色變者。

在今天的人類社會裏，很少有不必要錢而可一爲的事物。興辦學校，發揚文化，推廣教育需要的錢；建立會館，聯絡鄉情，團結系親，需要錢，甚至需要建立軍隊，購買軍火以保衛國家也需要錢……。如果是屬於自己私人的事業則自己想辦法找錢應付算了，可是如果事情不是屬於私人範圍而是屬於公家的，則單叫幾個人來出錢，慢說個人的能力有限而不能爲之，就算是非不能之事，也是罕有幾個人願意爲之，所以，屬於公家的事業如一切公益事業，就非由大眾合力出錢不可。要大家合力出錢，則非「捐錢」不可了矣。

於是，負責遂組成了「募捐委員會」焉，組織的「募捐小組」焉，……名目雖繁多，總目的是都是一個，殊途同歸，都是在負起勸人把錢捐將出來的責任，談到負責「募捐」的工作，相信只要當過「募捐」隊伍的隊員者，也莫不大叫「多隆」，大有「談捐色變」之勢。蓋因爲當起了「募捐」委員來，就非三五成群沿門挨戶去「勸捐」不可；「勸捐」之時，則非和顏悅色，低聲下氣地「勸」人捐錢不可，可是，到底要人家把口袋裏的錢拿將出來是件

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儘管您鞠躬彎腰，口中不斷地曉以大義，可是聽者藐藐，這個不是喊窮，那個就是「行情壞，無生理」地大打太極拳打完之後背接過原子筆在題捐冊上寫下一個「合理」的數目尚且不要緊，偏偏就有一些人，不但口頭上喊窮，而且還以「這個要捐錢，那個要捐錢」為理由，把閣下大訓一頓，就好像他捐出來的錢，不是為了公益事業而是每一分都落入閣下的口袋中一般，這樣是不要緊，可惡的是在他訓過之後，還來一句：「這樣吧，不必寫名字了，拿五毛錢去罷！」然後果然從抽屜中掏出那個大過牛車輪的銀幣，丟在枱面上，然後揮揮手請閣下「請便」，猶如打發叫化子一般，這才令募捐的人既憎且恨，心中把他大幹一頓之後，暗自發誓說：「下次要我再出來募捐的話，算我祖宗十八代倒盡了霉！」

就因為捐錢不易，所以想捐錢的人，更得動之腦筋，想出一些妙極了的辦法來吸引人家捐錢。也許閣下會問：難道向人家捐錢，也有學問在其中嗎？也得想些妙極了的辦法嗎？那麼莫理老先生一定會馬上回答說：「有的！」至於人們通常慣用的「捐錢妙法」是些什麼花樣嗎？就讓莫老先生來介紹一下，相信聰明如閣下者，一聽便會領悟，而且還會發現，這些捐錢妙法在日常生活早已司空見慣了矣！

儘管人類自己封為「萬物之靈」，可是萬物之靈們都有一些共同的弱點（也許應該算為優點也說不定，這點莫老先生也不能肯定），譬如人們既愛利也愛名，通常也喜歡出出風頭等等。要把人家口袋中的錢捐將出來的人，當然也明白這些道理（雖然他本身也免不了有這些優點或缺點），他們募捐的時候，常利用了這個缺點（或優點），於是效果斐然，而且屢試屢驗。

譬如說，在大眾集合的場所，掛起一個大黑板，然後公開宣佈為某種目的而要捐錢，希望大家慷慨解囊，然後就有一些人起來捐錢焉，主持募捐的人於是便把這些「熱心公益事業

「的有心人的大名寫在黑板上，下面寫上他所認捐的款額，讓大家有目共睹，然後再向別人勸捐，口中說：「××先生捐一百大洋，請問××先生要捐若干？」這××先生一聽之下，心想不能示弱，於是遂喊出了「一百另五元」。於是聽衆中便響起了一陣掌聲，主持人再接着向其他的人勸捐，間中也常常會有人自動向其他的人「挑戰」的，譬如說：「要是××先生捐若干，我便再捐若干」。這麼一來，便熱鬧起來，於是效果也必定良佳了。

還有一些則用鼓勵的方法來吸引人家捐款，譬如說一次捐若干元，可以在禮堂上掛多少吋「玉照」一張，若干元可以掛若干吋「玉照」，總之捐出款額越大，則可掛出的「玉照」也越大；或者建好後的什麼建築物可以捐款人的大名爲名。如一些學府的禮堂叫「亞狗堂」，科學室叫「亞貓室」……之類。近幾十年來因爲新聞事業發達，於是募捐的人也常利用報紙來作鼓吹。譬如某位頭家捐若干萬，攝影記者拍下其玉照焉，記者先生爲之爲文報道或作訪問記，或作小傳，表彰一番焉，其效果也每每良佳也！當然，這些捐款方式都是利用人之共同缺點（或謂優點），好名及好出風頭，并且把握時機，在一個人感情衝動之際請其認捐焉。該人因一時出名慾望過重而允諾，於是遂一諾千金焉，事後也雖「痛定思痛」，但報紙既刊新聞登玉照，也只好忍痛拿出來——當然也有人「痛定思痛」後不肯拿出錢來而做賴賬佬，譬如最近有人揭發當年有些人爲了興辦某件百年大計而一諾數十萬，一直到現在還不肯把錢挖出來，就是這個道理也！

一九六五年四月廿三日

開會萬歲

莫理老先生生平有數怕，其中的一怕是「怕開會」。這是因為莫老先生自幼至老，受盡開會的折磨，深知開會的痛苦所致。故大有「談會色變」之勢也。

而，「開會」在今日的社會中，却是不可一少的事。蓋因為今日的社會，是一個「民主」的社會，所謂「民主」在國家政治來說，是執政者以民爲主，尊重民意。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來說，却是「大家的事情，應該由大家來商議，解決」，而且要服從多數，尊重少數」即所謂「民主的生活方式」也。要「以民爲主，尊重民意，以人民的意旨爲依歸」，則非開會不可；於是乎，「民主國家」內遂有國會，州議會與市議會。以及許許多多的「小組會議」，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要做到「大家的事情，應該由大家來商議和決定」，達到「服從多數，尊重少數」的原則，也非「開會」不可；於是乎，團體要召開會議，機關也要召開會議，上至高級幹事職員，下至普通會員，低薪職員，都時時與開會結了不解之緣。

莫理老先生既忝爲「民主社會」中的一員，當然也就與「開會」一事結了不解之緣矣！而且數十年來，差不多三日一小會，七日一大會的，參加個不停。於是乎，遂受盡了開會的折磨與精神虐待，深切地領略到開會的痛苦矣！

猶記得當莫老先生尚沒有資格被人稱「老先生」也沒有資格自稱「老先生」之時，大約是七八歲的光景，被我的「父親大人」即莫老先生送入學校就讀。開會的第一天，便與「開會」打上了交道。

還記得那是一個驕陽當空的炎熱下午，莫小先生（當時才七八歲，不能稱老也）便被校

長先生某教育家安插在成千個學生之中，排行列隊地站在那校前的空地上，參加什麼「始業式」的「會議」（當然，這是莫老先生長大後才知道的）講台則是設在校門前，剛好在屋頂下，於是校長先生登台焉，嘴裏嘰哩咕嚕地說個沒完。好容易才說完了，只得在響起了一陣掌聲，另一位大人先生登台焉，仍舊嘴裏嘰哩咕嚕地說個沒完，好容易地說完了，可是，在響起一陣掌聲之後，又一位大人先生登台焉……莫小先生當日年方七八，體高不及四呎，站在那成千入當中，不要說去聽懂那些嘰哩咕嚕，就是連那些大人先生的臉孔，恐怕都難於看個清楚哩，可是教育家校長却不管這些，「會議」照開不誤，小學生也非「照聽」不可。該日也，莫小先生剛好有點小毛病，擠在眾人當中，猶如雞立鶴群，悶得透不過氣來；加上驕陽當空猛照，於是，聽了好一會，只覺得花眼目眩，一個古碌通，便仆倒在地上。幸好被高班的學生哥看到，趕快把我扶起，通知教育家先生前來，塗油抹藥，按摩抓筋地把莫小先生一條小命，從閻皇殿前拉了回來。要不是急救的迅速的話，莫小先生，早已成了那一「枉死城」中的新鬼，此刻又何來莫老先生在這裏大呼小叫「開會萬歲」地叫個不停呢？

於是，從那日起，莫小先生一聽到「開會」兩字，便嚇得魂飛魄散；可是，也自從那日起，莫小先生便與開會結了不解之緣，一直到被人稱，也自稱「老先生」的今日。

回顧數十年來，莫老先生在求學時代每週有周會，每月有月會，班中有級會，校中有學生會，每逢大日子或是大人物的生日忌辰，有其紀念會……畢業後，最初踏進小學去幹神聖的「誤人子弟」工作，也有周會，班會，及令人難耐的「校務會議」，及至棄教從商之後，又有什麼股東會，職員會，小組會……。名堂之多，不勝枚舉。而不論是啥啥會議，每個會議，都是由少數人把持，多數人受苦。大人先生們逢會必講，逢講必長，甚麼「一大原則三句口號」地說個沒有完，聽的人又不能不裝成十分興趣的樣子，其實却內心如焚，暗自詛咒

，不然的話，則到會的人，也必爲了雞毛蒜皮般細微的事而大事爭辯，爭到面紅耳赤，拍桌拍椅，大呼小叫；或者，爭辯了老半天，浪費了多數人的光陰不算，爰辯的結果還不是「原則上如此」「原則上如彼」，根本就無補於實際！可是，不論多數人厭惡，又怕開會，「會」仍舊的召開，「開會」時有關者必須到會，蓋因爲這是個「民主社會」。「民主社會」，又安能不「開會」哉？行筆至此，莫怪老夫要擲筆而三呼：「開會萬歲」！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九日



應增科目

莫理老先生有幼女焉，芳名曰粉珠，今年芳齡二八，正在某華校高中一年級肄業，擬於年店參加馬來亞初級文憑考試，日前向老先生索取考試費十五大元，說是「考生必繳」之費用。

莫老先生如數給予，然後詢其擬考之科目，粉珠小姐一唸共有十來科，都是「英吉利死」焉。問曰：「難道沒有華文科目乎？」回答說：「有，單單是華文一科。」莫老先生向來關心子女的教育，於是便索取華文課本一閱，并隨口出幾個有關華文及文學之試題問之，蓋目的乃在試其程度也。

老先生問：「唐宋八大家爲何人？」粉珠小姐聞及居然爲之一楞，老半天而仍舊回答不出，再問：「史記爲何人著作？」粉珠小姐隨口答曰：「司馬光！」再問：「試舉天文祥著名作品一篇？」對曰：「長恨歌。」老先生一聽之下，氣得大翹鬚鬚，大喝道：「怎麼我所問三題，全部答得牛頭不對馬嘴？你到底學了些甚麼？懂得些什麼，一一說來聽聽。」粉珠小姐囁嚅地說：「你爲什麼不問中國的著名小說，如像三國演義，西遊記，和紅樓夢的問題？」莫老先生聞言，怒火遂消了一半。心想這小妮子對中國國學可能不懂，但她會看過幾部名著，倒也不枉我每月二十幾元的「投資」了，於是，遂問：「紅樓夢爲誰人的作品？」粉珠小姐不加思索，便回答道：「邵氏公司出品。」莫老先生一聽，心中怒火又起，但只得暫時抑下，再問：「紅樓夢的男女主角爲誰？」粉珠小姐答曰：「樂蒂與任潔。」

我的天！原來粉珠小姐，通曉的全是電影知識，真是莫家有女焉！索性再問：「凌波小

姐的真姓名是什麼？」粉珠小姐隨口答曰：「君海棠。」再問：「葉楓小姐的夫婿爲誰？」答曰：「張揚。」再問：「上月間嫁予西德人的香港女明星張仲文小姐外號爲何？」答曰：「最美麗的動物。」再問：「最近來新加坡拍片的兩位電懋女明星爲誰？」答曰：「張麗珠與張慧嫻。」粉珠小姐，對香港電影與明星瑣事，果然通曉得如數家珍！真是莫家有女焉！

一氣之下，遂再進一步檢查她的課外讀物，日記，及其他所搜集之物件。不查猶可，一查之下，真是差點把莫老先生活活氣死！因爲在粉珠小姐的閨房內，一大個書櫥中，堆得滿滿的，全是「南國電影」，「國際電影」，「銀河畫報」，「舍舍電影」……等電影畫報；此外還有「明星年鑑」，「林黛圖集」（凡一十三本），「凌波圖集」……；一個抽屜都是電影明星簽名照，隨便翻開日記簿一看，就看到了一篇以「我的志願」爲作的佳作，一看，上面儼然寫着：「我的志願是當一個電影明星……。」

莫老先生一氣之下，差點就要把粉珠全部的「藏書」及所搜集的「珍寶」付之一炬，並且索回十五元初級文憑考試之參加費，但繼而一想，小小女孩子，居然精通電影界一切大小事，包括電影明星身邊雞零狗碎的事物，不能不曰：「博聞強記」；而小小年紀遂有此成就，也不可不曰：「天才！」只因馬來亞的教育制度或許有所偏差，考試制度也似有欠周全之處，所以不知令到多少「博聞強記」之「天才」，若莫小姐者，「英雄（雌）無用武之地」，多少天才因此而被埋沒了，惜哉，惜哉！

但所幸我國是個民主國家，一切的莫不以人民意旨爲依舊；所以莫理老先生有鑑於此，願借報屁股一角，向當局進一獨議，那就是：

「趕快在中學課程當中，增加「香港電影」一科，並儘早列爲「馬來亞初級文憑考試」之必考科目！」

料教育部賢明之衮衮諸公，當會因莫老先生這麼一個建議而早日醒覺，發覺「電影」（尤其是香港電影與香港明星）之於今日馬來亞，在人們的生活中，是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因而早日增加如此一科，則學生們幸甚矣！

如若該科新增伊始，課本難找，則莫老先生可推荐易水先生有關馬化電影之巨著，吾友尖兵先生的「水銀燈下」，銀海一士的「星海浮沉錄」，夢茵先生的「香港華語影壇十五年」等鴻文專著，當可暫充課本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十七日

明日之星

自從莫理老先生搜查了莫千金粉珠小姐的閨房，檢閱其私人日記，藏書及所蒐集的東西之後，莫老先生對余千金之社交活動以及課外活動，課外讀物之類都十分留意，因為留意，所以莫理老先生遂認識了與粉珠小姐來往最密的三四個朋友。粉珠小姐的「密友」（按：來往最密的朋友之意，幸勿想入非非也。）有趙亞狗，錢亞妹，孫亞花，李亞女四人焉，除趙亞狗之後，其他三人皆爲女性。

每當趙亞狗，錢亞妹，孫亞花與李亞女四人尊駕光臨之際，莫理老先生必定也到客廳之隅，斜躺在懶佬椅上，手執達報一份，佯作聚精會神閱報之狀，實則在偷聽他們的談話內容也，讀者諸君且莫怪老先生老昏瞶連女兒與朋友交談也要偷聽；更請慢點才罵老頭兒我爲「老頑固」，蓋因世風日下，人心不古，處處有二八佳人離家出走的新聞傳出，向來關心子女學業及前途的莫老先生，焉能不對女兒的動靜加以留意？更何況老先生看到粉珠小姐的大作：「我的志願」一文中，居然開門見山地說：「我的志願是做一個電影明星……」更叫老先生閱罷感到心驚肉跳，暗想女兒如真有此意，則隨時有可能仿效其他的「新時代女性」，來一個「離家出走」，如若落在歹徒手中，被騙去開房間或墮入陷阱之中，則不但是老先生畢生的耻辱，更爲俺莫家祖宗十八代的耻辱，故不得不處處提防，處處留意也。

因爲他們每至必談，而老先生則每談必聽。結果就發現，原來趙亞狗，錢亞妹，孫亞花與李亞女四位先生小姐，與俺家的莫粉珠小姐都是「志同道合」之士，大家都有着「相同的抱負」——即「我的志願，是做一個電影明星」焉！是故，也便聽到如下的精彩對白，茲摘

錄數段，以饗讀者諸君：——

「做明星是一件既體面又賺大錢的職業！你看，林黛，尤敏……那一個不是人見人愛顛倒衆生的人？每到一處，還不是受到萬千影迷的歡迎？」

「是啊！你們看她們穿的衣服多麼摩登，髮型又麼入時呀！」

「你看，她們又那一個沒有大型汽車的？林黛生前的那輛汽車，聽說全香港除了總督之外，還找不出第二輛哩！」

「還有呢，陳厚和樂蒂，林翠秦劍，都擁有幾間吃風樓……。」

「當然啦！她們每個人所賺的錢可真多啊！林黛生前拍一部片就賺五六萬塊，她從影才十來年，就拍了四五十部片，那麼十來年不就賺了幾十萬了嗎？有誰能夠賺這麼錢？——我爸爸每天寫文章，寫到吐血，一個月還賺不到一百塊錢呢！」（當時，我雖閉着眼睛，也知道是俺千金粉珠小姐的偉論！）

一日，趙亞狗先生不至焉，只有四位小姐在開其「志願座談會」。是日也，四位小姐談話的聲音特別低，老先生戴起德國製造的耳聾機（老先生年老耳聾，也非怪事，幸勿大驚小怪）才聽得到一段精彩的對白——

「聽說每一個明星要成名，都要爲導演，老板們『犧牲』呢！」

「那又有什麼了不起？『犧牲』了便可賺幾十萬塊，還不是很值得？」（這句話幸虧是出自錢亞妹小姐的金口，要是出自俺千金口中的話，老先生不過去送她一記耳光才怪！）

有時，又聽到他們在批評目前香港影壇，他們說目前香港電影界，老的老，嫁的嫁，差不多全是新明星，於是，他們說：「那些新明星，長得又不漂亮，又不會演戲，不知道爲什麼公司還要他們？」（老先生聽到這裏，心裏道：「如果換了你們去，就漂亮而會演戲啦！」

「他們又說都加入星加坡一家『××電影明星訓練班』，將來有機會被介紹到香港去拍片；又說他們已經寄照片到『××畫報』去，登在『明日之星』專欄上，據畫報的老板說會把他們介紹到電影公司去！」

又一日，彼等又翩然蒞臨焉。是日，彼等皆興高彩烈焉。後來，許是「得意忘形」，粉珠小姐竟把一本「××畫報」拿給莫老先生看，原來這五位明日之星的「玉照」，全登在該刊的「明日之星」專欄焉。其他四位未來的大明星還笑得露出一口爛牙，金牙，黃牙，問老先生道：「老伯，你看我們有機會做明星嗎？」

老先生端相他們一番，只見粉珠小姐痴肥得如一團粉團；趙亞狗先生身高五呎一寸半，滿臉鐵釘（青春痘）；錢亞妹小姐高瘦得像一枝竹竿；孫亞花眼細嘴闊；李亞女則塌鼻子翹嘴唇。除了粉珠小姐外，其他四人皆「小學畢業，略識『不標準』北京話，會唱流行歌，跳八字腳舞。」

爲了不令他們太過掃興，老先生當下回答曰：「會的！諸位都是未來的大明星！」其實老先生的話也不過份，每部影片中的確也少不了他們，如陶三姑，伊秋水，花碧霞，矮冬瓜，西瓜刨等人還不是「電影明星」乎？

一九六五年三月卅一日

愛情何物

近幾年來，「殉情」的悲劇在星馬各地，真可說是屢見不鮮的事。就是一九六五年剛剛開始的這兩三個月，在馬來亞也發生了好幾樁「殉情」悲劇。

相信諸君都不是健忘的人吧！那麼一定還記得在今年剛剛開始的時候，有一對來自吉打青年男女駕車到吉隆坡來，在旅館租房同住了幾天，然後雙雙服毒自殺「殉情」；這件事發生不到幾天，在彭亨州首府關丹地方也發生類似的事情，也是一對年輕侶，雙雙在旅館中服毒「殉情」。真可謂「無獨有偶」了。

再推遠一點，在去年，也有一對來自星加坡的青年情侶，雙雙到吉隆坡來開房間，然後在旅舍中服毒，企圖自殺殉情，幸虧被人及早發現，施予拯救，始免使枉死城中再添一對新鬼；在三年前，星加坡一對青年情侶，也曾因家庭反對他們的相戀而雙雙自盡「殉情」。

看起來，愛情真是一件既神聖而又偉大的事情；難怪有這麼多的情侶們，因為得不到它而「壯烈」地以身殉情，其行為又是多麼的偉大，勇敢而壯烈矣！可是，莫理老先生却頗不以爲然！

也許有的人認爲這些「殉情」的人兒的行為是英勇，壯烈而偉大的，那麼，莫老先生可要在這裏提醒他們一下，就是：先去看看他們的年齡罷！再仔細地打聽一下他們的戀愛經過及殉情的原因罷！然後，再來判斷他們是否英勇，壯烈和偉大不遲！

只要大家的記憶力都不致於太差的話，那麼一定可以記得，在這許多樁「殉情」悲劇中的男女主角，普通性的，都是非常年輕，大約是在十六歲致二十歲之間。他們之中，有尚在

求學中的，也有剛剛踏進社會的；套一句現成的俗語，那是：「年齡尚輕，社會經驗不足」也，說到他們的經濟能力，則有的收入有限，連養自己都已成問題；有的則尚且要向老父伸手要錢活命。再看他們的「戀愛史」吧！莫老先生雖沒有到警察局中去翻查檔案，也沒有委託私家偵探去偵察調查，不過莫老先生可以大膽地說，他們的「戀愛史」也很簡單，那不外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而認識了（譬如男的爲女的當補習老師，或者男的與女的住在同一間屋子裏，或是兩人常常在街上碰頭……諸如此類），男的爲女的花容月貌或一對會說話的眼睛，一個迷人的笑靨吸引住了；女的則爲男的高大英俊，或是風度翩翩，或是口齒伶俐而迷上了。於是男的向女的伸出了「熱情的友誼之手」，兩個人遂成了朋友；不消三天，便雙雙出現於公園中，戲院裏，花前月下「私訂終生」，自此兩情繾綣，大有「非君不嫁，非儂不娶」之勢了。

然而，像數學公式一般的，正當他們在編織好夢的當兒，他們心目中的「老頑固」——當然是他們的家長——出現了。「老頑固」們當然是有着「封建思想」，而且像凶煞神一般的了，他們就像「七仙女」電影中的玉皇大帝一般的「不解風情」，固執而殘酷，知道他們有了「戀情」，於是便以「門戶不能當對」，「年紀太小，應以學業爲重」，「那男的根本是個阿非」，「那女的一副風騷樣」……等等在情侶們看來完全「不合理」的理由來活活地把「鴛鴦」拆散！他們眼看着編要好的美夢被「老頑固」打破了，想到既然「生不能同枕」，不如「死而同衾」，他們遂決定向羅密歐先生與朱麗葉女士看齊了。於是，離家出走，旅邸租房，盡情歡樂一番，然後「毅然」地服下毒藥，「毅然」地告別人間矣！

像如上這麼簡單「情節」，却不知已經在人生舞台上搬演了多少回了。莫老先生也相信，今後，仍然有人要「照演不誤」！

像如此的「羅曼史」，可有什麼出奇之處？像如此的男女主角，他們的「殉情」是英勇，壯烈和偉大的？莫老先生甚至相信，當他們抵達閻皇殿前，閻羅皇先生必定「照審不誤」，當然在審訊的過程中，免不了會問：「你們爲了什麼而死？」兩位殉情主角台定凜然地答：「爲了愛情！」但如果閻羅皇先生再問：「愛情何物也？」莫老先生敢和閻下打賭一毛錢，這兩位殉情的主角，必定對着這個問題面面相覷，久久而回答不出來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二日



終成眷屬

在「戀愛大道」上前進的人，當然不會完全碰到「老頑固」們的阻梗而迫得只好雙雙相偕而到旅邸中服毒自盡，以身殉情；也不致於會宗全都因為年齡的增加，見識，閱歷的增廣而互道「拜拜」，分道揚鑣去也；當然，也有不少「有情人」，其結局是和中國一班鴛鴦蝴蝶派小說家筆下所說的：「有情人終成眷屬」！

在戀愛的時候，大部份的人都是把對方想像太過美好，甚至有些「傻瓜」（莫理先生說他們是「傻瓜」可是一點也不過份的，因為他們那麼做，真正是自取其亡的大傻瓜也！）還會在戀愛時把本身的缺點隱瞞起來，隨意吹牛誇大；同時，戀愛中的人們，也大半都是幻想重於現實的。在他們的心目中，婚姻生活一定足以媲美天仙，蓋連玉皇大帝的女兒也還要不惜降低高貴身份而下嫁凡夫，古人又有「只羨鴛鴦不羨仙」的佳句，他們居然信以為真，此外，想起戀愛時，一同出遊，一同進餐，甚至有些偷偷摸摸的事兒，其樂真是無窮，於是，他們以為「終成眷屬」之後，這種「樂趣」，將會更加無窮！因此，一般的人，都把「婚姻生活」想像得太過美好，太過寫意了！

好了，等到一旦「終成眷屬」了之後，一切都是「面目全非」了。

最初，他們所認為有趣而且神祕的事情，漸漸地平淡和平常了。譬如在戀愛的時候，偶然搞在一起會覺得樂趣無窮，現在互相成了枕邊人了，反而覺得一張床被人佔去一半睡得不夠舒服，而且枕邊人也太擋風了！

接着，雙方互相暴露出其弱點及缺點，以及醜惡的一面了。譬如在戀愛時，雙方都是斯

斯文文，客客氣氣的人，尤其是那男的，一副「尖頭鰻」的樣相，女的也顯得非常有教養；現在大家成了夫妻了，免不了會爭吵吵起來，而且一爭吵吵，昔日「尖頭鰻」就變成了一隻小蠻牛，而昔日有教養的「累得死」，也成了一隻潑辣的老母雞；這時，先前的美好印象豈非要大打折扣了，就算雙方的脾氣不會太大罷，或者一方能夠容忍另一方的脾氣吧，可是，許多生活上的細節，也是很難取得妥協的。譬如過去的「情人小姐」每天都給你一張化妝得比電影明星還要漂亮的面孔看，成了你的太太之後，大清早起來，還蓬蓬鬆鬆的一頭亂髮，臉上斑駁的脂粉，甚至有時腳趾裏還粘着污垢……諸如此類，都會令你對她的感情大打折扣；而你自己的每天晚上不刷牙不洗腳上床，常常愛用手指挖了腳趾縫之後就放在鼻孔邊嗅他幾嗅，在你可能認為是「香味撲鼻」，在你的太太看來，可真要令她作嘔三天了！

更何況結婚之後，有了家庭，於是「現實」的問題便擺在面前。如果是十六七歲的小妮子嫁給二十左右歲的小毛頭，那麼就更加的可怕了！因為要是收入低微，生活費又是那麼昂貴，每天「開門七件事」就夠大痛尊頭了！要是「好命」一點（其實赤道邊緣的人繁殖力強，除非有毛病，否則百份之九十九點九是好命的。）的話，則結婚未及一年（甚至有有三幾個月），「愛情結晶品」便降臨了矣！有了「愛情結晶品」固然自有某樂趣，可是對做父母的，無疑是一個大負擔；大寶是在牙牙學語之際，二寶接踵而至；不到三年，大寶二寶已經到齊了矣，試問這個時候，還有什麼「羅曼斯」意味？又有什麼可讓旁人「羨慕」的「鴛鴦生活」乎？

再設若一對有情人「終成眷屬」之後，因為有祖上或父兄的福蔭庇佑，不必為「開門七件事」而傷透腦筋的。於是，在最初的三兩年，也的確是過了一段令人羨慕的「鴛鴦生活」，可是到了後來，「愛情結晶品」來了矣，三五年間，「愛情結晶品」加上父母遂足編成一

隊籃球隊矣，這時，若與老婆大人出街，勢必「拖三抱二」，還有什麼樂趣？把孩子拋在家中，則老婆大人時時在想念子女（此即偉大母性使然也），大有坐立不安之勢，又有什麼樂趣？再過三幾年，老婆大人老了矣，臉皮皺矣，腰圍由廿一时而增至廿六吋矣，這時，對夫已不再有太大的吸引力了；而其丈夫也，手頭有餘錢，出入有汽車代步，不向外發展，圖謀「金屋藏嬌」者，又有幾許？到了這種地步，又有什麼「鴛鴦生活」可令傍人羨慕焉？

因此，愛情何物也？愛情何價也？又何爲其而以身相殉？聰明如莫理先生者，絕對不爲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二日

對象難找

莫理老先生有不少朋友，年紀已經過了三十，可是仍舊是個如假包換，形單影隻的「王老五」。這些「王老五」朋友，一提到結婚，常常面上有難過之色，嘴上口口聲聲地說：「不要緊！不要緊！我才不過三十掛零而已。男人三十一枝花，條件還優厚焉！再說：大丈夫何患無妻焉！」其實，莫老先生向來留心觀察過這些人，他們表面上裝作不在乎的樣子，其實內心却比跑狗場追趕着電掣兔子的狗更心急哩！有時，他們會「製造」一些「戀愛史」來說給莫老先生聆聽，譬如今天說：「××女中的校花對我很有意思，可惜我嫌她患了近視眼……」，明天又說：「××教授很賞識我，很有意思要把千金嫁給我，只是那位小姐太愛撒嬌了，我不喜歡這一型的女人！」可是，他們一看莫府有少女的蹤影，便把莫老先生拉在一傍，問道：「這位，她很不錯啊！老莫，給我介紹介紹！」

有時，莫老先生和一些「王老五」在一起，一邊剝着萬里望花生，一邊子飲着狗頭標啤酒，及至大家耳根紅熱之際，莫老先生便借機會問他們道：「你們年紀可也不小了，為什麼還不找個老婆呢，難道真的抱定了獨身主義嗎？」這些王老五在酒精作祟之下，往往會自我坦白地招供道：「老莫，我並非獨身主義的信徒啊！我何嘗不想早點找個老婆呢？只是對象難找啊……。」尾聲拉得特別長，而且帶有慘涼的意味，令人聞之而感耳酸，心中憐憫之情油然而生，差一點爲他們洒下一把同情眼淚了焉！

找不到對象，或者不被人所欣賞，有時固然因爲本身貧窮至無立錫之地。可是事實上許多三寸釘，武大郎之流，往往手挽美貌玉女招搖過市，就是一些月入不及七十元的年輕小伙

子，也能獲得佳人之青睞，老早就跌進了戀愛的糖漿中，不久遂告脫離了王老五俱樂部，結婚生子去了。那女的嫁了他之後，得辛辛苦苦做事來幫助家用，也從未聽她叫苦一聲。我那些王老五朋友呢，論外貌，往往可以和電影小生雷震媲美，而且比雷震還要「豐滿」些哩！論學問，個個都喝過墨水，談起話來不是「原則上這樣」，就是「從美學觀點來說」，處處顯示出是個所謂「知識份子」；論入息，雖非月入千兒八百之士，但最少也有三兩百塊錢一個月，養老婆兒子的「資本」是足夠了矣，可是偏偏他們就是「對象難找」，過了三十歲了，還是「王老五」一個！

也許諸位會覺得詫異吧！爲甚麼「條件」這般「優厚」，可是却會感到「對象難找」了呢？諸位，我要提醒諸位一句，那就是請注意「對象難找」這一句話，因爲他們的毛病，正出在「對象難找」這一句話上也！

原來這些王老五先生，在他們年輕幾歲的時候，個個在鏡子面前一照，便自覺本身是個英俊瀟灑的小生人材，再論起資格，學問，職業及地位，更自覺「條件優異」，於是乎，在找對象時，不免「漲了價」矣，因而自己訂下了一些自認爲「合理」而傍人認爲「苛刻」的條件，譬如要對方漂亮焉，要對方內心完美焉，要對方有學問焉，要對方有職業焉……而且光是外表一項，就訂下了不少不少的「十個原則」，要苗條焉，要皮膚光滑白皙焉，要風姿綽約焉，要有教養焉……其條件之多及苛刻之處，大約可以借予世界選美大會的評判員們作爲參考焉。因此，甲小姐嫌她：「腳太粗太短」焉；乙小姐又：「談吐欠文雅」焉；丙小姐：「皮膚太粗糙」焉；丁小姐則：「脾氣太壞」焉。他們一旦遇上了一個不錯的女性，本來可以成爲佳偶的，就因某一點缺點而擯棄一旁，以爲不久將會碰一個十全十美的焉。這麼一來，年復一年，十全十美的「理想對象」固未找到，只是自己的臉上已有了皺紋了焉。

，頭上也有三幾條白髮了焉！

事實上世界上果真有一「十全十美」的人乎？莫理老先生敢和閣下打賭一毛錢。莫老先生的答案是：「沒有！」關於這個「十全十美」的問題，讓我們聆聽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宇丹先生所說的話吧！宇丹先生說：「世界上那裏有十全十美的人呢？你要用一把秤稱別人，可別忘了別人也要用秤來稱你啊！」這一句話上，真可讓想找「十全十美」對象的「王老五」們作爲警惕哩！莫老先生書寫至此，忽然想起一則「幽默」事，這則「幽默」如是云：「一個人以『爲什麼你還沒有結婚』爲題去問一個年過五十的王老五，那個王老五回答說：「三十年前，我找來找去，找不到一個理想對象；三十年後我找到了她，可是偏偏我却不是她理想的對象！」

想找「理想對象」的王老五先生們能不自我警惕乎？

一九六五年五月五日

門當戶對

在古時候的中國，那些被現代人視作該抓去槍斃的老頑固家長們，一旦爲子女談論些終身大事來時，最講究的，莫過於「門當戶對」這回事。所謂「門當戶對」也者，也就是要求彼此的條件差不多，互相匹配得上也。譬如王子一定要娶公主，部長先生的公子所要娶的，也必定是部長階層的千金，掃馬路的清道夫，娶的太太也不外是「搗水雞」先生的千金也。這也是閩人諺語所謂「龍交龍，鳳交鳳，腰姑（按即駝子是也）配大鸞」是也。

這一個條件，要是被「愛情至上」的信徒先生們聽到，必定會舉起雙手，（假如一雙腳也能同時舉起的話，相信也照舉不誤也）「堅決」地反對！因爲講究「愛情至上」的年輕小伙子們，唱的是「愛情高於一切，愛情是不分階級，不講條件的；爲了愛情，一切都可以犧牲也」的高調，他們不反對講究「門當戶對」這回事，才是天下怪事哩！同時，不單單是「愛情至上」的信徒如此，就是一些自以爲「思想跑在時代前頭」的時代青年們，也會對「門當戶對」大搖其頭，說：「婚姻是兩個人自己的事，只要彼此有感情，又何必講究什麼門當戶對耶？」

雖然如此，可是事實是事實，莫理老先生却仍舊相信，婚姻是必須講究「門當戶對」的，而且，現在雖然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的「原子時代」，人們在談論婚姻與物色終身伴侶之時，仍舊把「門當戶對」當做第一要件！而且莫老先生敢這麼說，不要說門戶不能當對的一對男女很難有成爲眷屬機會，就是一旦成了眷屬，那麼這樁婚姻，也未必是一樁美滿的婚姻，至少有一方面得忍受着苦不堪言的痛苦。

這是什麼原因呢？且聽莫老先生慢道來也！一個人的性情，個性，習慣，作風，風度……往往往根據先天的遺傳於後天的環境影響來決定。一個出身於富貴之家的人，自幼嬌生慣養，同時受到嚴格的教養以及所處的環境，所接觸的人物，都是既富且貴的人，其性情，個性，習慣，作風以及風度等，一定與一個出身於貧寒，自幼在垃圾堆邊長大，被人們置之一邊，不加疼惜，同時缺乏教養，所處的環境，也是貧貧窮窮，破破爛爛，骯髒髒，所接觸到的人物也是粗粗魯魯的人，相去一萬八千里之遙也！諸位如果讀過安徒生童話，一定知道有「公主的皮膚」這麼一篇童話，在「公主的皮膚」童話中，安徒生說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真正的公主結婚，他碰過許多公主但不知道究竟那一位是「真正」的公主。有一晚，來了一個經過風吹雨打的公主，樣子十分難看，她自稱是一位真公主。王子分不出是真是假，但他的母親老皇后却有辦法出真偽，於是，她走進臥室，把所有的被褥搬開，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然後在豌豆上放上二十張墊子，再加上二十張鴨絨被，讓公子去睡一夜；第二天大家問她睡得如何，那公主說：「我差不多整夜沒有闔上眼！天曉得我床上有什麼東西？我睡在一塊很硬的東西上面，弄得我全身發青發紫，真怕人！」於是，人們便斷定她是一位真公主，由這個故事中，大家也不難領悟到莫老先生所說的了情的可能性了。

試想，把兩個門戶不當不對的男女搞在一起，成了夫婦，其婚後的日子和生活，該過得多麼可怕啊！舉例子來說，一個嬌生慣養的富家小姐嫁給一個出身貧民窟的小伙子，那女的滿腔的脾氣可是那男的一輩子所能忍受的麼？我想單單那位小姐限制丈夫每夜得洗腳方可上床，得漱口刷牙消毒後方可親熱這些小事，就令那男的夠受了！更何況男家的親朋戚友使那女的難受，女家的親朋戚友的白眼與冷言語，却又令男的受不了……這一切事實都說明了門戶不當不對，難成佳偶的眞確性。

當然，也有特別例外的，譬如其中一方面能有高超的忍耐力；或者兩方面的一方，在結合之前，已試過如何過另一方的生活，同時已經習慣了，便可能成為例外者。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老從報上看到銀行家的兒女，必定與金融界巨子的兒女結婚，部長與部長成了姻親，留學生娶留學生……這些新聞，正好說明了門當戶對在今日仍舊是婚姻上的主要條件。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二日

同等資格

與「門當戶對」意義相似的一個擇偶條件便是：「同等資格」。所謂：「同等資格」，便是要求對方的「資格」與自己相同之謂也。譬如說：留學生非留學生不娶不嫁，大學生要娶要嫁大學生，男醫生想要女醫生，男律師希望妻子是個女律師，小學教員在同行中物色對象，高中畢業的男孩子，娶的是高中畢業的女孩子……，都是「同等資格」的實例也。

夫妻倆能夠「同等資格」，當然是十分的理想。蓋因為資格既相同，則學識，志趣，職業等，也便互相接近，這麼一來，便符合「志同道合」的條件了矣！於是，夫婦倆不但在事業上可以有「夫唱婦隨」或者「婦唱夫隨」樂趣與效果，就是在家庭中，日常生活上，也可以有唱隨之樂，則夫婦倆的生活，真可謂其樂融融了！同時，還有一點好處，便是夫婦倆如資格相等，一樣的有職業，便一樣的有了入息，於是，便能像「我的朋友」教員仙老弟一樣，夫婦倆同在「神聖」的教育界服務，月入盈千；而另外一個「我的朋友」教員鬼老弟可就不同了，因為他的夫人與他資格不相等，所以他能夠在神聖的教育界服務，他的夫人却不能夠，所以教員鬼老弟在他的大文章裏頭，居然公開宣稱他的夫人在家裏「吃了米」，要是他的夫人看到這篇文章（不知教員鬼夫人，可會識字麼？）的話，不傷心到痛苦流涕才怪哩！

可是，天下事也沒有絕對的！有許多（同等資格）的夫婦，不但「資格相同」，學問相同，職業相同，志趣相近，而且「站在同一個工作崗位上」，可是，他們却不若傍人所以為應該有的「唱隨之樂」，反而常常吵吵鬧鬧，爭爭吵吵，不亦樂乎！譬如「我的朋友」某君

，是個知識份子也，服務於文化界，寫過十幾本書，也是一個作家是也；其太太亦知識份子也，當年與某君畢業於同一間大學，也服務於文化界，手裏也執有生花妙筆，曾經寫過幾本小說，其中一本居然把她先生拿來當男主角，奚落一番。不論如何，兩人都是「同等資格」，可是却三天一小架，五天一大架地吵個沒有完；某君嘗對人曰：「我和她結婚十年，吵架的次數已超過五千次了矣！」最後，兩人終因「情不投，意不合」，「難諧白首」，所以互告「拜拜」，分道揚鑣去了。某君在「賽後評述」對莫理先生說：「我們會爭爭吵吵，落得個離婚下場，完全因為同等資格所致！如果我當初娶個山芭姑娘，就不致如此了矣！」

原來某君是個「作家」，「知識份子」，凡是被稱作「作家」或者「知識份子」的人，多少都有些狂妄，甚至有點神經衰弱症，所以某君有時難免自大一點，自我陶醉一番，而事實上他也擁有上萬人讀者，其中不乏把他當「偉大人物」來崇拜者，偏偏他的也是個「同等資格」的女士，知道他的「底牌」，所以不但不像讀者那麼地崇拜他，而且處處顯得不服氣，天天和他「抬槓子」。常說：「你有什麼了不起？你大學畢業，老娘還不是大學畢業？你會寫幾本臭小說，難道老娘就寫不來嗎？」於是，遂伏下「戰事」的「導火線」，以致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最後只能互道「拜拜」，分道揚鑣去也！

另外一位我的朋友，也是個所謂作家也！太太即是個目不識丁的山芭婆，不要說寫不出文章來，連丈夫寫些什麼鬼，她也不知道。但見丈夫每於伏案寫作之際，總是敲額咬筆頭，長吁短嘆，汗流夾背，知道文章不易寫也，所以不但煮雞湯給丈夫進補，而且每遇到朋友，便撓起拇指說：「我的丈夫是個作家！」現出一片欽仰佩服之情采。難怪她丈夫不但捨不得和她相罵，而且就是和朋友談及其妻，也撓起拇指來，讚曰：「我的太太真是個賢妻良母也！」

有些女人是愚蠢不堪的，而本身却又不知道其愚蠢之處，這種女人如果完全沒有「資格」尚可與其結爲夫婦；可怕的是一些女人，明明愚蠢的不像話，却不知道本身是愚蠢的，偏偏又受了十幾年教育，「資格」與閨下相等，如果閨下娶到這類女人，那就三生有幸了焉！

譬如莫理老先生的那位太太，就是這麼一個愚蠢的女人，她愚蠢到連印度尼西亞是在馬來西亞的南部或北部尚且不知道，每當莫老先生與客人大談國際時事之際，她也來插咀，大談國際局勢，真是氣煞人也！幸虧她唸不了幾年「手拍手」，宗全沒有「資格」，所以她一開口，莫老先生雙目一瞪，喝道：「你連印度尼西亞在什麼地方也不知道，也配談國際大事乎？」她必定立刻三緘其口，轉身到廚房去也！設若莫老太太與莫老先生「同等資格」的話，則結婚至今三十年，豈非吵架一萬五千次矣？或者早在二十年前與她道了「拜拜」，分道揚鑣了矣！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四日

奇貨可居

假如把物色對象當作結婚的第一道「大關」，那麼第二道「大關」該是：談論婚姻這一關了。在談論婚姻這一道難關上，往往不在那位待嫁的小姐上，而是在泰山大人這一方面。當然，有時也有特殊的情形，譬如泰山大人太過短命，活不到女兒長大到待嫁的年齡來作一作「主婚人」，那麼只好改由泰水大人全權代理；或者因為那位小姐家中，一向是講究「女權主上」的，（假如閣下的岳家有這種傳統的美德，那麼莫理老先生可就要為閣下捏一把冷汗了，原因是未來的尊夫人，很可能有這麼美德的遺傳也！）泰山大人向來無權論政，一切大小事務，全部由泰水大人掌握，則這個「難關」可就「難」在泰水大人身上了。

天下有許許多多「關心」子女婚姻前途的父母，而且不見得個個能像莫理老先生那麼「開通明理」，假如閣下所物色的那位佳人，是出身在這麼一個家庭中，有着這麼一個「關心」她的婚姻前途的父母，那麼閣下本身的婚姻前途，可就相當難搞了！

譬如說，莫理老先生有一位姪子小牛，剛從「吃飯」學院（「吃飯學院」的正名好像該是「師範學院」吧？）畢業出來，領得乙張「吃飯」文憑，於是便在神聖的教育界裏「吃」起教育「飯」來了，因為神聖的教育界薪酬的計算法是根據資格加上教學經驗（所謂經驗，也即是「吃」了多少年教育「飯」，「吃」越久越好，蓋薪水越多也），小牛侄是個剛剛「吃」第一年「飯」的年輕教師，雖熱血奔騰，滿懷理想，想做個優秀師表，可是其月薪也，不過是二百四十六元一角七分（不知道教育局是用什麼計算機算出這麼一個「標準」的數字來，正如一般報館計算稿費一定是若干百若干元之後面還來個幾角幾分那般的準確。

「扣去公積金，再扣所得稅，再扣上學來回車資，大約實領二百零幾元幾角幾分罷（請恕莫老先生年老頭腦不濟，不能像計算機算得那麼準確）。當然，在這個時候，二百零幾元幾角一個月收入，的確是十分之低，當然更不會被普通「獨具慧眼」的人看在眼里，偏偏我這位小牛侄，愛上了一位有教養的小姐也。所謂有教養的小姐，乃因為其父親大人「吃」的是教育「飯」，其母親大人，「吃」的也是教育「飯」，這位小牛侄的意中人「吃」的又是教育「飯」也，可知「家學淵源」，必定是個「有教養」的小姐也。本來，像這樣的對象找來不易，誠可以成爲佳偶也。只可惜要是小牛侄的未來「泰山」和「泰水」大人，是個拿膠刀「拜樹頭」的工人就好了，原因是「吃」教育「飯」的人，在割膠工人心目中還相當的「高尚」也，同時膠工心地善良，忠厚，當不致於嫌那每月二百另幾元的月薪太少也，則小牛的婚姻易成也。可是事實上小牛的「未來」泰山和泰水皆爲吃教育「飯」的同路人，教書先生「高尚」到什麼地步，「清高到什麼地步」，通盤了解清楚，「泰山」和「泰水」因教學經歷（年資）長久，所以一個月入四百八十八元，一個月入三百八十幾元，小牛侄那二百另幾元一個月的月薪，相形見拙，顯得可憐兮兮也！

所以，在過去，小牛侄剛剛和有教養的小姐來往的時候，每次到女家去恭候意中人一同外出之際，「未來」的泰水大人，必以關口檢查員的眼光在他身上搜視，然後「查其三代」焉，問起他的父親爲誰，做那一行，有無恆產，需否家庭負擔……問清小牛是個窮措大後，遂對小牛「另眼相待」焉。所謂另眼相待，即是用白眼視之，用鼻孔氣招呼之。據說尙且反對其千金與小牛「來往」，無奈其千金乃是個「戀愛至上」的信徒，獨具慧眼，立志非小牛哥不嫁，所以最近小牛與她戀愛已經大功告成，遂前往未來泰山大人家中，論起婚娶之事來也。閣下試試猜看，這一對「吃」教育飯的好父母，會開出一張如何的「清單」來？

相信這是很出乎閣下意料之外，原來這對關心子女的父母，開出的條件是：聘金叻幣貳千大元。不折不扣要百份之一百實收；嫁粧另外自備（男家自備），外加禮餅，西餅，金飾……以及男家迎娶之時必須有「紅毛鑼鼓」吹吹打打，出動十輛汽車（因一來女家親友多，送嫁的「姊妹團」人多也；二來可以顯顯威風，爲女爭光也），另外男家尚需設宴鋪張……。單這一張「清單」，已夠我們的小牛發昏第十五章了；更何況在婚後的十年內，其女兒每月需「孝敬」一百大元。這聘金貳千元以及每月「孝敬」一百大元，在女家說來，也是合理的事，蓋因爲他們把千金養大了，要費盡千辛萬苦；（其實養子育女，誰人不是千辛萬苦的？）何況其千金還受過高等教育，現在能吃教育飯，每月有固定入息，所以這種條件，乃是合情合理！

當小牛侄哭喪着臉向莫老先生投訴時，莫老先生連忙問他倆年齡可已超過二十一？對曰：「剛好滿了廿矣。莫老先生遂叫小牛把耳朵湊到咀邊來說：『要對付這種老頑固，唯有如此這般也！』」小牛聽罷大喜過望，千謝萬謝而去。至於有情人是否終成眷屬？則有待下回分解也！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七日

寅吃卯糧

「寅吃卯糧」是正常經濟的致命傷。因為所謂「寅吃卯糧」，就是金錢透支，換句話說，也即是把未到手的糧銀花掉，這個月先吃掉下個月的糧銀也。假如閣下希望經濟情況保持正常的話，那麼「寅吃卯糧」之舉千萬使不得也。要是閣下一旦有了「寅吃卯糧」的弊病，那麼經濟是很難加以調整，很難恢復正常的。莫理老先生就是一個不善理財（而其實也是無財可理也）的糊塗老頭子，既沒有多少錢可花用，又不善於搞經濟預算，所以這一大半輩子，月月「寅吃卯糧」，經濟情況一輩子也無法調整，無法恢復正常。所以上述勸告閣下「寅吃卯糧」之舉千萬使不得」一句，的確確是出自肺腑之言，但願閣下千萬勿等閒視之。

莫理老先生在這裏並無意和諸位多談經濟預算及正常經濟，上面的「善言相勸」不過行筆時有感而發。蓋原來莫理老先生在此文中，要和諸位談的，是婚姻上的「寅吃卯糧」以及結婚時的「經濟預算」；前者也即所謂「感情透支」，而後者指的則是結婚時在經濟上千萬要「腳踏實地」，勿在金錢上透支；而「感情透支」也罷，「金錢透支」也罷，都是把未到的先花用掉，故名之「寅吃卯糧」，料也不致於不適宜吧！

莫老先生之所以會在「奇貨可居」和「蝕本無意」兩個話題之後緊接下來談「寅吃卯糧」，其主要原因也，是因為在上面兩個話題中，莫老先生似有鼓勵年輕的有情人們作「感情」上的「透支」，如果不及時來談「寅吃卯糧」這個問題，要是許多達報的年輕小伙子看了之後，不明真象而競相為之，則莫理老先生的罪莫大焉！那時豈非要叫「罪過」不已嗎？事實上，莫老先生並不贊成有情人們作感情上的透支，因為「感情」上「透支」其危害之大，

並不在金錢透支之下！

目前在此時此地的年輕小伙們，似乎把「感情透支」不當作一回事。所以他們在屬於只可談情說愛的時間內，常常作出超過談情說愛的範圍，結果闖下禍事來，只好「奉了兒子大人的命令」而草草結婚了事，這是一件很不正常，也很不應該的事！

也許有的人會反問莫老先生說：反正兩個人遲早都要結爲夫婦，那麼爲什麼不可以早些時候造成既成的事實呢？在這裏，莫老先生要奉告諸位年輕而過於熱情的小伙們，千萬不要這樣想，因爲這麼想是不對的！試想，時機未成熟，而要先行「開張」，則不免在偷偷摸摸的情況下爲之，「既是偷偷摸摸的情況下爲之」，又那能達到美妙的境界呢？再說，偷吃禁果之後是會有一些後果，必須要負的。想逃避這種「後果」，勢必違反正常，或是提心弔膽，試想，只爲了一剎那的快樂而招致後來的提心弔膽，悶悶不樂，則又何苦呢？一旦那不可避免的後果發生了，那麼怎麼辦呢？如果用不正當的手段對待的話，則可能獲得個悽慘的下場，導致悲劇的發生，甚至還冤枉地把生命送掉；如果爲了彌補錯誤，則勢必提早結婚，在時機未成熟的情況下草草結婚，當然不能達到圓滿；而在新婚燕爾的時期內，心中已佈滿陰影，新婚不及五七個月，「愛情結晶品」又告蒞臨了矣，再下去，老二老三可能逐年蒞臨，三五年後夫婦倆爲了生活疲於奔命，則婚姻上的美滿豈不是被破壞了嗎？因此，莫老先生在這裏，不更要「苦口婆心」地奉勸諸位，千萬要理智清醒，勿作感情上的透支者！要是有些「包頂頸」之流的仁兄仁弟把老先生的勸告當作耳邊風，等閒視之，那麼三五年後包他後悔當初不聽信老先生的勸告，如不後悔，老先生願意輸他一毛錢！與其到了那時後悔已晚，不如早點相信的好！所謂「不聽老人言，吃虧在眼前」信哉斯言！

又有一些傻小子，爲了「虛榮」作祟，爲了一個體面的「擺場」，所以在結婚時標會啦

！付高利息去貸款啦……想盡辦法，費盡心機，弄了一筆錢，負了一身錢債而達到一個體面的結婚場面。這種人真是世界上最愚蠢不過的傻小子！原因也很簡單，因後結婚之後天天爲應付錢債而搞得頭焦額爛，又那裏會有結婚的樂趣可言呢？更何況地當熱帶，人類與牲畜的繁殖力都很強，結婚後一年不到而「喜獲麟兒」者比比皆是，而三年抱二，甚至二年抱三（其中有一胎爲雙胞胎者）的也不爲稀奇，那時真是「舊債未清，新債又來」，閣下豈非要爲了「擺場」的婚姻而乖乖做牛做馬一輩子乎？仔細思之，智者當能體會到莫老先生的一片苦心而相信老先生的至理名「勸」。至於，有人不能置信，則其人必非智者，莫老先生也只能嘆一句「儒子不可教也」，如是而已！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

蝕本生意

莫理老先生在「奇貨可居」中曾說：有些太過關心子女的婚姻前途的父母，特別是家中有女初長成的「標準父母」，往往會把個千金當作「奇貨可居」；於是，對未來的女婿就提出了百般條件，想做成一筆「合算」的「生意」也。

莫理老先生還特別指出了他的侄子小牛先生的遭遇來作為例子，說小牛先生愛上了一位出身於有良好環境的家庭中，其父母及她本身，都是在神聖的教育界內「吃」教育「飯」的教書先生。無奈未來的泰山和泰水太過「關心」女兒的婚事，所以當小牛先生的戀愛達到「水到渠成」的地步，便向他們議論起婚姻來了，孰知未來的泰山泰水一聽之下，遂大開「獅子口」，列了一張堂堂數十項的「清單」，詳列聘金二千大洋，另外加上金飾，禮餅，結婚時男家要派出迎車隊共達十輛汽車，外加「紅毛鑼鼓」，還要擺酒席宴客……直嚇得小牛先生口呆目瞪，慌慌忙忙跑來求教於莫理老先生。好個博學多聞的莫老先生聽完小牛的「前因後果」之後，遂叫小牛把尊耳附到莫老先生的嘴邊來，說：「對付這種頑固的父母，只消如此這般便得！」小牛聽聽，大喜過望，千謝萬謝之後乃去。莫老先生在文末按語說：至於有情人是否終成眷屬，尚待下回分曉也！

於是，有一些性急的先生，便在巴望着下一期的達報能早一些出版，以便看見莫老先生對小牛口授機密，究竟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葯！到底小牛這一對「苦命鴛鴦」有沒有衝破「封建」的圍圍而終成眷屬呢？可是，對不起，莫老先生在這裏要向諸位道聲：「告罪！」因為究竟莫老先生口授機密中的「機密」，實在暫時不能公開出來也，蓋因為既屬「機密」，

則應該有「保密」的必要，如果公開出來，「天機」洩露了，則小牛不一定能夠成功；何況小牛的未來泰山泰水說不定也是達報的忠實讀者，或者讀者中有與這兩位關心少女婚姻前途的「大人」有特殊關係，走而告之，則兩位大人勢必「提高警惕」，「加緊防衛」，則莫老先生的「錦囊妙計」不能得逞事小，小牛先生的婚姻成了泡影則事大也！「君子成人之美」，各位必定願意作個「君子」，而不苦苦相迫，要莫老先生把天機洩露的！

不過，天下關心子女婚姻前途的父母却不祇是小牛的未來泰山泰水這一對而已，而是另外尚有成千上萬對；在這以前，他們也曾經因「奇貨可居」而吃盡苦頭，做了「蝕本生意」的許多實例。現在，就讓莫老先生隨手拈來，向諸位報導一下，以償付諸位久待之失吧！

某夫婦，開雜貨店爲業，有子女數人。其雜貨店表面上堂堂皇皇，門庭若市，貨如輪轉，可是實際上却屬於廣府人所說的「好睇唔好食」那一類。可是，他們却老以爲自己是有錢佬，一向用斜眼看人，特別是那些窮措大，更要受盡他們的白眼。這對夫婦有千金數人，長次千金皆已過了標梅之齡，略有姿色，執教於某華文小學。本來，論其長次兩千金之外貌，才學，人品，皆屬及格之列，可是，兩妹年齡皆已過標梅，爲何仍舊未托終身耶？究其原因，原來是因爲其父母太過關心她們的婚事所致。原來在早幾年，當二千金方是青春年華之際，有表示愛慕之年輕小伙子在其門下跑動焉，不是借故來坐談，便是前來邀約走街看戲者。可是，他們都碰了釘子。原來每當一名男子前來時，其母必出來「招待」焉，與之談話焉，查其三代焉，問其收入，職業，地位焉，如是者無恆產之流，必擋之於客廳上，不讓其女兒出見焉。如是者數年，愛慕者日少，所以其二位千金雖年過標梅，仍無人敢來問津焉。

但是，最近二位千金忽然喜訊傳出焉。莫老太太得其好友長舌婆三姑與牙擦婆四嫂等人告密，老太又走告莫老先生，方才知道原來其長千金終究過不了那寂寞歲月，因此不顧父母

之阻擋，自己愛上了一位同事，年紀還要比她小三五歲，不過那男的倒也不以她年長而嫌棄，蓋大小姐不但以身相委，而且還有一大筆「私房錢」相貼也——依小姐「吃」了十幾年教育「飯」，「私房錢」也有好一大筆也。莫老先生行筆至此，也不禁暗自埋怨，如果能遲出世三四十年，則有望矣！

至於二小姐，大約是因爲大小姐已有喜訊傳出，也不肯落「姐」之後，愛上一位窮書記焉，聞入尚比不上她教書所得的一半，而且她比大小姐更「勇敢」，索性先把一切「獻」給個情郎，如今她已珠胎暗結，其父母又如何敢反對她的婚事焉？據莫老太太的至交長舌婆三姑告之曰：某夫婦爲了替女兒「遮羞」，聞將安排其二女婿在店中當書記，以免爲人恥笑，（蓋其二女婿在某處當書記，入息甚微也）。

這也就是太過關心子女婚事的父母親所招惹來的結局也！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

勞燕分飛

在「愛情何物」一文中，莫理老先生說：有許多年輕小伙子因為學時髦，十五六歲就大談其「戀愛經」；到了半中途，突然殺出了一個「老頑固」來（此「老頑固」非他人也，百分之九十九點九是其父母親大人也），既是「老頑固」，當然不獨思想「封建」，而且有一副殘酷無情的鐵石心腸和凶煞神貌；對小伙子倆的「羅曼斯」大表反對，來一幕「棒打鴛鴦」的活劇。這對鴛鴦在被「打」之餘，想到既然「生不能同枕」，則不如「死而同衾」；於是遂雙雙相偕往別埠旅邸中開其房間，盡情歡樂一報之後，「毅然」地仰藥自盡，以身「殉情」！莫老先生來一個「設若」這對「殉情」者一旦到了閻皇殿前，閻羅皇先生照例來個「例常審訊」要是問及：「愛情何物也？」問題時，這對「苦命鴛鴦」可能會為之面面相覷，而回答不出話來！

這一次，莫老先生又再來一個「設若」了。設若這些年輕的情侶們，在其「戀愛大道」上並沒有遇到「老頑固」的阻梗（蓋天下父母，並非皆為「老頑固」者，也有不少「通情達理」者，對子女的戀愛不論是「戀愛」或「亂愛」，皆不聞不問也！）那麼，他們將會有如何的遭遇呢？

讓我們再把那些正在「戀愛」中的小伙子拉到面前來看一看吧！在此時此地，因為地當赤道邊緣，加以常常鬧旱災，所以氣候特別炎熱。於是，我們的小伙子十三四歲而春心大動者並不乏人，十五六歲就談戀愛的，則多到全馬的垃圾車載也載不完！這些「少男少女」，年紀只不過十五六歲，有者還在唸書，每個月要伸手向老父要錢活命；也有的剛剛踏進社會

，一個月賺他幾十塊錢，連自己也差點養不活；可是他們都在鬧戀愛了。

爲什麼他們要鬧戀愛呢？莫理老先生不是心理學家，也非社會學家，從來沒有搞過「個案研究」那一套，所以不能肯定地整理出一份「莫理先生報告書」來。可是莫老先生也是個「戀愛場上」的過來人，將心換心，不難揣測出三兩點重要因素來，那不外是：

一、生理上的需要；二、對異性的好奇心；三、爲了滿足「人有我有」的虛榮心。大概年輕的小伙子之急急想搞戀愛，大拍其拖，不外是因爲這三兩點因素在作祟也，而其中尤以第一及第二爲甚，露骨一點來說，該是因爲「情慾」的作祟。

這些年輕小伙子就因爲上述原因而急於有對象，一嘗戀愛滋味了。加上他們平日看的電影和言情小說，都把戀愛描寫得至情至聖，於是更難怪他們對「戀愛」皆趨之若鶩了。

他們之間是因爲什麼而會發生了情愫呢？很簡單，他們全靠「幻想」力來判斷與決定愛情的。因爲這些年輕小伙子，平素耳濡目染，對愛情已有迫切的渴望了，於是，他們心目中，一定有一個「多情王子」或「公主」的幻影，一旦碰上了一個男的，或是一個女的，他（她）們即刻將幻影安放在他或她身上，只要是幾個笑靨，幾封情書，幾次約會，於是，他們便覺得置身「愛河」之中，嘗到了甜蜜如飴的愛情滋味了！

於是，在他們的心目中，他和她是在戀愛了；在旁人眼中，他和她是一對如假包換的情侶了。只是，如果他們沒有受到阻梗，也就用不着「殉情」，這樣的一年兩年過去了，他們的年紀漸漸大了，閱歷與見識也漸漸增廣了。他們將會有怎麼的結果？

哪，當一個人在石灰質越來越多的時候，他就越注重「現實」而不在「幻想」了。這個時候的那一對情侶，他們對「現實」的需要也越來越迫切了。他們便曉得把對方的條件和本身的條件放到天枰上去稱一稱。這時，只要那男的在女的心目中已不再是個「多情王子」，

而女的在男的心目中也不再是個「公主」了。試想，會有什麼後果？

後果也很簡單：有的會雙方互相發現對方不合理想而互道「拜拜」，分道揚鑣去了；有的則是男的被被另一個「公主」吸引住了，而將以前的「公主」一脚踢開；也有的雖然女的在男的看來仍是個「公主」，可是他本身却被「公主」看成「呆頭鵝」。這時，只要有一個英俊瀟灑，月入近千，出入有汽車代步的「王子」跑近，「公主」不捨「呆頭鵝」而去者，又有幾許呢？

所以「殉情」的大情人們，只要在上世歟三五年，還用得着雙雙跑去自殺，以身殉情嗎？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四日

行情看落

有不少的尖頭鰻和累得死（紳士和淑女們之洋稱呼是也），當他們正當青春盛極的時候，他或她都會對「我理想中的終身伴侶」問題而跨下海口。男的說：「我理想中的妻子，一定要是個內在美和外在美兼備的小姐，她應該是個交際場中的貴婦，廚房裏的好廚師，孩子們的賢母，我自己的好太太！」女的也說：「我不嫁人則已，如果要嫁人的話，那麼我理想中的他應該是這樣的一個人：外表應該不比洛哈遜差，學問也不能輸給乜乜博士，而且要有地位，要會賺錢，有洋房，有汽車，還有——還有要對我專心一志，不再對第二個女人有非份的念頭！」

話既然說了出去，當然是要算數的；於是，自那一天（說話的那一天）開始，男的便在茫茫的人海中尋覓他那理想中的「她」；而女的也在茫茫的人海中尋覓她那理想中的「他」。

讓我們先來看那位尖頭鰻先生在尋覓他那理想中的她的經歷和結局罷！我們的尖頭鰻先生，是個人長得英俊又有風度，夠瀟灑的人，當然也是個社交場中的能手，所以在往後的許多年中，他結識了不少的女性朋友，這些女性朋友中也不乏有把他當作理想對象來看待，故意挨近了他，暗地裏表示愛慕之意的。其中比較能使我們的尖頭鰻先生表示好感而在腦海裏留下印象的計有下列四位：阿英姑娘，阿紅姑娘，密絲露茜和密絲艾琳是也。可是尖頭鰻先生却認為阿英姑娘和阿紅姑娘的三圍的確夠理想，臉貌和膚色也不壞，可惜卻沒有受過幾年教育，談說話來土裏土氣，一旦成了伴侶，不但夫婦「話不投機」，而且就是帶將出來，也

也可能會出盡洋象，丟了自己的臉，至於蜜絲露茜和蜜絲艾琳兩位小姐雖然受過九號英文的「高等」教育，外表也夠標準，足足可以打上七十分（請注意：我們的尖頭鰻先生眼界過高，能打下七十分的女孩子，在莫老先生與閣下看來，必定是個九十九分點九的美女無疑也！）就可惜蜜絲露茜脾氣太壞，而蜜絲艾琳却膚色略嫌黑些，而且也有太過「大方」之嫌……尖頭鰻心想：『怕什麼，十步之內，必有芳草！這幾朵小花，捨棄了也不是惜，前頭有更大大更美的花！』於是遂拔慧劍而將心中她抽出的情絲斬斷頭也不同地向前邁進，找他那「更大更美」的花朵去了也。可是，不幸地，五年七年過去了焉，第十年第十二年也過去了焉，足足找了十三年，尖頭鰻先生的頭髮已開始有白的點綴了焉，眼看着友輩之中，張三早已有了一三五個孩子，老四的大兒子也早在小學畢業了矣，於是，才惋惜當年把阿紅，阿英，露茜，艾琳幾位很容易到手的小姐捨棄了是平生最大的錯誤，可惜這時的那四位小姐，早就把手鉤在別人的手臂上了，徒嘆奈何而已！不久，尖頭鰻先生遂有喜訊傳出了焉。結婚那天，親朋戚友莫不以一賭他那「理想中的太太」為快。在「新郎新娘向來賓敬酒」的那一刻，新娘出現了焉，一看：原來這個粗手粗腳，人們一看便聯想起十三年前尖頭鰻老愛稱別人太太為「黑油桶」的那一個「可愛」的綽號來了。這時，在場的人們，心中都會笑着說：「曄！原來這就是他花了十三年工夫而找來的理想太太嗎？」

聽完了尖頭鰻先生尋覓「理想中的太太」的經歷和結局，該輪到累得死小姐的經歷和結局了。累得死小姐一向就有不少男孩子拜候在其「百褶裙」下，自告奮勇，願作其護花使者，其中張三先生，李四先生，密士特約翰和密士特亨利四人，是追求得最落力，在累得死小姐腦海裏較有印象的。可惜的是：張三先生雖然是個園坵頭家子，但是外貌平庸，而且繼承了乃父的孤寒優異遺傳，累得死小姐只把他列在「備取」的行列中：李四先生是個才學出衆

而且外表英俊瀟灑的人，可惜却出身貧寒，連升大學的學費還得向同鄉會申請獎學金；密士特約翰的外表雖然英俊，手頭也有幾個錢，但其學問却僅止於唱貓王歌和唸好萊塢明星的大名，如是而已；密士特亨利不但英俊，有風度，而且會開跑車，會跳推死和「布爹多」，曾經是「推死」舞比賽的冠軍，可惜私生活却不大檢點，過從甚密的女友至少有五打以上，雖然目前生活窮追累得死小姐，但累得死小姐却認為這種人不能托其終身也，所以上述四人全被編入「後備隊」，累得死小姐仍因勇往直前，物色她的「正規軍」去也！可惜的是年復一年，五七年過去了，第十年第十二年也過去了焉，到了第十三年頭，累得死小姐自己照了照鏡子，兩鬢已斑白了焉，眼角起了魚尾紋了焉，身體上某些部份的肌肉收縮了焉，某些部份又告豐滿了焉；環顧朋輩，阿芳早就作了一打子女的母親，阿鑾的長子也在初中一年級肄業了焉……。於是，便只得「懸崖勒馬」，喜訊傳出了焉！婚後與郎君拍拖過街，衆親朋戚友莫不引頸以待，一看個如意郎君，原來是個禿頭凸肚的四十幾歲的商人先生焉，一問，原來累得死小姐尚且是作其續弦而已！衆人皆嘩然，謂：「這就是她找了三十年的理想中的他麼？」

莫老先生曰：行情看落耳，不足爲怪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廿八日

繁文縟節

結婚是人生大事，而且以一般的情形來說，在人生的過程，也「僅此一遭，別無第二回」，也惟其如此，所以世界上許多民族，對結婚不但鄭重其事，而且大多數有許多繁文縟節，大家都樂得在結婚的當兒大事鋪張一場，熱鬧熱鬧，既可增加體面，也可以讓日後有一些美麗的回憶。

而最鄭重其事，有着許多繁文縟節的，莫過於華人的婚俗了。在舊時代的中國，一場結婚，是必須經過「三書六禮」方克「大功告成」的。以今日的馬來西亞的華族習俗來說，其手續雖然簡便了許多，可是還是有着好幾套花樣的。

當閣下有了對象，戀愛經告成功，達到談論婚姻的當兒，於是便要向未來的泰山、泰水兩位大人去商議婚事，和「醜媳婦終究得見翁姑」的情形相同，「醜女婿」終究須見未來的泰山泰水的。假如泰山與泰水像莫老先生那般地開通明理的話，則事情遂易成矣。不幸地有許多關心子女婚姻的父母，却往往認為女兒是「奇貨可居」，則個未來女婿遂感頭大了矣。詳細情形已見於「奇貨可居」一文，此處不贅也。不過除了一些「關心女兒婚事」的父母之外，普通的父母，都會大方地說：「嫁女兒又不是做買賣，聘金一事我開口不得，還是由你們高興送來，送多少則嫁粧也就是多少，彼此不加嫌棄也！」

不過話雖如此，閣下送聘金時，也總不能來個十元八元了事，凡事都該有個分寸。以一般的情形來說，最少也得送個二百四十大元，這個「價錢」，可說是「最低價格」，四百或六百，仍有嫌少之處，八百或一千，則差不多了也！因此，在今天，最普通的聘金，大多數是千兒八百的。雖然說送去的聘金，大半的岳家是分文不收，不折不扣（甚至還要貼下老本

，賠了老錢的）地照買嫁粧帶到女婿家去。可是此時此刻，行情畢竟不好，千兒八百究竟爲數非少，因此，單就聘禮一項，也就叫一般王老五大感頭痛了矣！

可是，結一場婚，可不單單聘金一項可成也！除了聘金以外，訂婚事要金飾信物焉，要送糖送餅焉，這些都需男方自備者也，到了結婚前幾天，女家要給親朋戚友作「最後一次通牒」（其作用乃在通知親朋戚友說：「我女兒就要出嫁了矣，閣下的「人情」可以送來了也！」），又需要糖餅了焉，此回還要全豬或半豬（當然包括豬頭和豬尾，蓋取意於「有頭有尾」也。）仍是「男方自備」之物。

既要結婚，則老屋子必須修葺粉刷一番，使之有一番新的氣象也；客廳上不能不換過一套新式而美觀的茶几，餐廳裏要一副「富美加」新式餐桌，舊式收音機也應該打入冷宮，換過一副全新的電唱收音機或電視機焉；新房中大床膠墊更是不能免掉，蓋人生有百分之幾千時光乃在床上渡過，更何況新婚期間，床的用場更大也；太太要打扮，非有一副新型合用的梳粧台不可，此外尙要有大衣櫥一架，不然那麼多的新嫁衣將置何處？大大小小，一概需備。閣下的心算料必比莫老先生爲佳，何妨代爲一算，當可知這一筆賬，算將出來，也要個鉅大的數目也。

結婚既是人生大事，當然免不了要排場一番；大喜之日，又非出動汽車十輛，紅毛鑼鼓一班不夠壯觀；女家送嫁而來的姐妹團，阿姨團，小舅子……每人紅包一枚照送，光是這筆車油，車夫紅包，紅毛鑼鼓，加上姐妹團，阿姨團，小舅子的紅包，林林總總，也是一筆不小之數目也。何況不擺上幾十桌酒席，更不足顯得壯觀，每桌以五六十元計，外加三粒星酒，烏白啤酒，汽水，「政府」烟，（喜宴上的香烟倒是「任抽不黷」的，故有人名之「政府煙」也），勞駕閣下費神再算一算，又是一個令人咋舌的數目了！

新婚期間，是一段大好的時光，馬來亞風光名勝不少，金馬崙高原，波德申海濱，福隆港，太平山，皆是遊覽勝地，何妨陪同新夫人前往度度蜜月。則車資，住宿費，膳食及零用，又在需要孔方兄也！

因此，一般受薪階級之王老五，看了莫老先生這一張清單之後，莫不咋舌驚嘆曰：「結婚之事難矣哉！於是，有人則因而生畏，不敢談結婚；也有人向老虎借膽子，東借西湊，借得一筆大數目款子而成其美好姻緣，贏得個體面的場面焉；可是欠了一身債，無異於鎖上枷桎，自此做牛做馬，皆因結婚而致！莫理老先生曰：這又何苦來哉！」

若是有一位窮措大想娶莫家千金，走訪莫老先生，談商娶嫁之事焉。莫老先生必問他：可有穩定之職業乎？可已儲蓄有一筆相當之款（至少當有三兩千元焉）乎？可愛莫家千金乎？莫家千金可也願意以身相委乎？如果答案皆為肯定者，莫老先生當領首曰：「O.K. 事可成矣！君可擇定吉日良辰，租好房間，備妥日常必需品，前來携吾女到婚姻註冊局去焉。其他一切繁文縟節，可免則免焉！」

莫老先生上面這一段，純為一種主張而發，無意為莫家千金招募女婿，敬請各位不必費心！莫府雖有千金數名，但除了又肥又痴，整日作明星夢之幼女粉珠小姐外，皆已做了數子之母矣！

一九六五年四月一日

一線之差

那是一個月前的事了。一天，莫老先生忽然辱蒙經理先生的「寵召」（按：並非「蒙主寵召」，希亮察爲幸！）莫理老先生以爲必定是賬目算錯，害得老板先生虧了一筆不大不小的款子，故而要召見莫老先生去幹罵一頓，於是，遂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入經理室。孰知只見經理臉上堆滿了慈母的笑容，一反往日的晚娘臉；但素有豐富處世經驗的莫老先生那敢相信這是經理先生的真面目，心想莫非是「笑裏藏刀」，所以暗自提高警惕，誰知經理先生早上準是被其老婆大人吻了臉頰，居然示意老先生挨在他身傍邊坐下，老先生戰戰兢兢依言坐下。經理先生遂從文件夾中翻出一張黃紙來，老先生用眼角偷偷一瞥，原來是大前年莫老先生爲了申請每年爲期一十四天例假而寫的申請書。莫老失去這種「權利」已有三年的悠久歷史了，經理先生此刻「翻案」而出，心想莫非是要給莫老一個永久的假期，害得莫老當時像中了瘧疾般地週身發抖。經理先生臉上又復堆滿慈母般微笑說：「莫老先生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份曾來信申請十四天的每年例假，因爲本公司這幾年來生意太忙，故未批准；近來生意已上軌道，而且人手也較充足（莫老先生聽到這裏牙關居然大打起來，週身發抖有如身穿肚兜的亂童一般），所以我特此批准了你的申請，從本日起到後個星期六止，給你十四天的假期！」老先生聽到這裏，簡直懷疑一切是在夢中，不過全身的顫抖立刻停止，體溫也告恢復正常。這時，經理先生站了起來，緊握莫老右手，說聲洋語道：「蝦米吼里禮！（快樂假期）」老先生才如大夢初醒，千謝萬謝而走出經理室。

猶記得一九六三年申請假期，原爲籌備三女出嫁事宜，現在三女不但已嫁，而且早已爲

莫老先生生了兩個外孫了矣，現在才批准十四天假期，又有何屁用耶？但是一年到頭，像老牛牠破車般地忙碌得半死，能有十四天假期，也好在家中養養精神，至少十四天不必向大人先生們折腰，也可以省掉三五瓶「黑鬼油」矣。思想至此，不禁心中大爲愉快也。假期開始第二天，走訪發達之老友記亞狗仁弟。亞狗仁弟起初還道莫老被「色」，要重當「量地官」，又至聞知莫老喜獲十四天假期，連忙向莫老道賀，差些就要爲莫老在日報上登刊祝賀廣告；旋即告以莫老一個喜訊，就是亞狗仁弟擬在近日間前赴我國避暑勝地金馬崙高原渡其「蝦米吼里禮」。因聞莫老賦閒，特邀莫老同往，莫老聽聞之下，豈不大喜過望也。過了幾天，莫老遂陪同亞狗仁弟和幾個侄子女（亞狗仁弟之千金公子是也）同登金馬崙高原也。

莫老最近一次登上金馬崙高原，係在一九五六年前後。那年我國處在「黑暗時代」，金馬崙一帶屬在「黑區」，登山時一路「檢查站」遍佈，莫老隨身攜帶萬金油一罐，頭痛粉一包，惟恐被搜到因有接濟匪徒之嫌而「沙拉」被拉去坐「加固間」，所以一路上戰戰兢兢，嚇得連屁也不敢放，及至登上金馬崙，遊興已告大減也。者番我國乃太平盛世，不但登山時一路順利，而且山路也告平坦易行，坐了大半天的車，莫老的腰部居然不感疼痛，可見一班是也。及至登上丹那拉打，一見該地興建新型旅店數十間，且有高至四五層之摩登旅店，遠山近丘上，又有紅牆綠瓦別墅數十間，點綴在那綠色之中，越發美觀。莫老一見，心中大爲欣慰，免不了要讚他幾句，而且手舞足蹈，連亞狗仁弟心中必定也在暗笑莫老是個十足「山芭佬」也。

在金馬崙的第二天下日，一行人遊興勃勃，四處遊覽觀賞，樂在其中。後來，幾個侄兒們看見遠山山腰上有三四間高脚茅屋，以爲是什麼人另成一格的吃風樓，故嚷着要去參觀。問過旅店掌櫃的，才知道那是沙蓋人的「別墅」也。小孩子們一聽有山番，更想以「文明人

「身份前往參觀。亞狗仁弟問過掌櫃，知道只要馬鈴薯十斤，利便煙數包，即可「覷見」沙蓋酋長，參觀一下沙蓋別墅，故購備「禮物」，一行人浩浩蕩蕩前往也。」

及至「沙蓋」村前，只見沙蓋婆數名，沙蓋童數名，看見有客不遠「百哩」而來，作出不亦樂乎之狀，尤其是沙蓋童子，連連招手，口呼「達達」不已。導遊之旅店小童帶我們進入村內，見有一滿臉怒容之領袖，遂奉上禮物，該人立刻「易容」，即以笑臉相迎，又有數名漢子怒目而走近我們，亞狗仁弟連忙各人奉送利便煙數枝，有如推銷香煙嚆頭之推銷員，一時沙蓋族的男女老少，皆趨前而來，各人獲得三兩枝利便煙，面有喜色，抽之噴之，不亦樂乎。侄子們見主人們皆面現笑容，故嚷着要拍下玉照留念；誰知沙蓋先生、太太和小姐們一見相機，面上笑容又告消失，代之以怒容，一人若其領袖者又趨前，向導遊者以半通之馬來語「談判」。導遊者再告，彼等索取「賞金」，始能讓客人拍照也；亞狗兄掏出藍老虎兩張予人，各人又告笑容綻開，各自作狀，任拍唔颺也！

歸途上，導遊者頻頻以「文明人」身份譏諷嘲笑沙蓋人「野蠻」，不懂穿衣，半裸其身而不知羞恥何物；爲人貪婪，貪小利，如非予人禮品金錢，即刻翻臉云云。亞狗弟弟的幾位千金少爺皆表同意，唯有莫老先生心中頗不苟同。蓋莫老暗忖，若謂沙蓋不穿上衣或僅以破布蔽體，乃係不知羞恥，則吾人以文明人之尊，尚且以一穿無上裝或無下裝爲光榮之事，豈是知道羞恥何物者乎？若謂沙蓋人貪婪，貪小利，無禮品進貢或施予小利則面臭臭然，惟見禮見錢則面有喜色，乃係「野蠻」，「低賤」，則吾等「文明人」，「上流人」之流，也罕有不見禮品而能面有喜色者；大部份文明人，又豈非見禮見錢始能笑臉迎人乎？文明與野蠻，豈非有一線之差乎？

何損之有

爲馬來亞化華語電影事業鋪路工作而努力的易水先生，最近主持了一家綜藝影業有限公司，這家公司真可以說不但是異軍突起，而且還有些令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短短的幾天當中，就爲馬來亞的觀眾提供了兩項娛樂，真是令人大有「眼福不淺」之感。

在易水先生的策劃下爲觀眾所提供的兩項娛樂，其一是發行日本松竹公司出品的電影「幻想人生」，而且還請來了一位日本女明星泉京子小姐，使我們看膩了香港女明星酥胸粉腿的影迷們，有緣一見日本的大明星，開開眼界，調劑一下視覺，就如看東看西得眼睛昏花了之際，改看一下綠色的大自然，能得到調劑目力之效一般，相信必定能令到樂於此道（按指看明星登台這一道而已）的迷哥迷姐們趨之若鶩也。其二就是「重金禮聘」來了那班因爲在倫敦和香港上演而哄動一時的「非洲芭蕾舞團」，作爲亞非文化藝術交流的第一聲。在這亞非國家高唱團結歌的當兒，能得到「非洲芭蕾舞團」前來吾國表演，真是機會難得，意義重大，主辦人也的確功不可沒。惜乎莫老先生眼睛昏花，加上大病初愈不堪舟車之勞，否則不遠百里而赴都門一睹美妙舞姿，那才可惜哩！

這班「非洲芭蕾舞團」前此在英倫公演時，曾令英國一批道學先生大驚小怪一番，認爲裸裎着上身在那麼多「高貴」的「文明人」面前表演，有傷大雅，於是一般以衛道者自居者，紛紛指謫，迫得該團表演之時，在胸前那兩團被視爲神秘之物處，加上郵票樣大的遮掩物，另一次在那繁華之都紐約上演，也遭到同樣的指謫，迫得該團表演時，不得不穿回上身衣服；就是上月間到香港表演，事前事後也曾引起一大群上流人，高貴的文明人的爭論。這

回在吾國演出，事先未曾大事宣傳，故吾國人士未有機會表示任何高見，這幾晚正式公演，也未見有人在報上或在公開場合批評，非議，可見到底吾國人士，思想較為開通，通情達理之處，實在非紐約，英倫以及香港人士所能媲美者！

「非洲芭蕾舞團」在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表演之時，曾有婦女界領袖們，某一群高貴的上流人物夫人太太的指謫說：「這些野蠻人已經使文明世界被沾污了矣！」嗟夫，強指這些身懷舞蹈藝術的芭蕾舞團員爲「野蠻人」，其態度，行爲以及口氣，也實在太過「野蠻」了矣！不知道這些以文明人自居的名流夫人太太們，在被她們指爲屬於「野蠻人」的芭蕾舞團團員心目中，到底是「文明人」呢，抑或也爲「野蠻」人？

「優越感」似乎也該算是人類的劣根性之一。不是嗎？差不多普通人都會以爲本身比別人較爲優越，一種民族，也常常以爲其本族較他種族爲優越。譬如古時候的滿洲政府那些大人先生們，硬指西洋人爲白皮膚，紅頭髮，藍眼睛，體有臭味的「人妖」，全是這種「優越感」在作祟也。今日之白種人也自以爲遠較有色人種更爲優越，不少洋大人洋婆娘，心目中的東方，是個野蠻的世界，他們尙且以爲黃皮膚的華人，全都是留着「豬尾巴」——辦子，怪模怪樣，個個都不講究衛生，人人都是抽他們祖先賣予華人的鴉片烟的癮君子；許多吾國的教師們，在國際交換教師條例下而遠渡重洋，到那些白種人的國度裏去任教，上課時經常有學生提出一些聽起來屬於怪誕的問題，諸如：「馬來亞的公路上是不是常有老虎出沒？」之類，但且先別怪責他們罷！一提起非洲，吾國人還不是以爲那是個未經開發的原始世界，不但到處有猛獸出沒，隨意傷噬人類，而且連該處居民也全都是未經開化的野蠻人，到那兒去旅行，隨時會被他們生吞活剝，當作點心，殊不知非洲的埃及，埃塞俄比亞等國，都有三五千年的歷史了矣！

再譬如說：莫老先生月前沾了我的朋友亞狗仁弟之光，偕同他們到金馬崙高原去「吃風」；也曾以「文明人」的身份，到沙蓋村去參觀一番。一行人浩浩蕩蕩地開到沙蓋村，只見那些沙蓋先生，太太以及公子小姐們，赤裸着上身，心中也泛起了「優越感」來，大嘆「野蠻」不已；當看到他們幾十個人擠在一間茅屋內，屋內尚且發出「異香撲鼻」，我們這些「文明人」，也莫不掩鼻呼臭，也以「文明人」的「偉大的同情心」來可憐他們，為他們的過着「非人」的生活而嗟嘆不已！

其實野蠻人也罷，文明人也罷，追之究之，彼此又有什麼太大差別？「野蠻人」得生活而辛苦覓食，「文明人」又何嘗不必如此？「野蠻人」不穿上衣，袒胸露腿，「文明人」穿三點式「比基尼」泳裝或無上泳裝，認為乃係「文明顛峰」，為何「野蠻人」不穿上衣或僅以布蔽下身則指謫他們「野蠻」「沾污文明世界」？或許「野蠻人」尚且要比文明人更率直些，講究義氣些，反是自以為「優越」的「文明人」，彼此之間却要互相利用，鉤心鬥角，「野蠻人」或許爲了果腹而噬人，「文明世界」裏的「文明」人，不是也有些專門吃人而自肥者，「文明人」社會裏，還不是有着「大魚吃小魚」的畸形現象！

因此，非洲芭蕾舞團在港表演時，某些以文明人自居的名流太太們指謫他們是「野蠻人」說他們的表演，「已經使文明世界受到玷污」一詞，未免沒有經過大腦而發。就算他們是野蠻人罷（何況是不是尚成問題），讓他們表演一下裸露上身的舞蹈，對文明世界，又何損之有呢？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

說長論短

說話是天賦的能力，除了啞吧以外，只要是人，都具有着這種天賦的能力。據莫老先生窮數十年的觀察與體驗得知：一般的女人似乎要比男人更愛發揮這種天賦的能力，這也許果真是因爲「女人是上帝的傑作」，上帝對牠的「傑作」有所偏愛，所以賜給她們一條較男人爲長的舌子，使她們要發揮他老人家所賦的能力時比較利便，也許正因爲如此，所以女人們便有了「長舌婆」的雅號，而從未聽說過男人被人加上「長舌公」的雅號。

於是乎，無論是在大城市裏或是在鄉鎮上，也不論是在大庭廣衆之前，或是在街頭巷尾，只要有三兩個女人碰在一起，則不免要吱吱喳喳地說上老半天；莫老先生嘗在「巴刹前」看過不少女人，三兩成群站立在那街邊，指手劃腳地說個不停，是時也，烈日當空，發出炎威，那些婆娘們居然若無其事地大談特談，連「巴利籃」裏幾條小魚被太陽晒臭了也不理，真有「談話至上」，連天塌下來了也將不加理睬之勢！壯哉，長舌的婦人！連整日在無聊齋中自拉自唱的莫理老先生都要自嘆不如哩！

說到這裏，也許有些讀者先生要問：莫老頭子，難道說閒話僅是你的「專利權」麼？你整日在報屁股中嚕嚕嚕嚕就可以，爲什麼婦人家說幾句閒話，就在報屁股大作文章呢？這點，請容莫老先生解釋：因爲莫老先生在此嚕嚕，形同白痴在自顧自地自言自語也，而讀者先生看與不看，可以自行定奪也，讀者先生顧花五七分鐘寶貴時間，當然是捧莫老的場，莫老衷心感激，就算不看，還吐一口痰，口裏罵他一句，莫老也不引以爲忤也。而一般長舌的婆娘，其愛說閒話，一則內容不外是些張家長李家短的話，不是揭發人家的陰私

，就是「宣揚」人家的家醜，此乃惹人厭惡之理由之一也；二則她們常常不顧傍人愛聽不愛聽，也不顧會不會影響到別人的生活與工作（就如莫老先生此刻正在埋頭苦寫，莫老先生的三幾個至交，就在莫老身邊吱喳，令莫老文思不能集中，而她們都全署之不理也），一定要說得暢快，而且聲音一定要大如響雷（這些婆娘，真有希特勒先生不用麥克風而能向萬千士卒致訓詞的才能），此乃惹人厭惡理由之二也，此外，譬如在丈夫耳畔聒絮，在港口又腰高呼小叫，指桑罵槐……。都是爲了一暢私慾而侵犯了他人的自由，也是惹人厭惡的理由也！

莫老先生居住之處，可以說是一個「烏鴉地」也，這不是因爲莫老先生的寓所四週是烏鴉先生與太太們的居所，如巴生埠因烏鴉群居而被人稱爲「烏鴉城」那樣，而是因爲莫老先生的芳鄰之中，有四位能言善道的長舌太太故也。每天一早，當莫老先生尚在夢周公之際，四位長舌太太必定聚集在莫老屋前番石榴樹下（蓋其中一位長舌太太，剛好與莫老毗鄰而居）放大喉嚨暢所欲言，聲音嘹亮有如洪鐘，所談內容，則不是昨夜得了什麼怪夢，就是預測今天字花會開甚麼字，再不就是作昨夜看潮州的觀後劇評，更甚的是某某嫂的女兒越來越不像話了，昨夜居然與男人拍拖至深夜方才歸來，也乜嫂背着丈夫偷漢子，阿×哥天天打老婆，阿×嫂又快要生了；有時會大談國際時勢，有時則大談地方新聞……。同時，只要這一區的居民放了一個屁，或是看到一條死蛇，也會引起這些婆娘莫大興趣，聚在一起，大談特談，談風之健，資料之豐富，真可以上電台去主持「半週話題」或到報館去主持筆政，專寫社論了哩！有時候莫老先生在家裏練「摔碗功」（按：與莫老夫人「過招」也），也有勞她們如見南北越局勢緊張之際，不但圍在莫府引頸觀之，而且還要大加評述；莫老先生前些日子修理廁所，疏通陰溝，請來「杜工」（工匠）兩名，也有勞這幾位婆娘前來視察（有如議員們巡視水利工程或參觀興建平民屋工程情況，不但視察，而且大發偉論，連廁所門該如

何釘，陰溝要如何疏通，也有其高見偉論，更難得的，還是有勞她們代莫老先生在烈日下指揮「杜工」進行工作，真令莫老先生見了，既感且動！

莫老先生之房客阿波哥乃一注重養生之道的先生，一旦因這些長舌婆娘擾其好夢，故起身而憤然指謫她們，她們不但不肯接受其規勸，反而反唇相譏謂：「你這種孤獨鬼，最好去住尼姑庵（他們居然不知道尖頭鰻是進不得尼姑庵的）！」其詞之嚴，義之正，也的確令人見而生畏！莫老先生的涵養比起阿波哥要好得多，所以不但從夫干涉她們的自由，而且心中也希望她們將此風發揚！蓋莫老先生知道「言多必失」，總有一天，她們準會得到報應的！莫老先生的料預，也十分靈驗，這幾位婆娘，不但常自相殘「罵」（不外因賭帳而起糾紛）而且其中有一位因為說了阿也嫂偷漢子，傳到阿也哥耳中，被阿也哥前來與師問罪，差點就要挨他耳光！當然，莫老要聲明一句，就是天下女人，不見得全都是長舌婆，愛說人長短者，莫老上面所說的，也是對一般情形而言。女人如莫老太太者，雖舌子不短，但終因莫老先生「開導有方」，所以雖與這幾位長舌婦相處，到底還能獨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每每是聽的時刻多，說的機會少，這頗令莫老感慰的事！要不然莫老不得不仿效世界名著「啞妻」一書中那位先生延醫醫好了太太的啞病，終因受不了太太的聒絮而延醫弄聾耳朵，那才是一生中的最大不幸哩！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

藏書妙用

一日，莫理老先生的「老友記」阿狗老弟遣使駕車來邀焉，說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和老先生商量焉。既是老友記有命，莫老先生那敢不往，又何況有專使候駕專車迎送，更何敢遲緩，遂立刻登車前往焉。

及至亞狗老弟的貴府，阿狗老弟親自出迎焉；既入客廳，不但掃拂沙發請老先生坐下，而且親自敬烟，呼傭人泡茶敬客，把莫老先生當作「貴賓」來招待焉，遂使老先生受寵若驚而至內心怔忡不安焉。蓋莫老先生積數十年之社會經驗，熟知蜜如飴的交情遠不如淡如水的交情妥當，人家越對你獻殷勤，則對你的要求也必巨大焉。可是，以阿狗老弟之富甲一方，有何事難能辦到？又有何事需要莫老先生效勞耶？益思念及此，心中遂益感不安也。

烟抽過，茶也飲過；於是，阿狗仁弟遂搬出幾本星馬幾間大書局之圖書目錄，遞送至莫老先生尊前，然後將賦予老先生的「使命」頒佈焉。亞狗老弟謂：「我此次興建大廈（阿狗老弟讀書不多，自稱住屋爲大廈，雖有自大之嫌，但也不足爲怪也），準備了一間書房。書房中準備張掛歷年來購下的名畫家作品及一些古玩，此外也特製了幾個書櫥，俾備藏書之用。現在大廈已告落成，而書房中書櫥尙空着，沒有半本書，近日來比較閒空，忽然發現這點，決心花他三五千塊，購買幾百本書來裝滿這些空櫥。可是究竟買些什麼書好呢？我是「青迷牛」（閩語，意即文盲）。那裏會挑選。想到老兄讀的書比我不知多了幾百倍（這是阿狗老弟有意抬舉我，並非事實，特此聲明）。所以請你代我挑選一些吧！」

莫老先生聽吧，方才知道，原來阿狗老兄要我效勞的，畢竟是件不難解決的事，登時宣

告鬆了一口氣焉。莫老先生雖然讀書不多，但是對着圖書目錄來選書，也不是一件難事；更何況阿狗老弟購書的目的不過是要「裝滿幾個大櫥」，則更易如吃豆腐了。於是雖欣然允諾，並即刻「開工」焉。圖書目錄上老早就分門別類妥當，是故只見莫老先生舉起原子筆，東一鉤西一圈，不到兩個鐘頭，遂完成了這「挑選圖書」的使命；圈點完畢，仔細一看，所選圖書，有文學，歷史，科學，天文，地理，醫藥……古今中外名著名譯，都在搜購之列，老先生幸不辱命，內心甚感欣慰；但轉念一想，這麼一大堆書，組成一個小型圖書館也差不多，要是這麼一個小型公衆圖書館，愛好讀書的公衆以及莘莘學生則有幸焉，只可惜這是一個私人圖書館，而且藏書人的目的只不過在「裝滿幾個大櫥」就算了事；其作用也不過如花瓶，壁畫一般，頂多不過作個裝飾品罷了，誠然是件可惜的事！

可是，莫老先生瞬即又想到，在這「原子時代」中，人類的玩藝兒越來越多，物質的享受也越來越多，究竟又有多少個人會真正地喜歡上精神食糧和過精神生活呢？一般人的大量搜購名畫家傑作，名作家著作，又何嘗真的是藝術的鑑賞者，又何嘗是勤學而喜愛閱讀的人呢？名畫也者，名著也者，不外花和瓶，花朵一般的足以作裝飾品而已，頂多頂多，是花瓶被人視作「普通」裝飾品，而名畫名著則較為高級之裝飾品，蓋兩者均可以提高其購藏者之身價也。一間屋子裏有着左圖右史，則足見主人是個文雅之士，甚至是個博覽群籍，學富五車之士焉！

莫老先生一轉念及此，心中遂感到釋然焉。蓋莫老先生向嘗見一般以「讀書」人或「文人」自居的先生們，也莫不在其客廳之上或是書房之內，特製精美玻璃書櫥數座，其內裝滿綫裝書及洋裝書焉，乍看起來，其人藏書既是如此之多，則讀書之多，也必成正比比例焉，其博覽群籍學富五車之處也不難想像出來。而且每逢有貴賓至焉，主人必先帶往書房中，書櫥

邊介紹之，大吹其藏書之富焉，可是，閣下要是隨便抽出一本來詢以內容，其人必目瞪口呆，不知所對焉；有時胡亂抽出幾本來看，其所藏之書，不但隻塵未染，而且有些書中未經剪裁之頁，仍然好好粘在一起。及至此場面，主客皆自有尷尬狀焉；但也有較機智之主人，便會自我解嘲地謂：「我並非讀書人，我只不過是藏書家焉！」

是故，莫子曰：在這號稱文明時代的今天，時人不必讀書，只要藏書則足矣！蓋不論胸無墨半點只要藏書上萬千，又有誰敢大膽妄謂閣下不是個博覽群籍，學富五車之士焉？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六日

杞人憂天

大部份的大「鹿多」，都有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神氣，而且金口難開，如偶爾一開金口，語氣也一定比法官審案件更加冷酷無情！若是你敢問他患了什麼病，還是爲什麼連連打針三次，還未奏效？他必然是「面有愠色」，喝道「你是醫生還是我是醫生？」或者是：「藥吃不夠！」但究竟要吃多少藥才算夠呢？醫生先生不管也！

莫老先生有一老友焉，年已七十有一焉。十幾年前患了手抖病，一雙手常常自動跳「扭腰舞」，遂前往「看鹿多」焉。鹿多一看便謂：「身體太虛，必須打補針！」於是，老頭子兩天一往，每往必打補針一枚，執回六粒藥丸，一小瓶藥水焉，鹿多收回「血本」十六大元，平均每日需付醫藥費五大元焉，一連打了三個月，老頭子的手仍「照跳不誤」，遂問「鹿多」曰：「爲何仍然不愈？」鹿多面有愠色焉，喝道：「藥吃不夠也！」遂再繼續打其補針焉，八個月後，雙手不但不愈，而且連舉到頭上也不能焉，身體益覺衰弱，再問鹿多，鹿多喝道：「藥吃得太多，身子當然衰弱哩，此乃正常反應也！」其老至此，大呼上當，至此大幹鹿多，發誓至死不上醫院。如有人不信其事，可來莫老處，當帶閣下前往聆聽該老頭幹口幹罵之話也！

一些「鹿多」，對待病人，不但冷酷無情，而且有時還有「不近情理」及「不合國情」之處。譬如聽診時必脫下病人上衣或解下衣鈕，腹痛或他病，還須剝下褲子之象，如老先生遇上還無傷大雅。但是如年輕少女遇上時，焉不令伊難堪？莫老先生曾伴太太往「看鹿多」焉，鹿多不由分說，解其衣鈕焉，剝下其裳焉，一時令老先生連忙側首他看，蓋「目不忍睹

「也！」（讀者諸君，眼看着別人解自己妻子衣裳的滋味好難受也！不管那人是誰，妻子雖老也難受！）事後莫老太太大呼「那短命老君好衰」不已！又一回，粉珠小姐腹痛焉，其母携往看鹿多焉，歸來後也連呼好衰不已，并發誓不再看鹿多焉，詢之其母，告以同情老先生親事經歷故也！令老先生嗟嘆再三也！

更有不少鹿多，一邊聽病人口訴病情，一邊拿起聽診器東按一下西按一下，有時還按不着肉體，便告了事，一手抓起「診斷書」來，振筆疾書，寫下洋文約名焉。遇到這種情況，難叫病人心中不會怔忡不安，蓋可能診斷錯誤怎麼辦？診斷錯誤之情，誰又敢說沒有？不過小病則再來看過，針再打，診金照收，頂多多打幾針，總有一次「打對」！如果打錯了，病勢加重，病人也必另找賢能，更則被送入「老君展」，又有誰會想到「鹿多」診斷錯誤而去找鹿多的麻煩？

據說名學者鄭子瑜先生一九五七 years 上「沙達」×光檢驗身體，在心臟處被照出一個圓形來，被鹿多批下「可能生瘤或生膿胞。」害他不但怔忡不安，而且一連跑了幾處，看了幾個鹿多，結果才証明「無病」，像鄭先生者，不過受了一場虛驚而已，四十餘年前，中國名學者梁任公老先生患尿血症，進協和醫院就醫，協和的鹿多判斷左腎腫大，結果解剖後發現左腎并没腫大，但他們仍不承認錯誤，不但把左腎割下，後來又說病原在牙內，又拔去牙齒七個，梁任公的病仍未痊愈，鹿多們才說找不出病原來。梁老遂白白犧牲了一個左腎和七個牙齒！

僅僅犧牲一個左腎和七個牙齒，代價雖不小，但總比送掉老命一條僥倖也……而世人果真無人因「鹿多」庸碌或失職而致送掉老死者乎？

當然，上述鄭，梁二例，均已事隔多年矣！（一隔八九年，一隔四十餘年）。現今醫藥

昌明，「鹿多」也高明也！莫先生所說，可能全爲「杞人憂天」，也但願全爲「杞人憂天」，阿門！

一九六五年四月九日



分期付款

莫理老先生曾經在一份報章的副刊上看到這麼一張西洋漫畫：畫上有一位甫入家門的婦人，兩手擁抱着大包小包的一大堆東西焉，口裏說：「你瞧！我只先付了五十塊錢，就買到這麼多的東西！」傍邊立着一位男人，乃婦人之丈夫焉，正呶着咀巴，瞪着怒眼怒視其婦焉。該幅漫畫的題目爲「分期付款」。莫理先生看了，笑到拍案叫絕！不過莫老先生却認爲：這幅漫畫，不一定是人人所能欣賞的，蓋如果沒有吃過「分期付款」苦頭的人，又怎知此畫的含意何在？又安能發出會心的微笑或者如莫老先生的邊笑邊拍桌子，形同瘋子焉？不過，吃過「分期付款」苦頭的人，則不難體會到畫中婦人丈夫當時的心情也！蓋婦人以先付五十元而購得那麼一大堆東西，滿足了其購物慾望，固然樂不可支也，可是其他未付的款項，却需以分期付款辦法來償付，你道由誰人來付？莫老先生認爲當是婦人之夫無疑，則難怪其夫見了瞪目呶咀，怒目以視焉！

「分期付款」乃一種洋人發明之購物辦法也，洋名爲「硬是偷門」。其辦法就是：購買某一種東西，不必一次付款，只要先付還定價之若干成，就可以將物取回，欠款則分爲若干期，每期需付還若干元，閣下只要按期付款，至付完後即可平安無事，而該物也即屬閣下不誤焉！否則該公司有權將物收回，如果閣下既無法按期付款而又將該物轉售的話，則可能被控諸法庭，屆時則坐「加固間」有份矣！舉個例子來說，一架收音機定價一百八十元，閣下如一次付現，當可扣除三十五巴仙，以一百一十七元的實價購得，如果是以「分期付款」辦法購入，則需一百八十元分文不減，多付的六十三元即爲其利息。閣下第一期約需付出五十

元，餘款一百三十元如分爲十期付清，一月爲一期，則每月需付十三元，十個月後，收音機才是完全屬於閣下所有。此也即所謂「硬是偷門」購物辦法也。

「分期付款」究竟是誰人發明者？莫老先生向無「考據癖」，故未說個清楚，但聽說此法數十年來，就一直流行於歐美，又有個「硬是偷門」的洋名，料必是白皮洋大人所發明無誤。傳入我國料也有數十年的歷史了矣，而以近數年來最爲風行也。

因爲許多大公司均有「分期付款」購物辦法，所以吾國許許多多有高度「購物慾」的仁兄姐們遂得償所願，樂此不疲焉。是故，在吾國，動輒便可以看到這個仁兄以購入此物彼物，那位仁姐又購入這物那物，閣下如果以爲這些仁兄姐們十分富有的話，那麼讓莫老先生告訴您：閣下錯了矣！這些仁兄姐雖非富有之士，可是他們以「分期付款」的方法，同樣地可以滿足其「購物慾望」購得許許多多心愛的東西焉。

莫老先生曾說過有一位朋友，夫婦倆都是有固定入息的教書先生，兩個人月入七百有餘，可是却仍月月財政赤字，搞得焦頭爛額，這是誰人惹來之禍？告訴您，是他們自己惹來之禍！蓋因爲他們的住屋係分期付款購入者，汽車又是分期付款者，屋子裏的電扇，收音機，電視甚至連每一張沙發，都是以分期付款方法購入，所以每月單單是償付這些分期付款的欠款，也就要花好一大筆的款額也！

不祇是「我的朋友」好以「分期付款」辦法購物，就是現今的許多人們，也都樂於此道焉，君不見某些「有爲青年」，甫別校門，領到一紙文憑，好容易地找到一份職業，有了一份固定的收入，他們的「購物慾」立刻湧至心頭，「食指」大動，於是乎買汽車，買收音機焉，買電視機焉，購風扇焉，購雪櫃焉……乍看起來，他們似乎八面玲瓏，真有辦法，實際上，却全是用分期付款辦法購得。不論如何，分期付款總是一種透支的作法，等於寅吃卯糧

，每個月的薪水一領到手，便得東還西補，又如何能夠有餘錢；而且樂於此道人每每一物尚未付清，購買慾望遂又作祟，遂買第二物焉，用的仍是「分期付款」老辦法焉。這麼一來，他就好比被無形的枷鎖扣住了，經濟永無法獲得自由，因此儘管許多人盛讚「分期付款」是個好法子，虧得洋人想得出這個法子來，助人無數；可是莫老先生却認為這是一具無形的枷鎖，除非是購買換錢的工具，購買後能生息賺錢，否則還是避之則吉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



冷暖人間

世界上的事理，往往是沒有絕對的。譬如說我們所置身於中的人間罷，人們對他就有兩種以上的看法；有謂：人間是冷酷的。可是也有人謂：人間充滿着溫暖。

說人間是冷酷的，固然有其道理存在；而謂人間充滿着溫暖，又何嘗是沒有根據的呢？依莫理先生的體驗來說，則仍需用到「世界上的事理，往往是沒有絕對的」這句話，蓋我們所置身於中的「人間」，的確是冷酷的，而又的確是充滿着溫暖的！

不知道閣下是否是個「無鐳人」，或者曾經歷過一段窮困的日子？或者閣下是個失意人，或者曾經失意過一段日子？假如閣下目前正是一個無鐳人，或者正處於失意的時期，或者在過去的日子裏曾經過困窮過，或者曾經失意過，那麼，想起那些日子，所遭遇到的事情，所碰過的釘子，所遇見過的人物，則不免要大嘆一聲：「人間是冷酷的啊！」

當然，貧窮不是罪過，也沒有錯誤。可是事實上，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中，一般人的心目中存有的，儘是「金錢至上」的心理，於是，一個與窮困為伍的人，便要飽嘗白眼，受盡輕視，特別是在極端貧困的日子裏，需要去見一見有錢的親戚朋友希望能得到他們伸出「同情之手」，拉你一把，扶助一番，則不免要嘗嘗閉門羹，甚至不但要飽受白眼與輕視，還要挨人斥責。莫老先生十餘年前曾經有一段時期特別顯得可憐兮兮的樣子。原因是莫老先生把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一筆錢投資在商業上，因為所托非人，那一筆原屬於棺材本的積蓄，不到三兩年，便花得淨光，一間商店也只好宣告倒閉，關門大吉。於是，好容易才從「估俚」的身份而登上「頭家」寶座的莫老先生，便立刻從寶座上摔將下來。這一摔可把莫老先生摔

得好慘，因為在莫老先生未有頭家好做之時，還是「估俚」一名，替人打工，入息雖不多，可是倒也使一家老幼不必受凍挨餓，這一回生意倒閉，不但頭家做不成，連想做回「估俚」也不可。蓋原因之一固因人浮於事，原因之二，則因做過「頭家」，身份特殊，一般「頭家」一聞而擺擺手口說「好，好！」蓋他們認為做過頭家的人，又何嘗吃得起苦，幹得起工作來呢？這一段時間，可以說是莫老先生一生中，最窮困，最失意的日子。心想往日當「頭家」之際，倒也交了些良朋益友，同上俱樂部搓他八圈麻將，或是共上酒樓茶室吃他百幾十元一回而面色不變，這回去找找他們，或許會伸出同情之手，把莫老先生從苦海中拯救出來，早脫苦海；誰知窮十數日的奔走，不但毫無結果，而且有的不是推說太忙，改日再談，有的則「先發制人」，一見莫老那張苦瓜臉便先拉長臉孔，大唱「行情太壞了！」的「窮徑」，拒人千里之外；有的連鬼影都不肯顯靈一次，有的則把你訓了一頓，說甚麼「你這人也是的，好好生意做到失敗？現在可什麼都完了，什麼都要幹，要吃得其苦，耐得其勞！」真是把個莫老先生，當是十七八歲的子侄輩來訓誡一番？或毫無實際的表現。更甚的，是有些人一邊幸災樂禍，一邊下井投石，巴不得莫老先生一蹶不起，就此永別人間！真令莫老先生想起自己的遭遇，真如當年蘇秦投考不中，失意之際的情況；豈有不大呼「人間太冷酷了」，而想用一段麻繩，了絕殘生乎？

但話也得說出來，也幸虧人間雖然是冷酷的，但也不乏有溫暖的一面！莫老先生在極其失意的當兒，正在大嘆人間冷酷無情的哀調，想以一段麻繩了却殘生之際，居然有人伸出「同情之手」了也！那些伸出同情之手的，不是莫老得意時同上俱樂部搓他八圈麻將或是共上酒樓茶肆大吃大喝的「朋友」，而是在莫老先生還未晉級為頭家，為人打工時期的估俚朋友，莫老先生偶然遇到其中的一二位故友，一談起來，他們才知道莫老先生慘罹不幸——生

意倒閉了——目前正好失業，於是幾個人碰在一起，談起莫老可憐兮兮的境況，都十分感動，惻隱之心油然而生，於是有的自動借錢給莫老，有的更四處奔波，代莫老尋覓職業，在這批估俚朋友介紹下，莫老先生好不容易，才找到乙份抄賬做數的工作，每月有八十元可以用來安家，使一家數口，免於挨餓受凍。此事此情，又能不叫莫老先生感動得熱淚縱流，連聲說：「人間倒也有溫暖的一面也！」

再譬如說：在現社會裏，不少人因四處碰壁，生活迫人太甚因而投環，蹈海，了却殘生，這些事實固然顯示出人間有冷酷的一面；可是報紙上不時刊出「一家數口，嗷嗷待哺」的新聞和一群孤寡可憐兮兮的照片，記者先生附帶呼籲四方仁人君子，慷慨解囊，救濟厄難；倒也有相當熱烈的反應，雖不能使嗷嗷待哺的孤寡們過最安全的生活，但也能解除一個時期的苦難，這一些事實，又豈不能顯示出「人間也有溫暖」的一面乎？

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

不見爲淨

現今的人，特別是那些唸過幾年洋書，手頭又有幾個錢的所謂知識份子，高等華人，動不動就要講「衛生」，你要是帶他們到食物攤上去，他們不是指着這個攤說不衛生，就是指着那個攤說不衛生，看起來是平真是個講究衛生的衛生專家。這是莫理老先生最看不過眼，而且也是心中最不肯苟同的事！

有一位說過「外國月亮」比馬來西亞月亮更圓更亮的籬蔔先生，記得當他自外國學成歸來，初臨莫府的那一天，莫老先生一片好心，想要歡宴他一番，遂帶他上街焉。到了莫老先生平日果腹的「大牌檔」（香港人的名稱也，本地也有「好食街」之謂，即平民化之食堂也），想請他進去飽食一頓，遂邀請之，誰知籬蔔先生眉頭一皺，舉起手來指向另一方的大酒樓謂：「不行，這裏太不衛生！還是那邊好！」當時莫老先生表面雖不露慍色，但實際上心裏却已起了疙瘩，遂奠下後來怒斥之的遠因焉！

莫老先生有一女婿焉，俺這個賢婿，雖未曾出國沒喝過半滴洋水，可是因爲自幼唸的是「英吉利死」焉，所以也是個「衛生專家」焉。每年一二度攜妻帶兒來到莫府，莫老伉儷見佳女婿與乖孫駕臨，心中遂大喜焉，熱情地招呼其坐焉，敬煙奉茶焉，但每次必碰了一鼻子灰焉。蓋好個講究衛生的賢婿，看到莫府中的舊沙發，必定大皺眉頭，用手掃拂之再三，再覆蓋以手巾，然後再坐上焉，老妻也即其泰水大人奉上熱咖啡焉，他也必以目警杯，大皺眉頭，似乎丈母娘大人所泡咖啡中有細菌萬千焉，本來似乎連喝都不想喝，但終究因「盛情難却」而飲之一二口，也必是大皺眉頭，如飲酖酒狀焉，請其吃飯，必定推三推四，最後反是

由他掏腰包，請泰山大人閣府上酒樓大快朵頤，此非其慷慨熱情，而是因為擔心泰水夫人愛髒成癖，將萬千細菌投入湯菜之中焉，偏偏我那個不中衛生的黃面婆，每每以在酒家吃飯太過破費爲由，強之在家吃飯，令其左右爲難，大皺眉頭，就是他那幾個寶貝兒女，也即莫老伉儷之乖孫兒孫女，老太太因愛孫心切，擁之吻之，賢婿看了，也必定大皺眉頭，蓋其心中必擔心千萬細菌隨丈母娘那麼一吻而傳染到其寶貝子女身上去焉！

莫老先生有一老友記焉，其人家境小康，經濟情況良佳，因重視子女教育，故其子在本地學府卒業之後，遂送其赴阿美利坑焉，在彼邦專攻「細菌學」。數年之後，其女學成歸來焉，老夫妻望子成龍，一日而願望實現，老懷大開當不在話下。聽見兒子學成將返，遂斥資裝修其住宅，意想兒子回來後，長陪兩老身邊，則於願足矣！孰知其公子所修爲「細菌學」，常人所不知不見之細菌，其子皆能知之。歸來後，見屋子陳舊，擔心細菌萬千焉，家中菜肴，碗碟，也必疑其有細菌萬千而不敢嘗云。未數日，即以未能適應本邦環境爲由，遠別老年雙親而返回阿美利坑彼邦焉。

其實時人如莫老先生者，果真昏聩無知得連細菌與衛生都不知耶？非也！而是實際上，到處都有細菌，病菌，連小學生也知道這些菌兄菌弟能隨空氣四散而起，既是如此，又焉能避之？再說擔心自己家中用具不夠衛生。可是大酒樓的用具就一百巴仙夠衛生了嗎？大酒樓的大師傅就個個是「衛生專家」了嗎？大酒樓端菜送飯的僕歐與女侍就個個愛潔成癖了嗎？莫理老先生不敢置信也！

再說，普通唸過衛生之人也都知道：凡人身體必定自有抵抗力，就算是有些病菌侵入，也未必能令我們病倒，蓋抵抗力防衛有功也！如果平日太過講究衛生，反而使身體缺乏抵抗某種病菌之抵抗力，豈非反而不妙乎？此即如慣於在雨中行之人，不必穿寒衣而不會傷風感

冒，反是那些一下幾滴雨就穿了厚厚的寒衣的人，稍爲被風一吹便大打噴嚏，傷風了矣！以前在中國廈門有一名律師，乃一「衛生專家」焉。其子生在這種講究衛生家中，動輒消毒，打針，講究之極；及至入學，同班學生日啖「愛死吉林」三幾枝都未見有病倒者，其子一日因經不起「愛死吉林」之誘惑而啖一枝，其夕遂病倒矣，而且病得不像話，差點兒把小命送掉了矣！

總而言之，「衛生」可信不可信耶！凡人皆有足夠之抵抗力，不必過份講究衛生也！蓋所謂不衛生，乃屬防不勝防之事，一切都是「眼不見爲淨」是也！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九日

好名之人

一日，「我的朋友」賈正經先生忽然蒞臨「莫府」來「拜訪」莫理老先生；是時也，恰遇莫老先生正在伏案「嘔心血」，幹其偉大的「爬方格子運動」也。因此遂請其自行上坐，自己找香烟，自劃火柴，自噴自抽，賈正經先生許是枯坐乏味，於是便順手抓起那擱在茶几上的日報來「拜讀」。等到莫老先生的「大作」撰就，這才離開書桌，舒舒懶腰，前來客廳上陪客坐談。

是日的前一兩日，乃一良辰吉日也，在那良辰吉日裏，有許多人獲得了堂堂正正之銜頭，也即是「實至名歸」之謂也，因此是日的報紙，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版位，全是些歌功頌德的佳句，下面則印上某某某一大堆的名字。「我的朋友」賈正經先生乃是一個學問淵博的人，讀者先生千萬必須曉得，凡是學問淵博之士，不論有何見何聞，都會令他既感且觸，於是，咀巴便免不了要大發偉論一遍也。賈正經先生既是個學問淵博之士，眼看到這麼多的賀詞廣告，免不了「烟屎必利生」頓至，於是只見他一手執烟一手在挖那隻蹣跚到茶几上的尊腳的趾縫，一邊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地大發偉論。賈正經先生和所有學問淵博的人一般無二，偉論之多，足足要出動全馬的垃圾車才容納得下，莫老先生一來因為沒有記才，二來若是有記才的話，則達報的篇幅也有限，所以只能將他的偉論摘要記下，歸以納起他那要出動全馬垃圾車才載得完的偉論，約有下列幾個要點：——

一、世界上「好名」（莫老先生按：賈正經先生的「好名」二字是指出名，好出風頭的意思）之人實在太多了，多到什麼程度呢？借用莫老先生的名言，那就是：「出動了全馬的

垃圾車來載，恐怕也載不完哩！」

二、「好名」之士，死要出名，於是乎他們傷透了腦筋，費盡了心機，要想出一些「出名」的理由和機會出出其名。

三、譬如說：有什麼大人物放了一個屁，「好名之士」一定惟恐落人之後，於是乎，不惜掏其腰包，「租用」新聞報章「寶貴的篇幅」來刊登其大名，只要大名印上一印，出名目的也即達到了矣。蓋因為只要那麼一登，就如向人宣佈說：「我和某某大人是老朋友哩！」因而沾光不少，名字當然因之「大出。」

四、「好名」之士，處處不忘「出名」譬如說：報紙上刊出那裏有一群「孤兒寡婦」，正在「嗷嗷待哺」，則好名之士必定要趨之若鶩，看有沒有機會因仁心仁義而為記者先生聞知，拍其玉照，刊諸報上；或者代表某個團體獻××金若干元，獻金時廣邀記者先生廣邀記者先生，拍其「手執支票，臉露笑容」之玉照一張，刊諸報章……諸如此類，全是好名之士「出名」的好機會。

五、在種種「好名」之士當中，要以女明星們最好「出名」，也當推之為「最善於找機會出名的人」。因此，女明星面上長了一粒什麼「豆」，有請記者先生發新聞之必要；女明星被影迷跟蹤，有請記者先生發新聞之必要；則女明星愛上了人，或被別人愛上了；行將出國旅行了，或行將到外國去拍片賺洋錢了，更應該舉行「記者招待會」，向報界發表聲明，宣佈大事，請記者先生們「多多幫忙」——廣為宣傳。

以上所列之點即「我的朋友」賈正經先生是日所發偉論摘要記下的。其所論是耶非耶，莫老先生不便置評，但賈先生既是個學問淵博之士，則其所言所論，也必定并非毫無意義，毫無價值之無聊話也！

不過，莫老先生是日在聆聽了賈先生的偉論之後，也曾有憾有觸而大發偉論（請別忘了莫老先生也爲一學問淵博之人，而學問淵博的人處處必有憾有觸，時時不忘大發偉論，也已成了「定律」矣！）莫老先生是日之偉論，摘要也有下列三點：

一、「好名」乃是自古已然的事實，「好名」是一種「美德」，「好名」之人是無罪的。「好名」是一種值得鼓勵與讚許的行爲；蓋世人所追求的也不外「名利」二字。何況古人有言：「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且有學問淵博之士說過：「大丈夫不能流芳萬世，亦當遺臭萬年」，都說明了上面各點。

二、在今日而言，「名」是非常重要的！有「名」的人說的話必定是有意義，有份量而且是有價值的，無名小卒的話則全屬無聊話。有「名」之人處處受人歡迎，受人景仰！所以「好名」是件正當之事！

三、不明白「名」的好處，不善用「出名」機會而「大出其名」的人是註定要吃大虧的！以事實證明：莫理先生就是一例。莫老先生近年來因落魄而爲人傭工，每日折腰百數十次，其每月入息，仍不夠一家餬口，迫得以賣文爲副業，但可憂的莫老是個「無名小卒」，所以遭遇過一千零一次的退稿，目下除了達報的老編「獨具慧眼」，賞識莫老的大作之外，其他的編者一見莫老之作，必投籃不誤，此乃莫老一向不明白「名」之好處與不善用「出名」機會所致。如莫老一日得以大出其名，則其時也，連莫老用左腳執筆寫出來的臭文章，也當爲人所競相刊發也！

讀者諸君不明「名」之好處與不善用出名機會之士必定衆多，所以特將賈氏與莫氏之「對話錄」刊出，俾讀後得以作爲警惕，以免重蹈莫老之覆轍也！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八日

××今天文叢××

- | | | | |
|------------------|-----|----------------------|-------|
| 1. 白馬潮（閩南民間故事） | 老杜著 | 8. 當年年紀小（「我的童年」徵文結集） | 紫陽等著 |
| 2. 得與失（短篇小說——再版） | 馬漢著 | 9. 純潔的感情（「我的初戀」徵文結集） | 楊百合等著 |
| 3. 遲開的檳榔花（長篇小說） | 夢平著 | 10. 對口相聲（諷刺性雜文） | 賀天著 |
| 4. 望父成龍（雜文集） | 筆抗著 | 11. 詹典輿告御狀（通俗小說） | 老杜著 |
| 5. 不落雨的雨城（短篇小說） | 雅波著 | 12. 守（短篇小說） | 碧澄澄著 |
| 6. 椰濤集（新詩集） | 懷冰著 | 13. 馬華文藝淺論（文藝理論） | 方北方著 |
| 7. 天窗亮話集（雜文集） | 莫理著 | 14. 小女人說說寫寫（雜文集） | 陳方著 |

內 容 簡 介

「莫理先生」這個名字，凡是南洋商報「想到寫到」專欄的讀者，一定耳熟能詳的。原因無他，大家都喜愛閱讀他那行文幽默，又富諷刺意味，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雜文。本書收入五十餘篇此類雜文，都對現實社會一些不正常現象有所針砭。

不少讀者都想知道莫理先生究竟是誰，他就是「得與失」、「美好的時刻」、「聽來的故事」、「江城散草」、「新的信心」等書的作者馬漢。

今天文叢 7

天窗亮話集（雜文集）

作 者：莫理

封面設計：馬希龍

題 字：杜亞瑜

督 印：張維平

主 編：馬漢

出 版 者：今天出版企業有限公司

Kini Penerbitan Dan Perusahaan Sdn. Bhd.,

112, Jalan Meriam, Muar, Johor,

Malaysia. Tel: 1088.

承 印 製：忠信印務

Faith Printing Press,

No. 53, Jalan Genuang Kampung,

Segamat, Johor. Tel: 588.

一九七六年五月初版

版權所有 • 請勿翻印

每冊馬幣貳元貳角正